留在世界的尽头

陶洛诵

第一部

第一章

陈碧珅记忆世界的开端是五十年代初的南京丹凤街。她不到五岁，是个安静的孩子，又黑又亮的凹眼睛总闪烁着稚气而好奇的光。

她与爷爷，奶奶，妈妈和弟弟住在一幢灰色的两层楼的小洋房里。爷爷和奶奶住在楼下，客厅里都是四川产的藤制家具。爷爷陈因在家养病，他喜欢从早倒晚躺在藤椅上。

陈因教授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早年留学于日本帝国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参加过北伐，是十九路军陈铭枢的政治部主任。国共合作破裂后，利用自己的身份营救过不少共产党员。后来放弃政治，一心想经济救国，著书立说。

大陆解放后，共产党请他倒北京革命大学学习十个月，分倒南京大学教书，没有让他回他一手创办的安徽大学，他曾是安大第一任校长。

在革命大学学习期间，陈教授患了气管炎，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在屋子里散步的时，奶奶就叮嘱陈碧珅和弟弟湘珅，不要碰倒爷爷。

碧珅要求妈妈让她去上小学，她看见那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非常羡慕。妈妈说："你太小了，学校不会收的。"她不相信，妈妈挺着大肚子，抱着三岁的湘珅，碧珅牵着妈妈的衣角来到附近的小学校。

正值下课，大群的孩子簇拥这一个女教师，妈妈向女教师说明来意，女教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穿着紫花棉袍的碧珅，摇了摇头。碧珅感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失望。

湘珅老爱哭，碧珅就懂事地带他出去玩，有一天，碧珅待着弟弟从外面回来。妈妈低声对她说："爷爷死了。"她冲到爷爷的床前，看着爷爷安详地躺在床上，"爷爷昨天晚上还说我长大了。现在永远也不会说话了。"这个念头使她感到巨大的悲恸，她跳起双脚，嚎啕大哭。

《南京日报》刊登了爷爷逝世的消息。

爷爷安葬在雨花台，他的墓前有一块朴素的石碑，上面刻着："陈因之墓"。

北京，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东四六条附近的一个胡同里的陈家正在举行家庭宴会，庆祝乔迁之喜。陈吉是陈因教

授的独子，年轻有为，解放初期毕业于武汉大学，经父亲的共产党朋友介绍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与老化学家曾昭伦合作，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苏联化学手册》三大本，并独自编译了《英汉化工词汇》等书。深得曾昭抡先生的赏识。

陈吉为了接母亲，妻子李素莲和儿女来京定居，用稿费买了这套四合院。

饭后，陈吉领着客人们逐间屋子参观。三间正房陈吉夫妻带大儿子湘珅住，东边两间奶奶带碧珅和二弟弟江住，西边两间是刚刚从安徽舒城来的岳父岳母带碧珅刚刚出世的小弟弟淮住。

客人们看着崭新的家具，雅致的布置称赞备至。

奶奶，外婆，妈妈和保姆在厨房里忙个不停。碧珅已经小学二年级了，她如愿以偿地上了有名的史家胡同小学，她坐在一张八仙桌前旁若无人地做功课，忽然，她听见刚刚出世不久的小弟弟哭了，就三步并成两步跑到小弟弟的手推车边，摇他。小弟弟又白又胖，像个洋娃娃，妈妈只让碧珅抱过他一下，妈妈两只手还在旁边摊开保护着，生怕摔着他。

妈妈也跑过来，她是个皮肤及其细白，头发乌黑的丰腴的少妇。在女十三中，原来叫慕贞的教会学校当语文教师。爸爸总说妈妈当了老师变得爱教训任了。“哦，我来我来。”她看见碧珅摇得太使劲，就轻轻推开了她，弯腰从摇车里抱起小毛伢，喂起奶来。

客人们也过来看小弟弟，一个胖阿姨对爸爸说：“怪不得你上次拿了上千个红鸡蛋请客，贵公子丈得实在可爱。”一个麻脸但衣着考究得叔叔看着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碧珅说：“这位千斤小姐长大了肯定是个美人儿。”“小姐叫千斤，少爷就该叫万斤吧！哈哈哈哈。。。。”

平时，爸爸总是伏在紫檀木镶边的大力士桌子上写书，他的背后是一排杏黄色的玻璃拉门书柜。他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每月只用五块钱买些维生素片，钙片和鱼肝油。他自得地说：“这样的好丈夫你上哪儿去找。”他注重体育锻炼，认为父亲的早死是缺乏锻炼。碧珅小时候体弱多病，总跑医院。碧珅从南京到北京，他买了两双冰鞋，一大一小，领着女儿到北海溜冰场，真是很灵，碧珅开始滑冰后再也不咳嗽，也不爱生病了。以后年年东天，他就给碧珅和湘珅大季票，让他们天天滑冰。

“爸爸，男生打我。”碧珅在班上当小班长，男生调皮她去管挨了拳头，回来告诉爸爸。“星期天我教你打拳。”爸爸抬头说了一句又低头写去了。

星期天，爸爸在院子里教碧珅打拳。“拳头应该这样握，从下往上兜下巴，另一只手保护自己。”爸爸自己当靶子，让珅使劲打了几拳。接着又教碧珅和湘珅蜻蜓倒立，江站在一遍观摩。碧珅双手一撑地，双腿往墙上贴，手劲不够，来了个倒栽葱，扭了脖子，她大哭起来，爸爸抱歉地笑着，哄她：“好好好，别哭了。慢慢来。”

妈妈学校的两三个女教师来玩，妈妈看爸爸一味教孩子打拳颇为不满，等客人走后，埋怨丈夫：“来了客人，也不陪人坐坐，真是的!”

史家胡同小学的校址原是史可法的祠堂。陈碧珅的启蒙老师是她最爱的奶奶。从四岁起，奶奶就教她认字，每天四个，做到会念，会写，第一课是：“小布娃娃过桥”。在她还全然没有意识的时候，奶奶每晚哼唐诗哄她入睡。爸爸教她加，减，乘，除运算。当时

已废除了跳级制度，不然，像爸爸那样，一进武汉大学附小就跳到四年级该多好。

“小学生生活以玩为主。”这句话一点不假。碧珅上小学三年级。一天，正上图画课，校长陪着两个记者来挑孩子拍照，这一男一女是《中国妇女》杂志的。他们构思了这样的画面，一个男孩用气枪打麻雀，一个女孩在旁边指点，他俩同时看中了陈碧珅和葛小林。碧珅和小林跟他们到了中山公园，他俩喂了争夺气枪打了起来，结果枪还是拿到小林的手里，据记者说：“一般都是男孩子打枪。”

封面登出来了，陈碧珅看见自己的小辫子垂在胸前，蝴蝶结歪在头上，手指点着并没有麻雀存在的地方，煞有其事的样子，并不满意。

可是这张并不出色的照片使她成为学校里令人瞩目的学生和老师的宠儿。

在所有的课程里，碧珅最喜欢做作文，小学三年级第一篇作文是：《我的。。。》。她连想都没想就写下了《我的奶奶》。她怎么能不爱自己的奶奶呢？当她明白有死神存在的那一天起，她认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奶奶会逝去。奶奶是“仁”与“爱”的化身。全部的善与美的集中于奶奶一身。碧珅的精神世界从奶奶那里汲取了无穷无尽丰富的营养。

奶奶的娘家是抚台，她有一个嫂子在丈夫生肺病死后，尽节而亡。奶奶从小读的书是：《四书五经》，《忠孝大全》，《烈女传》等，是一个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以贤惠著称的大家闺秀。

奶奶和爷爷从小指腹为婚。爷爷十七岁，奶奶十九岁时成亲。婚后不久，爷爷考上了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十年，又去德国两年。这十二年中，除了放假回家，两人每隔五天一封信，恩爱异常。爷爷毕业于帝国大学时，毕业成绩第一名，日本校长极其生气，说本国学生：“你们这些人没出息，让外国人得了第一！”爷爷用奖学金打了一枚嵌着绿宝石的白金戒指送给奶奶，奶奶吧它传给了碧珅，说：“爷爷说中国人又聪明又有志气。”

老师在班上念了碧珅的作文；“我病了，奶奶就坐在床边淌眼泪。。。。每逢年节，奶奶都送给我礼物，通常的礼物是五颜六色的丝绸发带。。。。。周围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以善意对待每一个人。”

第二章

北京市少年宫坐落在景山公园里。“文学组”和“朗诵组”在东边图书馆的院子里。各组的组员是由老师推荐，考试录取的。陈碧珅考上了文学组。

碧珅发育得很快，个子蹿到全班最高一个，在文学组里她却是最小的一个。王辅导员是个文质彬彬的青年。今天，他请来了著名的儿童作家任大霖谈写作。任大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白边眼镜，和和气气的。他注意到碧珅瞪圆了的专注的黑眼睛。他谈完后，与孩子们一起谈论写作，他听完碧珅谈读完《红楼梦》的感想，笑了，“你多大了？”他问。“十一岁。”“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爸爸是编辑，妈妈是老师。”“好好学习，好好写

作，未来是你们的。”

暑假，少年宫组织了夏令营，地点在西郊鹫峰。

陈碧珅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全体少年先锋队队员围着篝火高唱《夏令营之歌》时，碧珅却忍着思家的泪水，好像从远处传来奶奶放大的声音：“等你长大了，我就暗喜在老山头里了。”哦，奶奶，你不会在这五天里摔着吧？你不会由什么意外吧？

当碧珅在西山脚下四十七中营房里想家的时候，爸爸译完了《日内瓦国际有机化学名词命名法》。他看看里屋灯还没亮着，妻子素莲正伏案批改学生的作文，为了熬夜，她学会了吸烟。陈吉闻到飘出来的烟味，不愉快地皱了下眉头，“睡吧。”他说。“还有几本没改完，你先睡吧。”她回答。陈吉独自躺在宽大柔软的席梦思床上，朦朦胧胧看见活泼可爱的女儿：“爸爸，是女孩子不如男孩子聪明吗？”居里夫人不是女的吗？爸爸，你回答问题总是简明扼要。女而发展得很全面，她写得文章我都写不出来。他私下对妻子说。但他看出，碧珅自信心已经很强，夸她多了会骄傲的，他很少正面夸奖她，只是对她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很专心回答。

明天她该回来了。 他自语道。

你在说什么？ 素莲准备脱衣服，没听清丈夫的话。

碧珅该回来了，奶奶这几天想死她了。我那本书翻译完了。 陈吉告诉妻子。

什么时候出版？

要看朱主任的态度，他总是认为我翘辫子。这个人不懂业务，偏要插手。

不要这么说领导，他那么大年级了，又是老干部。

从明天起，我开始翻译《日内瓦国际无机化学名词命名法》，现在睡吧！

他搂着皮肤像凝脂般白的妻子睡着了。

碧珅从小就听父母说自己生下来丑得要命，凸出来得额头，凹下去得眼睛，没有鼻梁，像一拳给打扁了。“就是很神气很好玩。”这是妈妈的补充。儿时父母无意识的谈笑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心理影响，一个人在儿童时期是无法认识自己的，是通过大家的谈论与态度形成模糊感觉。小时，碧珅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很难看，在幼儿园时期，她羞于见光彩夺目的女人，喜欢远远地崇拜她们。

直到大家夸奖她，她还半信半疑。

同班的夏莉比碧珅自我意识能力强得多。她父母是人民艺术学院的演员，她像个小大人似的对碧珅说：“你太马虎，黄平太骄傲。”黄平是个男生，会弹钢琴，有点姣姣的样子，很令人讨厌。夏莉挺喜欢黄平，为此挨了不少哄。夏莉问碧珅喜欢哪个男生。“哪个也不喜欢。”碧珅说。转念一想，这不是实话，她的目光不是经常追随比她高一年级，六年级四班的雁光吗？雁光黑黑的皮肤，一双打眼镜忽闪忽闪的，特别机灵，最主要的是，他很

神气，在体育馆欢迎第三批志愿军归国的万人大会上，在友谊宾馆和苏联小朋友联欢会上（为了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十一周年）都是他当司仪，尖细而响亮的童声指挥全场。他们到飞机场去欢迎德国总理格罗提沃，两人并肩坐在汽车里，像一对金童玉女。

新年晚会上赠送贺年片，碧珅把一张一角五分钱的山水画片递到雁光手中，要知道，再也没见过比一角五分钱更贵的贺年片了。雁光第二天回赠了一本畅销书《跟随毛主席长征》，扉页上写着："送给碧珅，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达到三好学生标准。"开头的字越来越大。书里还夹着一张彩色明信片，上面是两朵洁白的菊花。

可惜，他俩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不久，雁光上中学了，他作为童年的美好记忆留在碧珅心中。

离陈家不远的黑色大门里住着考古学家康梓年。有铁推门的红漆大门里住着市委某部的部长吕端。

康梓年七十多岁，矮矮胖胖的，秃顶，戴着副老式的圆圆的黑框眼镜。他有个女儿带着两个混血孩子与他住在一起。康宅是座古老的建筑，前廊后厦，曲径通幽。正中的院子四角栽的是海棠树。东边一个小四合院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康阿姨雍容华贵，原是位红歌星，嫁了个美国人。解放初，这位漂亮的美国男子随马歇尔调停小组回国后一直未在露面，月月寄一百美金来，但不能通信。碧珅到她家玩时，经常听见这位昔日的皇后在唱《蝴蝶夫人》。康阿姨的女儿露丝没能考上高中，因为她爸爸是美国人。后来无法，她就去农场当了名工人。碧珅与露丝的弟弟大卫是在冰场上认识的，大卫穿的是跑刀，他滑到碧珅面前，猛地一收冰刀，费厄泼赖十足地说："咱们是邻居。""是的。"碧珅觉得大卫太温和，不像个男孩子。

吕部长有个儿子叫吕明，与大卫十分要好。有天，大卫带碧珅去找吕明玩。吕明家比大卫家还大得多，司机和两个秘书住得房子除外，吕明和他父母，哥哥四个人住十六间房子，屋里陈设豪华，地毯、沙发、彩电样样俱全。吕明给碧珅的唯一印象是说话声音又细又尖。

上中学以前，碧珅经常与露丝、大卫、吕明一起玩；上中学以后，在一起的机会少多了。

第三章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女十二中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

初一年级新生招收了十四个班。校长焦其树老太太和精明枪干的教导主任蒋文坐在主席台上，听学生代表充满激情的发言，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陈碧珅分在初一（二）班，此时此刻，她已经忘掉了接录取通知书时的不快。按平时成绩，老师们和她自己认为，她考上北京是最优秀的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不成问题。师大女附中闻名全国，吸引着许许多多有雄心壮志的女孩子，考上它，上大学十拿九稳。

升学考算术时，碧珅提前一个多小时答完卷。本校监考老师在她身边焦急地走了两个来

回，得意的碧珅还以为老师为她高兴呢！待她发现那个该死的圆柱体还有上下两个底时，离交卷只有一分钟了。作文纵然出类拔萃，又顶什么用，第一志愿就这样告吹。

这真是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挫折。不知什么时候，她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学校应当上最好的，否则就是白活。她趴在桌子上呜呜痛哭。“哭什么？”爸爸不解地问。“没考上师大女附中，白活了。”“天下没有师大女附中的人都白活了吗？”一句话问得碧珅哑口无言。“你哪儿来的错误思想!”爸爸怒不可遏，用拳头对准她的肩胛骨狠狠两拳。肉体的打击有助于思想上的清醒，爸爸可能这样认为。

典礼完毕，分班讨论接到通知和入学后的感想。碧珅想起被打得酸溜溜得肩胛骨，脸红了。趁着大家乱哄哄说话时，碧珅的决心下定了：“奋斗三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不知从哪天起，商店里的食品只剩下五块钱一斤的高级糖。一切食品都凭证、凭票、凭本配给。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的购货本，可以买几十块钱的高价食品。例如马哈鱼、松子、蘑菇、香烟。陈吉把保姆辞退了，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种豆角，种南瓜。他一向喜爱园艺，不过平日种的是美人鱼、西番莲、夜来香、喇叭花。

碧珅津津有味地嚼南瓜梗时，没有发现爸爸在一边直摇头。学校里实行劳逸结合，介绍双蒸饭的做法，体育活动相应减少。电影院却非常活跃，各种各样的外国片都有，演得最多的是苏联影片，其次是埃及的。

碧珅从心里热爱每一门功课，她重视老师的赞语、同学的钦佩。也有和她作对的同学，有个叫白华的驼背，比全班所有的人都大两三岁，她看不惯碧珅旁若无人，一心钻书本的劲头，她怂恿一些人说：“她还是学习委员哪，板报没换，就去做作业了。”等碧珅写完板报，她又煽动：“写得真乱。”碧珅是在按捺不住，跑到她面前质问：“你为什么总是找我的茬儿，讨厌!”白华挨了骂，反倒上来搂碧珅的脖子表示和解，碧珅挣脱跑掉了。

白华倒许生华老师面前告碧珅的状，说碧珅兑政治老师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全班都知道，陈老师最喜欢碧珅，因为她的课是语文，陈碧珅作文篇篇都是 98 分以上。但许老师为此请了陈碧珅的妈妈，请她主意陈碧珅的思想，让陈碧珅挨了妈妈一顿数落。陈碧珅兑白华从讨厌到了鄙视，她不屑再看她一眼。

最让碧珅开心的事情是开家长会。全班同学各门成绩列在一张表上，她门门全是满分。家长们都打听谁是陈碧珅。只有爸爸不以为然，说：“五分再多也没用。”但碧珅知道爸爸拿自己的优良奖状给同事看，暗自思量：“爸爸实际上引我为自豪的。”

第四章

萧淑芳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女十二中，她学的是生物，学校领导让她担任初一（二）班的班主任，教新设置的农业基础课。原初二（四）班的班主任蒋老师是个经验丰富的数

学老师，交接班时，她向小萧做了详细的全面的介绍。

“这个班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但是自由散漫成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展一个共青团员。班长钱文华是个用功听话的学生，学习方法较死板。学习委员陈碧珅理解能力强，年年全五分，学习方法灵活，但有些调皮。。。。。”萧老师感到责任重大，应立即把思想工作抓起来。

萧老师站在讲台上，她个子不高，腰杆儿挺得笔直，她慢慢地环顾全班，竭力是每个同学感到她的目光，她把手一抬，“哗啦”一声，教鞭扫翻粉笔盒，她脸红了。前排的两个小个儿同学上去帮她拾起洒落的粉笔。“同学们，我叫萧淑芳，今后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现在我来点名。”

学生们一看萧老师比自己大不了几岁，蠢蠢欲动，不但比以前没收敛，反而闹的更欢了。一日上自习课，全班大哗，一张照片在飞快地传阅，原来是绰号叫“萝卜汁”和“妞妞”的合影，照片上，“萝卜汁”女扮男装戴了个便帽。“萝卜汁”不以为然地笑着，“妞妞”气得脸色呈紫猪肝色，一把抢过照片。全班一愣，接着便爆发更响亮的笑声。

蟋蟀脸的安扬满脑子荒唐念头，她高谈一些幸运儿怎样发财，一群人听得入了神。“有个小伙子，坐在城门楼上，好像上帝给他什么启示，他用脚在腐朽的门槛上一挫，露出许多金元宝。”

陈碧珅把全班编成一支“鳖大军”，自封统率，封官赐爵，各有各的头衔，她对大家说：“我们弄一条船去周游世界，路线就照地理老师教的走，转一圈再回来。”萧老师看见她站在一堆木头上，滔滔不绝地演说着，心想：“女生比男生老实不到哪里去。”为了显示勇敢，陈碧珅从两米高的木堆上往下跳，一个钉子划破了她黑色的呢外套。萧老师走过去，替她放下竖起的领子，说“女孩子应该有女孩子相。”“什么教女孩子相？”陈碧珅不明白。

为了贯彻“做一个有社会主意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学校组织初高中毕业班去红星人民公社劳动。

住在农家的土炕上，对陈碧珅来说是头一糟。第二天一觉醒来，她的胸上背跳蚤咬了个包，她狠抓两下，越抓越痒，一不小心，抓流了血，她并未介意。

第三天，陈碧珅发烧了，她没有声张，抱起六捆芝麻秸，运得比大家都快，她好逞强，什么事都想争先夺魁。中午，她没吃饭被萧老师发现了。“她嫌窝头不好吃。”萧老师皱着眉头，心头老大不满。她走进碧珅，看她两腮赤红，才知道是生病。

陈碧珅被提前送回家，刚进家门，她昏过去了。待她醒过来的时候，妈妈和奶奶守着她哭，爸爸吓得两腿发软，她勉强得着自己叫来一辆车。

同仁医院急诊室查不出原因，把她送进了内科住院处。诺大的病房只有碧珅一个人。想起父母、奶奶的惊惶失措，她觉得太对不起他们，自己没多大病，这她自己心里清楚。主治医生是个矮个儿短发的中年妇女，四川人，很和气。她下令输液。护士是个新手，扎碧珅手背静脉，扎半天进不去，好容易针头扎下去，不知怎么又滑出来。她看病人哼也不哼，眉头也不动一下，对准静脉又是一针，终于成功。护士松了口气，夸奖陈碧珅是好样的。

谁也不知道碧珅胸口有个虫咬的包，她不要意思说，包流脓了，她也不得已告诉了主治医。主治医恍然大悟，她始终搞不懂病人白血球高达十几万的原因，这下总算知道了，她吩咐护士带小病人烤电。

陈碧珅的“鳖大军”“军官们”带着烤白薯、冰糖葫芦探视，碧珅很感动。待她返回学校，共落了四十四节课。数学老师给她补课发现她学到前面去了，物理考试她是全班唯一的一百分。萧老师想：“她如果红专并进就好了。”

离毕业考试只有一个多月了，学校号召同学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学校请来了东北农场的拖拉机手讲他们是如何扎根北大荒建设边疆的。萧老师特地带着碧珅到校外多听一些这类的报告。萧老师问她怎么想，她说：“我觉得我考得上高中，不用做两种准备。”

她努力地目标实现了，她被师大女附中录取了，可是却没有得到优良奖章，因为她说不必想上山下乡的事。这本是一句极为普通的实话。她想：“优良奖章不过是张纸片，得不得无所谓。”她没想到，这是她为了讲实话付出得第一步代价，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第五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师大女附中操场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像枚深水炸弹，使全校陷入一片混乱。

贴大字报的人是位威信较高的男政治教员。学生们平日很尊重他，他讲课时云山雾罩，口若悬河，听了他的豪言壮语，学生们哥哥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上前去打各式各样的敌人。

他率领十三名高干子弟，向校领导提出质问：“为什么学校教育中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大中院校都出现了类似大字报，指控学校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了为之欢呼叫好的社论。学校都停课了。

陈碧珅心里十分着急，马上就要期末考试，这下功课全耽误了。市委派来工作组，班里成立班核心，开始斗争出身有问题的同学。面对这一出又一出的走马灯，碧珅十分反感。班核心成员李小兵发现斗人时，碧珅一言不发，问她怎么想的，碧珅说：“我之所以沉默得像一条鱼，是因为我不理解这一切。”一句话招致左派学生们一通批判。

碧珅心中很不是滋味，她得一个好朋友雷涛去集训，另一个好朋友刘兰因为父亲历史有问题，姐姐又自杀，只好回家。碧珅找到班核心一个温和派高玲玲：“我不想去邢台。”“为什么？”高玲玲是各憨厚的胖姑娘，平时在班里只是各团小组长。因为她爸爸是部长，工作组就让她当了班核心。碧珅郁郁不乐，她不敢见刘兰，刘兰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可怜得爱撕手指甲的小姑娘。”碧珅想。

“雷涛，我的这个入团联系人，现在也顾不上我了，瞧她那股子热火劲，一心想当左派。”

碧珅想找个没有政治运动的地方休息一下，“家！”她心里顿时流过一股暖流，“我回家去！”她好像在沙漠中找到一块绿洲，当她匆匆赶回家时，接到伤也在闹闹嚷嚷，“看来，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了。”

八月一日，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结集狗崽子！”

原来在陈碧珅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式大变，反工作组的学生已成为英雄。按出身血统已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等等。红卫兵的出身算是头等，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中下农才行。雷涛的爸爸曾一度与地下党失掉过联系，差点没当上红卫兵，雷涛找红卫兵头头讲了半天，才被批准。

雷涛此时此刻还没忘记团组织以前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她找到帮助对象陈碧珅，到校园一个僻静之处谈话。“呢咬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锻炼自己。”她把主要精神讲给陈碧珅听，陈碧珅平日的接受能力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半天不得要领，雷涛有些不耐烦，站起身说：“你好好想想吧，立场要站稳。”就匆匆忙忙去接班了。她负责看管“劳改队”。“劳改队”无非是些“有问题”的老师和全体校领导，而雷涛却如临大敌，认为这是革命队她的考验。

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人、抢掠财务。不是红卫兵的在班里坐着抄首长们的讲话。陈碧珅看这些非红五类子弟个个没精打采的样子，“走，”她用胳膊一碰刘兰，“咱们回家。”刘兰惊恐地看看四周，没有人阻拦她俩，就跟着陈碧珅出了校门。

刘兰和雷涛截然不同。雷涛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两只眼睛像两粒大黑葡萄，鼻子长得像小猫。说起话来很冲，不管对方能否接受，她反正是直来直去。刘兰静悄悄地像只小老鼠，不希望被人注意或发现。刘兰瘦瘦高高，背有些弓，双眼皮下的一双眼镜有些凸。体育课是按身体素质划分的，碧珅和雷涛是一级队，活动量大。刘兰是二级队，刘兰爱好高低杠。碧珅最擅长投掷和长跑，雷涛则在垫上最活跃。

每逢星期六，碧珅和刘兰不是去天文馆就是去看电影，土星的光环十六年一次呈平行线，她俩幻想上大学，然后分配到西藏高原去工作。星期天，她俩去崇文区清洁队随劳动模范时传祥义务劳动。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她俩最后去了一次北京展览馆。正值一个英国人在举行画展，他搜集有巴黎公社时期的一切绘画资料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梯也尔是镇压公社的刽子手，关于他的漫画很多，他被描绘呈一个满手沾满鲜血，大腹便便、满脸横肉的家伙。

今天，到哪儿去呢？她俩顺着二龙路默默地走。“你姐姐是怎么回事？”碧珅问，这个问题藏在她心中很久了，一位名牌大学的尖子学生为什么好端端地要去死？恰巧死在“文革”爆发前。碧珅在刘兰家碰见过一次她姐姐，圆圆的脸，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也是师大女附中毕业的。不过在碧珅她们考上之前头两年就进入大学了。刘兰什么事都不瞒碧珅，可是这件事不知怎么全班都知道后碧珅才听说。“她是到四川乡下‘四清’受不了苦自杀的。在她日记里写，要不就大病一场回北京，要不就死。班核心说她死还想装烈士，

不是这样的，她游泳技术很好，怕淹不死，才在身上背了铁锅，锅里放上砖头。她什么都想得第一……连拉小提琴都非要得第一。班核心批判我时，说她是看乡下斗地富的子弟吓得自杀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班核心她们懂个屁。”碧珅想，她安慰刘兰说：“谁也无法确定别人死前是怎么想的。即使亲自去死，也只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空气这样地沉闷，气压似乎太低了，碧珅感到呼吸变得困难，“咱们回家吧！”“明天呢？”“看情况再说。”

小小的胡同闹翻了天。首当其冲的是康梓年老先生，一伙穿黄军装，臂缠红卫兵袖章的男女冲进康宅，乱抄乱砸一气，他们罚康老跪在瓦片上，用蘸水的皮鞭狠狠地抽打他。一个刻字人的黄脸婆唾沫星子乱溅地嚎叫道：“康梓年，你这老狗！”你也有今天哪！我要租你的房子住，你不租。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终于占领了你们家，你不腾也得腾！”康老待红卫兵走后，挣扎着在梨树上上了吊，正赶上刻字人的儿女搬家具进驻，报告了红卫兵，红卫兵赶来解下一看，还没死，又是一顿毒打，一遍拳打脚踢，“老反动权威”上升为“老反革命”“以死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狗胆包天！”红卫兵一边骂不绝口。一会儿，看看专政对象不动了，这回真死了。刻字人的黄脸婆抢上去连踢两脚，从牙缝里挤出句刻骨仇恨的话：“永世不得翻身。”

大卫和他母亲、姐姐不知背轰道哪儿去了，碧珅从此再也没见到他们。

陈碧珅最担心妈妈。她亲眼看到学校里，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勒令两个校长、两个主任五花大绑地跪在操场的高台上唱“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校长卞仲耘有严重的心脏病，受不住折磨，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与刘兰分手后，她急急忙忙赶回家。中午妈妈回来了，她上穿着洁白的竹布短衫袖，下面穿着海蓝色庄重的西服裙，手里托着一个黑蹦筋西瓜。看见妈妈安详的样子，碧珅松了一口气。“妈妈，没有人给你贴大字报吗？”碧珅不放心地问。“有，”妈妈笑了，“我讲课时，有学生问我，毛泽东思想可不可以一分为二，我说问问党支部蓝书记，蓝书记说可以，太阳里面还有黑子呢。我照样回答了，现在又给我贴大字报。”妈妈觉得有些好笑。“妈妈，我们学校的校长被打死了，其他人被剃了头。”“哦。”妈妈有些吃惊。“他们也只不过是被人贴了大字报。”

爸爸骑着自行车回来了，碧珅从不担心爸爸，她精明能干，不会出问题的。

奶奶端上来一只怪味鸡，这是爸爸最爱吃的。外婆端上来一海碗笋干烧肉，那是妈妈最爱吃的。碧珅到厨房去拿碗和筷子，奶奶端着一盘青菜、一盘家常小菜，对碧珅说：“你帮外婆端下汤。”碧珅忙走过去，接过外婆手里的汤钵子。“腰花汤，有营养。”碧珅闻着汤的香味说。“都是跟你爹爹学的，开口闭口讲营养。”外婆假装嗔怪道。碧珅对外婆做了鬼脸，与拿着碗筷的弟弟湘珅差点儿撞上。“大姐，小心点。”

一家人围坐在黄澄澄的八仙桌前，妈妈说：“快吃，吃完了还有西瓜。”

“刚才我看见一辆平板车上拉了几个死人。”湘珅说。全家吓了一跳，“上面有康老。”“啊，”碧珅几乎叫起来。“我们校长卞仲耘也被打死了。还有人给妈妈贴大字报。”她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应该让爸爸知道。“说些什么？”爸爸急忙问。“碧珅真是的，也不让你

爸爸吃完饭再说。”奶奶埋怨道。“没什么。”妈妈又把刚才对碧珅的话讲了一遍。“什么没什么！”爸爸突然发起脾气，“你总是一知半解不懂装懂，什么叫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就是好坏分吗？我早料到你迟早会出问题。”“讲了就讲了，又能怎样。”外婆袒护妈妈。“等着瞧吧！”爸爸不再讲话了，家里的饭第一次吃的这样没趣。

第六章

男二中的红卫兵用铅印传单首先发出告示，不许穿瘦腿裤，不许烫头发，不许穿高跟鞋，并警告阿飞小流氓们，再不改邪归正，要严厉打击惩处。各学校红卫兵组织立即纷纷效法，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通令出笼了，人们争先恐后的抢读通令。有许多张印刷不同，内容一样，以各种不同的词汇威胁房产主，勒令三天之内交出房契，若不服令，一切严重后果由房产主自负其责。有一张干脆直说：“若不交房，全家扫地出门”。

碧珅和大弟弟回家翻到房契，呵，好厚的一叠，从清朝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易主证明和蓝图。“爸爸，红卫兵让交房子。”“我不交，房子是我工资买的，劳动所得。”“谁还管你怎么来的，不交会有祸的。”碧珅第一次对爸爸有些生气。湘珅说：“外边交房子的队伍排的可长了，还怕人家不收呢，限三天之内。”“好吧，交去吧。”爸爸让步了。

碧珅拿着房契排在弯弯曲曲的队伍后面，这算得了什么呢，只要妈妈别出问题。不知为什么，碧珅特别惦念妈妈，妈妈的往事一件件浮现在眼前。妈妈有很高的审美趣味，她选购的图案出奇的高雅，她请裁缝给碧珅做得卡腰小棉袄、罩衣色彩柔和，花纹别致。妈妈偏爱紫红色，小时候，她被妈妈装饰成紫红色的孩子。冬天，妈妈买毛绒绒的皮手套让碧珅戴着滑冰。夏天给她买式样讲究的皮凉鞋。有一次，碧珅从少年宫联欢会回来，偶尔称赞一个演小白兔的女孩子裙子好看，妈妈第二天就到裁缝店，仿照碧珅说的样子为她制作了一条白泡泡纱镶红荷叶边的连衣裙。太醒目了，碧珅不好意思穿。还有一次，妈妈给碧珅买了件日本进口的风雨衣，由于昂贵，受到爸爸的批评，爸爸说：“孩子还要长大，很快就小了，划不来。”

每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是碧珅的生日，妈妈总要请碧珅到明窗净儿的新侨饭店去吃饭。逢六一儿童节，碧珅和弟弟们能获得大批的礼物。碧珅最喜欢妈妈买给她的书，像《小黑马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刚满十四岁》和诗集等。妈妈先为碧珅订《小朋友》杂志，再大一点，就订《红色少年》杂志。上高中了，妈妈每月给碧珅钱，让她自己去买参考书。她从未问过碧珅的学业，她只是关心女儿需要什么就给她什么。第一次到什刹海蘑菇池游泳，实妈妈带她和弟弟去的，每年穿的各式游泳衣，都是妈妈挑选的。

平时，碧珅的感情世界里，全部的内容几乎都是对奶奶的爱与依恋。妈妈的高尚、温雅、慈爱，是一切女性中最完美的人。妈妈和奶奶同样善良，富裕同情心。妈妈待人热情，可是有时偶尔发发脾气，这有些损坏妈妈的形象，可是丝毫不妨碍碧珅对妈妈的爱。

今天，拿着房契排在焦灼不安的人群队伍里的碧珅，好像从未这样爱过妈妈，她心里祈

祷着："妈妈，我想你，你快回来吧，快些回来吧。"

房契换来一张小小的收据，碧珅如释重负地跑回家，一进们她惊呆了。妈妈遍体鳞伤，被剃了头发，满脸泪痕仰躺再大圈椅上，奶奶和外婆忍着眼泪给她洗血污。碧珅冲过去，"妈妈，妈妈，我的好妈妈。""你不要哭。"妈妈说了这句话就不响了，激愤的火焰燃遍了碧珅的全身，她要为妈妈复仇。

外婆到七条百货商店买了块白纱巾和一包黑色衣服染料，把白纱巾放在里面煮成黑色。正值三伏夏天，妈妈顶着黑纱巾上班，公共汽车不让她上，售票员说："你被剃了头，肯定不是好人，不许上人民的车。"妈妈只好步行上班，上班实际上去接受红卫兵专政，哪个红卫兵兽性发作了，就抡起皮带把"专政对象"臭揍一顿。

陈碧珅每天到女十三中附近去接妈妈回家，她想："着不是天天自己去送死吗？"她对妈妈说："妈妈，你别上班了。""那怎么行啊？端人饭碗受人苦，再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跑了会连累你们的，又哪里跑得了啊！"妈妈无可奈何。"难道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妈妈步卞校长的后尘吗？"碧珅不由得胆战心惊，卞校长在台上五花大绑，虚汗满面地跪着的样子浮现在她眼前，"决不行，我一定要救妈妈。"

她买了信纸、信封，第一封写给毛主席。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文化革命是触及人灵魂的，可是现在有许多地方武斗，打人，骂人，甚至打死了人。我们学校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红卫兵还不许人说。我的妈妈天天到学校挨红卫兵的皮鞭。即使这些人是有错误的，也不能这样对待，恳请你制止这种野蛮的现象。祝您万寿无疆！陈碧珅敬上

一九六六念八月十日

仿照这内容，她又给国务院、"中央文革"写了信。

晚上黑漆漆的，下过瓢泼大雨，碧珅穿上雨衣，蹬上自行车，向中南海后门走去。经过沙滩的时候，被几个红卫兵挡住去路，"什么出身？""知识分子。""有问题吗？""没有。""你去干什么？""干革命。""走吧！"碧珅赶紧蹬车向前，雨水打在她脸上，和汗水混在一起，黏糊糊的，车绊在一块大砖头上，把碧珅摔到水里，她急忙去摸上衣兜里的信。还好没丢。她爬起来，车摔坏了，她推着车走到中南海后门，她把车停在北京图书馆门口石狮子下面，走到警卫战士面前，请他把信转交毛主席。警卫说："有信交到国务院。""我是写给毛主席的。""也交到国务院。"陈碧珅想："放在邮筒，里毛主席也许会收到。"她把贴着邮票的信掷进一个邮筒，推着坏车回家了。

过了几天，《人民日报》登出一篇《武斗智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的社论，碧珅高兴地举起报纸给爸爸看，以为这下妈妈可有救了。

妈妈还是继续挨了许多打，但活下来了。

祸不单行。各街道派出所张贴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名单。这些人大部分斗早已摘了帽子。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从学校蔓延到底层。

陈碧珅的外婆李德高德的名字赫然在黑名单哪。

碧珅常听奶奶讲，外婆是安徽舒城县中梅河村著名的美人。妈妈剪的是齐耳的短发；外婆梳着长发，在脑后绾起一个发髻，扣上一个黑花发夹。碧珅知道外婆喜欢花，经常采些夜来香、茉莉花送给外婆，外婆就把花别在头上。

碧珅还记得，妈妈带着上幼儿园的她和弟弟到派出所去问："我的父母亲是地主能不能接到北京来？"接待妈妈的是一个戴干部帽、穿干部服的女同志，很和气地说："只要当地政府允许就可以。"

外婆、外公从来未干过任何坏事。富有同情心的外婆经常施舍穷人，外公并不只满足于吃地租的生活，还义务教个私塾，教穷人家的孩子识字。家里的地是曾外公省吃俭用、勤劳流汗挣下来的。

外公有很好的学问，又写一手好字，政府曾请他出任县长，被他婉言谢绝。他喜欢读书吟诗、做诗，自得其乐。

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外公因为个子高，总感到饥饿，不久就去世了，享年仅六十五岁。

外婆更是个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招谁惹谁了？

有人敲门，碧珅和大弟弟开门一看，是街道积极分子王秀芝和刻字人的黄脸婆，通知外婆绣个黑五类的黑牌戴在胸前。碧珅说："我外婆从未被戴过地主帽子，绣什么黑牌子？"湘珅说："我外婆出身是贫农，她该称红五类才是。"黄脸婆刁蛮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么多，上面让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外婆听见吵闹忙说："他们小伢子不懂，我绣，我绣。"

外婆的黑牌尚未绣完，街道红卫兵就把她押回安徽老家，说："上面说了，要纯洁北京市，一个地富反坏右也不许留。"

由外婆、外公从小带大的淮弟哭得死去活来，他不到九岁。

北京火车站被押送回乡的有成千上万人，有两个女红卫兵让一对年迈的夫妇互相抽嘴巴，供他们取乐。那些拖儿带女的家庭更是惨不忍睹。

第七章

湘珅弟弟平日不爱说话，像个腼腆的女孩子，羞于见人。大伯伯陈乾从哈尔滨到北京出差，他翻窗户跑掉，成为大家的笑柄。碧珅自从亲眼看见他为外婆向街道红卫兵据理力争，才发现弟弟不是个怯懦的人。

二弟江刚上男五中初一，大弟上高一，碧珅高二，小弟淮只有小学三年级。学校停了课。红卫兵把北京清洗后，要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全国各地"，大串联开始了。

江和湘珅不知从哪儿也搞到火车票，陆续离开家，一个去了青岛，一个去了重庆。

碧珅闻风来到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总部设在校长办公室里。"你们这儿开证明吧？""嗯。""我要去串联。""什么出身？""职员。" "有问题没有？""没有。"红卫兵写道："兹介绍我校高二年级陈碧珅（出身职员），外出进行革命串联。"盖上校印。碧珅想："何不趁

机给刘兰也弄一张证明呢。”“我再开一张给刘兰。”“不许代开，让他自己来。”碧珅拿着证明一阵风似的骑车来到刘兰家。

开门的是一张陌生女人的脸，她恶狠狠地说：“刘兰不住这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碧珅正发楞，从厕所旁的一间小房探出了刘兰的脑袋，这间小房原来是刘兰家的厨房。刘兰四下张望一下，“来，进来。”里面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沙发上摆着椅子，床上摞着床。“姑姑被红卫兵打死了。”刘兰低低地说。“啊!”碧珅惊叫起来。“爸爸他们政法学院红卫兵说谁家有地主婆就带去斗，爸爸把姑姑带去了，斗完回家的路上，不知哪儿的红卫兵看姑姑挂着牌子，拦住用砖头砸，把头打破了，流血过多死了。”……“你们怎么被轰到这厨房里了？”“你没看见院子里的大字报吗？你难道不知道我爸爸有历史问题吗？就为这个啊!”刘兰说。“革命则么专要人家房子，真烦!”

“你去串联吗？”“想去。”刘兰有些犹疑。“不过她们不会给我开证明的。”“咱们俩用一张证明。”

“这恐怕不行，家里事很多，你先去吧。”

凭证明在发票站（恰好设在史家胡同小学操场里）领到一张去成都的火车票，十一月十七日的，今天才十月三十日。碧珅掂量一下，她收拾好衣物，放在一个绿色塑料手提包里，这手提包是爸爸到杭州出差买的。中午，爸爸回家吃午饭，“爸爸，我也要走了，给我二十块钱。”

她和弟弟一样，觉得二十块钱是个不小的数目。爸爸笑了，从兜里掏出十几张票子，抽出两张，“给你。”碧珅接过钱，对奶奶说：“奶奶，我走了。你要小心，不要摔跟头。”妈妈最近不挨打了，碧珅看着妈妈参差不齐的头发，一低头，提着小绿包直奔北京火车站。

北京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走近看，秩序并不混乱。碧珅出示那张不到期的火车票闯过第一关－－用绳子围成的防线。她排在十九次“直快北京－成都”的站牌后，第二关就是进火车站门，她有些心神不宁。“上十九次列车的旅客进站了。”碧珅跟着队伍往里跑，当她登上火车，坐在座位上，才明白进站并未查票。” “可是火车上还要验票，出站还要收票，”她暗自思忖，“到时候再说。”

“把你的小绿包放到行李架上吧。”一个略带四川口音的女孩说。碧珅转脸一看，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扎着两根小辫子黑黑的姑娘。“我叫张秀秀，成都中学的。”“我叫陈碧珅。”张秀秀正愁不知如何打发开车前这段时间，找个聊天的伙伴便立刻抓住。“我出身城市贫民，哥哥当兵，嫂子出身革命干部。到北京串联只许红五类子弟来，我偏要来，红卫兵头头也同意了。”“城市贫民不算是红五类吗？”“不算，只能当红外围。”她瞧了碧珅一眼，似乎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有纪念章吗？”张秀秀突然问。“有。”“给我吧。”碧珅把胸上的纪念章摘下来递给她。 “就这个呀。”她原以为碧珅和她一样，带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章。这个这么小又如此不起眼，她不感兴趣，但还是收下了。

火车终于开动了。

刚才的一幕被旁边一个北京大学的男生看在眼里，他看见碧珅胸前只剩下一枚白地红字的“师大女附中”校徽。他摘下自己胸前的一个韶山冲的纪念章递给碧珅，碧珅还没有反

应过来，早被秀秀一把夺去。“给我，我要。”张秀秀兴奋地喊着，如获至宝。

碧珅看到的是他右臂上缠着红卫兵袖章。

吴士林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他端详碧珅庄重秀丽的面庞，细白的皮肤，心想：“不是干部子弟就是知识分子的孩子。”他搭讪说：“还挺傲气。”吴士林心想，“到成都吗？”“是的。”碧珅不好意思不开口了。“咱们一路。”“我的火车票不是这趟车的。”碧珅拿出没到期的火车票递给张秀秀，“也许半途会被赶下去的。”张秀秀的眼珠骨碌碌地转起来，没想到这文质彬彬的同伴混车。吴士林不介意地说：“谁又是有票的？我保你没事儿。”张秀秀好像恍然大悟，“对，对保准没事。”听他们一说，碧珅放心了。

车厢愈来愈拥挤，吴士林坐到小桌上，有的人干脆爬上了行李架，碧珅掏出放在桃红色灯心绒外套口袋里的化学书，无法看，挤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我问问你炼铁的过程吧。”吴士林的脸正对着碧珅，两眼含着笑。“好吧。”碧珅就把炼铁炉里如何铺碳酸钙，如何倒四氧化三铁矿石，如何鼓入一氧化碳，如何倒铁碳渣，如何加碳，述说一遍。“好学生。”吴士林赞道，“我一看你就知道很用功。”“不用功。”碧珅说的是真话，自从上高中后，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倡暴露思想，批判成名成家意识，忙于义务劳动，学习的时间被挤占许多。

“嘿，你说串联中有谈恋爱的吗？”冷不防张秀秀问了一句，“我亲眼看过一男一女在车厢里谈恋爱。”“谈恋爱”着三个字碧珅从未听学生嘴里说过。在她心目中，这是大学生才拥有的美好权利。她潜意识地幻想过，等自己上了大学，会在大学里遇到一个美少年，温文尔雅，和自己一起在森林里散步、读书。想到这儿，她不由自主地看了吴士林一眼，“他可能谈过恋爱。”吴士林也正在看她，目光很温和，碧珅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眼光。他俩都美回答张秀秀的话，。

成都站到了，碧珅告别了张秀秀，随着吴士林出了站台，北京来的学生被分配到成都地质学院。同火车来的还有两个北大的男学生，看来到成都的北京学生并不多，一般的人都喜欢往上海和广州跑。

大串联究竟作些什么？陈碧珅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火车开到西安的时候，上来两个南京中学生，他们公然说：“西安一点也不好玩。”碧珅本能地很反感，难道我们在这种时候是出来玩的吗？我们坐着国家的火车旅游吗？正统教育下长大的陈碧珅难于接受这种目的。“我们到成都该作些什么呢？”她问吴士林，“参观刘文彩庄园。”对，是个好主意，参观后就到重庆去找姑姑。

从火车上看，陕西是一派黄土高原景象，黄窑洞，白绵羊，红色的柿子树。一进川界，立即山清水秀，有天壤之别。刘文彩的庄园离成都市中心有二百多里，在大邑县。

庄园呈不规则多边形，是这恶霸地主用尽毒计蚕室周围农名的结果。这土皇帝睡的床上，镶满宝石，他经常随便把农民弄死，手段残忍无比。

中午，碧珅和三个北大学生到饭馆吃饭，五角钱买到一大盘猪肝，四个人吃完饭总共才花一块多钱。吴士林抢着付钱，还连声说：“真便宜。”碧珅听见邻桌两个农民在议论：“像刘文彩这样的地主是少数。”是的，一点不错，正因为中国地主阶级的温和，土地革命采

取的是和平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取得政权后的二十七年，还要对他们进行迫害？土地不是早被没收，他们不是早就变成了无产者，早已变成奉公守法的公民，为什么杀害他们的手段超过了当年的刘文彩？

碧珅思考着，伸头去看天井，吴士林悄悄走过去，把她拉开，她看见吴士林胳膊上无时不离的红袖章，叹了一口气。"你好像很反感红卫兵。"他边说边往上提了提要脱落的袖章。"是的，他们比法西斯匪徒还残暴，我恨红卫兵。""不过也有例外，我没打过人。"

第八章

陈家在安徽舒城县是个大家族，自称是某位大诗人的后代。祠堂里终年不断供着香火，祠堂名为"爱菊堂"，因为传说这位祖先酷爱菊花之故。陈碧珅的曾祖父考中举人，在江宁县做县令，为官清廉，禁烟运动时没收成箱鸦片，族中有不肖子想偷，他亲自坐镇通宵达旦。离任时，沿途百姓跪送万民伞。

这位两袖清风的县令共有两个儿子。碧珅的爷爷是老二。她要到重庆看的姑姑是大爷爷的女儿。

曾祖父本人有兄弟四人，原在一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东北西散。

碧珅姑姑家住在重庆的双碑路。重庆是名副其实的山城，下火车，要乘电缆车爬坡，整座城市就建在山上。按照爸爸给她的地址，碧珅敲了敲门，一个清秀的姑娘来开门。碧珅从照片上见过她，"表姐，我是陈碧珅。""哦，快进来。妈妈，碧珅来了。"姑姑没有反应过来碧珅是谁，她以为是女儿的同学，碧珅看着姑姑比照片略显苍老。"妈，这是二舅的女儿来了啊！"姑姑恍然大悟，拉着碧珅的手哭起来，"奶奶可好？你爸爸妈妈可好？""都好，只是妈妈受了冲击。"碧珅环视姑姑家，一派太平景象，没有遭劫的痕迹，放下心来。

姑姑让表姐到碧珅去见姐夫。姑姑坐在办公室抽烟，他是个处长，为人忠厚老实，见了碧珅，寒暄几句。从姑夫机关出来，见小表妹的工厂去。这是什么样的工厂呀！表妹和许多工人在地上不知敲打些什么？白白的表妹听说北京的表妹来了，忙直起身，向组长请假换衣服。宿舍是竹楼，乱糟糟的，一张大竹床上睡四个工人，表姐表妹领碧珅去参观红岩村。碧珅和她俩在一起很感拘束，她们俩已成为纯粹的四川人，说话缓慢，细声细语，表妹自始至终拉着碧珅的手。"和她们相比，我兼职不像个女孩子。"碧珅暗自比较。

姑姑预备了丰盛晚饭，辣子鸡、地瓜片炒肉、四川泡菜、丸子汤。在饭桌上，碧珅听姑姑讲了有关家族的故事。

很久以前，老祖宗领着满堂子孙过春节，无意中抬眼见梁上有个"君子"。他打了个哈欠说："我累了，你们且休息吧。"众人散去后，老祖宗向这人招手，让他下来。这人下来后，磕头如捣蒜。老祖宗听他说家中贫穷无米下炊，就叫人拿来两个箩筐 ，装满腊肉、米、滋粑等物，叫他挑走，并送他几串钱，让他度过年关。以后每日清晨，一开大门，就有青菜倒入门内，无人知晓这原因何在，只有老祖宗一人心里明白。

一日，这汉子又挑了菜乘天未明来到，见一具死尸靠在大门上。汉子忙放下箩筐，背尸大步流星跑到十几里外，将尸弃之荒野，心想："不知何歹徒想嫁祸陈家善门。"报此恩后，汉子不再送菜了。

姑姑絮叨完，也没忘记今天。

晚上，她坐在碧珅床边，眯起近视的双眼仔细打量侄女儿，心中甚慰。"何等体面的孩子，什么样的女婿找不到。"她想到自己的弟妹，陈碧珅的母亲，一个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女人、对自己的女儿未必尽到了母亲的责任。想到这里，她感到义不容辞要对碧珅补课。"你还没有交男朋友吧？"姑姑问。"是的。"碧珅从姑姑的信中知道表妹早已有恋爱史了，对姑姑这句问话不感惊奇只感陌生。"你要小心他们，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碧珅想到吴士林的脸和他胳膊上的红卫兵袖章。她说："放心吧！姑姑，我不是个傻瓜。"

碧珅住在重庆七中，有几个光头的女人每天打扫卫生，负责招待的老师说："她们是牛鬼蛇神，别理她们。"碧珅想起母亲，她无限同情地看着这几个光头的女人，其中一个女人领会了她目光的含义，贪恋地吮吸起来。"她渴求的是同情、是爱、是理解。"这双眼镜久久不肯从她脑海里离去。

第九章

吴士林没钱了，他想回上海，陈碧珅给他五块钱，他推辞了一阵收下了。分手之前，吴士林说："咱们交个朋友吧。"碧珅说："不必了。"

姑姑请吴士林和其他两位北大同学吃了顿饭，她对吴士林印象不错。

碧珅觉得自己对他没有丝毫的热情，为了不伤害他，他借口母亲受冲击，"这怕什么？"吴士林说。

他俩站在小河边不算太陡的山坡上，整个儿山城在脚下，特种钢铁厂炉火熊熊，灯火点缀着山城，无比壮观。

"你知道我什么呢？"碧珅用眼镜问他。

"我觉得你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你上当了，我再普通不过，将来依旧如此。"

" 你以前交过朋友吗？"

"交过一个，出身资本家，文化革命一开始，她就不理我了。"

" 我的出身比她也好不了太多，去找个红五类吧。"

" 难道你是说要门当户对。"

陈碧珅没再说话，她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她模模糊糊感觉："只要我爱就行，其他不管。"究竟什么是爱，她没再深想。

"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她自言自语。

第十章

“你串联去了哪些地方？”刘兰羡慕地问。

陈碧珅递给她一只紫地黑花的塑料钱包。

“这是我再成都位你买的，我带着它从成都到了重庆，从重庆到了贵阳，从贵阳到昆明，从昆明到大连，回到重庆，乘船经三峡到武汉，然后回北京。”“好玩吗？”“好玩。”碧珅面有愧色，“我变成游山玩水派，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比起那些走到哪儿炮轰哪儿的造反派好得多。”她向刘兰解释自己的行为，“一开始，我关心了一下成都地院的运动，是在弄不清该支持谁，反工作组的保省委，反省委的保工作组，工作组却又是省委派来的。到了重庆，我住在七中，哪里被剃头的老师使我想起我妈妈。到了昆明，清华大学的学生明明知道省委书记 xxx 没问题，还要轰一轰。我只有游山逛水这条路可走。说实话，我玩得一点也不轻松，甚至有点害怕。”陈碧珅回忆起自己再昆明西山龙门上，眺望滇池，说不出的怅惘，“我这是干什么呢？我应该上学呀。”她当时这样想。

“北京怎么样？”碧珅问刘兰

“上面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兰说。

“你也说起政治术语了。”碧珅笑着说。她觉得刘兰应该说另一套语言，属于科学领域的，刘兰能吧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代数在全班总考第一。“这场文化大革命她怎么过呢？”碧珅想，她以为自己比刘兰强大得多，无论什么险境都能应付。

“到学校组织战斗组，与老红卫兵对着脸吵架，争论，没多大意思，学校太小了。以社会为战场吧。我们办个油印小报作战吧！”

《中学生动态报》创刊了，创刊词是陈碧珅写的。她在文章里痛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中学界带来的危机局面，历数某些人的暴行。她号召中学生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

杨芳是人大附中的，负责刻版；钟彩云是女十一中的，负责印刷；刘兰采访，四人配合默契，印了几百份，散发给大学中学批资派们。油印机是五中“老百姓战斗组”自制赠送的，纸张是吴士林馈赠的。

该赠送《动态报》的战斗组名单则是海鸥提供的。

海鸥胖乎乎的，满嘴诙谐，说不尽的俏皮话。“文革”前，碧珅听过一次她暴露思想的发言，与其说她在暴露自己，不如说她在暴露别人。

她家除了家庭妇女的母亲和当时只有九岁的她以外，爸爸和四个哥哥姐姐都被打成右派，她的父亲是中学校长，最小的右派哥哥当时是十九岁的大学生。她发言说：“……有一次，一位同学骂我反动学生，我跳起来，怒气冲天地给她一拳……”逗得全场哈哈大笑，主持会的是位小精豆似的团干部，十分不悦，吧海鸥赶下来。海鸥给碧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海鸥在历数了各学校批资组织后，提到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她压低了声音对

碧珅说："他们油印了份《出身论》文章，里面的情绪不对头。"正说着，进来两个脚登大皮靴的红卫兵，是某大使的女儿和某副部长的女儿。她俩勒令海鸥的战斗组改名，因为海鸥吧战斗组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里面的成员出身五花八门，激起了正宗红卫兵的无比愤慨。海鸥若无其事地去和她们敷衍，笑哈哈的，两个老红卫兵气得脸都紫了。碧珅心想："真欺负人。"她狠狠地瞪了她们一眼，转身走了。

碧珅穿着蓝色的呢大衣，背着一书包《动态报》创刊号，她骑车挨着学生发去。"送不送给六十五中的 '北斗星战斗组'呢？"海鸥让她自己斟酌。突然，一阵歇斯底里的吼叫打断了碧珅的沉思，一辆大卡车缓缓地开过来，一群红卫兵在车上高喊："砸烂彭真的狗头！""彻底砸烂旧北京市委！"反反复复只这两句口号，碧珅的心吓得乱跳，她还没习惯这种场面，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听见口号就心跳。

"彭真……"碧珅早在小学三年级就见过彭真，是在东郊飞机场候机室里，少先队员准备用鲜花欢送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回国，彭真进来了，她起来碧珅和另一个小朋友的手，对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他还问大家："大跃进好不好？"一个小朋友说："不知道！"把彭真逗笑了，他说："回答得真聪明。"

春节到市委开联欢会，能看见这位高个子红鼻子，面带笑容的市长。上高中时，在天安门前举行各种集会，彭真也总出现在主席台上。难道这么一位重要的领导人现在已落到要被砸烂脑袋了吗？碧珅望着渐渐远去嚎叫声不断的卡车，决定把《动态报》给"北斗星战斗组"送去。"北斗星战斗组"设在六十五中南二楼一间储藏室里，门上挂着"北斗星"的牌子。碧珅听见里面有争论问题的声音，她轻轻地敲了敲门上的玻璃。一个长着娃娃脸的男孩伸出头，"请问你们是'北斗星战斗组'吗？"碧珅客气地问。"遇罗文，找你的。"娃娃脸冲里面喊了一嗓子，应声走出来位英俊的高个子少年，碧珅拿出一份《动态报》说明了来意，请提意见。"哦……"遇罗文好像刚刚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看见碧珅转身要走，抢上一步说："你看过《出身论》这篇文章吗？""没有。"遇罗文随即从怀里抽出厚厚一沓油印稿，"借你看看，因为散发光了，只有这一份了。""谢谢，下回送《动态报》时还你。"

陈碧珅急于看看这《出身论》究竟错在哪里。她蹬着自行车来到中国美术馆附近的街头公园里，找个椅子坐下，埋头读起。蝇头小字，刻得整整齐齐，装订得工工整整，署名是"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组"。文章共分三大部分：作者首先澄清了一些流行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出身并不等于成份，当的阶级路线是不唯成份论，不是不唯出身论，成份则指的是本人的社会地位。第二个问题是论述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当碧珅看到作者讽刺那些以为出身好一切就好的人说"自来红不过是北京的一种馅子很坏的月饼……"不由得笑出来。第三个问题说的是"在革命的权利面前人人平等"。作者尖锐地指出："长期等级制的制度，早已习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和印度的首陀罗、贱民有什么区别？"当今的辩论实质是对出身不好的人的一种侮辱，辩论即使得胜，她们也不过只是"混蛋"而已。文章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青年站起来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而斗争。

比起种种虚张声势的批判，这是一种诚实的声音，这是真正触及到社会的症结，这是

人人都感觉到而又不敢触及的问题。这闪烁着自由光芒的思想照亮了碧珅的心，碧珅被作者大胆的思想吸引住了，但也不由得替文章的作者捏把汗。在这种非常时期恶性膨胀的时候写这种讨伐文章无疑是危险的。

第十一章

碧珅一下子认识了许多人。男四中的学生思想尤其活跃，各派能量都很大。

碧珅每次到四中送《动态报》时总是一个魁梧的小伙子接，他叫史明。一天史明到人大附中找到正在刻版的陈碧珅，《动态报》的根据地设在杨芳的宿舍里。史明直截了当地说："我想找一批人到新疆去干革命，你愿不愿意去？"碧珅说："不知道去新疆的革命怎么个干法？"史明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发生了全国第一起动枪的流血事件，现在北京各界都要派人调查，中学生要派个调查团。这是其一。联动分子流窜到新疆的很多，我们看看他们干什么，这是其二。"碧珅毫不踌躇地说："好，我去。"

史明又找了师大女附中另外四个女生，四个来自不同学校的男生。出发前，史明让碧珅和他到北京钢铁学院"长征红卫兵"总部去一趟，史明让碧珅坐一边，他和一个长着尖尖下巴的大学生谈。大学生负责这个调查团的火车票。他挨着个盘问着九个中学生都是什么出身，当他听史明说，其中有个姓高的父亲是组织部副部长，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一歌的作曲时，他说："不要让新高的去。"史明说："你不要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人是会变的。"大学生还是不肯，史明争执半天，最后气得一拍桌子，甩下碧珅拂袖而去。

陈碧珅怔怔地坐在一边。大学生并不真生气，他把中学生当作小孩子。"你叫陈碧珅。"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说。"是的。""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陈碧珅兑盘问出身有些习惯了，到医院看牙都需要填出身，好像出身不同，牙也长得不同，法制也就不一样似的。"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爸爸是编辑，母亲是教师。"她自小视为骄傲的父母，现在她依然为她们自豪。大学生拿出几张去新疆的火车票，递给碧珅，说："这几张火车票给你们，对史明说，最好不要让那姓高的去。"

奶奶和妈妈听说新疆动了枪，而碧珅还要去，有些担心，奶奶说："不要去了吧！"碧珅不介意地说："奶奶，你放心，我不会有什么事的。"陈碧珅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死对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来说是太遥远的事情。

听说乌鲁木齐很冷，碧珅请隔壁的钟大妈给她做了条丝绵裤。奶奶把一件羊皮大衣给了她，翻毛领、卡腰，下摆像裙子，碧珅穿上很合体。

爸爸对碧珅去新疆很冷淡。上次串联，碧珅到云南大理，观赏苍山洱海，家里好久没接到碧珅的信。爸爸急得吃不下饭，发了封航空挂号给大理地委，请他们帮助寻人。写完信父亲头晕倒再床上半天缓不上来。

碧珅回北京后，大理地委的回信也到了说："我们查过，没有见到这孩子"。在一九六六年各级领导被揪斗的情况下，尚有如此负责回信的地委真不容易。

这次，爸爸没提反对意见，碧珅感到万幸。
刘兰和钟彩云准备去重庆，她们结识了一些重庆的学生，为她们衣到去重庆的火车票，动态小报至此停刊，前后一共出了十八期。

第十二章

一九六七年除夕夜，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第十节卧铺里歌声不断。史明、姓高的，还有另外三个男生都穿着一身黄棉军衣，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与新疆军区文工团"卡喇昆仑"造反派们在一起有说有笑。

陈碧珅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凝神望着黑漆漆的窗外，努力想透过黑暗看清楚些什么。"嘿，你是老兵吧？"一个声音不客气地询问。

"不是。"碧珅很不情愿思路被粗暴地打断。她回头望去，向她搭话的是个眉毛黑乎乎的中学生，"我们里面有人认识那家伙。"她的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她用手一指正在放声高歌的史明，"他出身不是小业主就是工人。你认识他？""嗯。""你怎么和他们搅在一起？"黑眉毛不满地说。他认识许多老红卫兵。因为家里出事立刻跑到狗崽子行列里，甚至巴结他们曾百般侮辱过的人，他断定陈碧珅属于这一类。"卡啦昆仑"的负责人常路过正好过来找碧珅，"史明他们叫人过去唱歌。""我可不会。"碧珅急忙摆手，让她当众表演是幼儿园的事了。"小伙子，你不是想唱歌，是想当官儿，嫌老家伙们碍事吧！"想不到一边的黑眉毛突兀一拍常路的肩膀，冷冷地冒出一句。常路不露声色地说："这思想很典型，你是联动吧！"黑眉毛垂下眼皮，急促地说："别冤枉人。"转身爬回上铺。

联动即是老红卫兵里的骨干分子成立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的前身是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因为血债累累，民愤极大，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个漂亮的维吾尔族文工团员来找常路，有些撒娇地说："该我唱了，你不听吗？"常路用双手扶扶她头上本来很端正的帽子，拉着她的手走了。

碧珅重新支起下巴，大年三十离开家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全家，尤其是奶奶，格外重视大年三十的团圆饭。碧珅想象家里八仙桌上摆满了佳肴，除了困难时期，年年三十的菜谱是固定的，红烧鸡、糖醋鱼、咕咾肉（这个一定是爸爸做）、和气菜（奶奶说兄弟们吃了不打架）、香肠、自制腊肉，还有传统的炸糯米丸子。大炸丸子的制作总是在大年二十九日晚上，把糯米和肉馅活在一起，一炸就是几百个。妈妈炸好后总首先送一大碗给隔壁的钟大妈，钟大妈必回赠一大盘油炸素什锦。

吃年饭前必先祭祀祖先，摆好三副筷子、三杯酒、三把椅子。碧珅知道其中一个人是爷爷，其他两位可能是爷爷的爸爸和妈妈。

爸爸打着灯笼，碧珅和三个弟弟跟在后面，到门口迎接，爸爸面带笑容嘴里微笑说："请，请。"好像真的有人进了大门。回到堂屋，奶奶一个人先行礼，是必恭必敬的三鞠躬，然后是父母，再下去是四个小孩子。外婆在祭祖仪式时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祭完祖，碧珅

跑去请她。

“外婆现在不知怎样？”想起外婆已不在北京，碧珅一阵难过。

碧珅他们住在乌鲁木齐市第一招待所。招待所门面不大，里面不小，八间连通的大房子，每间房子可容纳三十人，里面住了许多新疆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他们基本上都是上海人。

碧珅和同来的同校女生米莎来到解放广场。米莎圆滚滚的脸上布满斑，一幅忠厚相。碧珅看着来来往往的维吾尔族人，欣赏着他们色彩鲜艳的服装，忽然后面传出“唔里哇啦”的吵架声，回头一看，只见两个穿袍子的汉子扛着一个彪形大汉，大汉仰面朝天，大吵大闹，后面拥着一帮人。“搞武斗的，搞武斗的。”围观群众有人小声唧咕。米莎害怕的说：“咱们回去吧。”

招待所的饭厅里热气腾腾，人们端着玉米面发糕和羊肉烤土豆贪馋地吃着。碧珅和米莎走到卖饭处。卖饭处设在大厅的西北角，用几条木板和两张桌子围成，桌子上摆着两筐箩发糕和两桶菜。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围着白围裙，满面怒容，低头数饭票。“同志，买份饭。”碧珅叫她一声。女人突然变成一只狂躁的疯狗：“不卖，不卖，就是不卖。”唾液乱溅，双手乱挥。“为什么不卖？”碧珅和米莎同时问。“不卖就是不卖。”女人大声吼叫起来，围上许多人，陈碧珅气得浑身发抖，有生以来第一次直接面对侮辱与粗野，她瞠目结舌，只觉得血一个劲地往脸上涌。“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年轻姑娘，你怎么不讲道理？”一位中年男子目睹了前后经过忍不住说句公道话。一个身穿黄军装两眼滴溜溜乱转的家伙对碧珅和中年男子说：“你们敢到我们总部去一趟吗？”“你们什么总部？”史明来了，他厉声问。那人抬起右胳膊，挑起大拇指指向身后，“我们是八野。”“你们八野右什么了不起的!”史明一眯眼睛，顶他一句。

饭厅里迅速分成两派，讲理声、吵闹声、叫骂声乱成一片。八野那家伙抄起一条板凳向史明砸去，碧珅一推史明，凳子砸在她头上，碧珅“哎哟”一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史明和米莎他们七手八脚把碧珅抢出来抬回住处。

碧珅醒来时，床前围着许多人，米莎在哭，史明及几个人都皱着眉头，“我没什么。”碧珅位了让大家放心，强笑了一下。大家松口气，“我们走吧，让她休息会儿。”史明说。一位白净脸，秀气的兵团女战士端来一杯牛奶，“喝吧。”她见碧珅有些疑问地看着她，自我介绍说：“我叫包美容。我全看见了，你很勇敢。”碧珅想起自己被那女人无端辱骂，自己是一句话也回不上来，不禁红了脸，“我连骂人都不会。”她深感惭愧。米莎说：“明天要去石河子，好好休息吧。”“这真是座充满火药味的城市。”碧珅在乌市的第一天如此过去。

通向石河子的公路旁种着整整齐齐的白杨，石河子是座新建的城市，城市里有许多落成不久的楼房。

汽车停在一所大医院门口，史明拿着封介绍信去接洽。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来当向导。“八野是以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组织。新疆有一些马步芳的残部也混入八野。”女医生介绍说：“一月二十六日，一辆卡车上装满了持枪的八野成员，他们胡乱开枪，前后一共打死十二个人，八野宣称他们是牛鬼蛇神，格杀勿论。”史明等几个男同学静静地无表情地

看着，米莎喝几个女生有些害怕，她们往一块儿挤。“出身不好已成冠冕堂皇的杀人借口，死后也得不到公平待遇。”陈碧珅有些想吐。

史明对向导说：“我们回去后，写份调查报告交给中央文革。”向导说：“谢谢。”回到乌鲁木齐，碧珅病倒了，发烧。史明他们要去克拉玛依参观，托包美容照看陈碧珅，包美容爽快地答应了。晚上，碧珅觉得烧退些，包美容扶着她到街上散步，他们在街旁一根木头上坐下。“想家吗？”美容问。“有点想，你离家好几年了吧？”一句话招得包美容哭了起来，“离开家倒没有什么，我出身小业主，无论表现怎么好，总入不了党。”看她悲观沮丧的样子，碧珅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猛然，她想起临行前，遇罗文交给她十份《中学文革报》，上面载有《出身论》全文，遇罗文当时骄傲地说：“我们办起了中学界第一份铅印报纸，我们收到许多信，支持我们。”她拉起包美容的手，说：“咱们回去。”她感到病好了许多，她轻快地走到床前，拉出床底下的提包，拿出十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郑重地交给包美容，“你拿去吧，给你们团的战士看看。”包美容接过去，她不知是什么，用袖子擦干了眼泪。“真的有用吗？”碧珅对自己的做法很怀疑。

第十三章

“什么是革命？”陈碧珅昂着脸，接着淋浴喷头里喷出来的不冷不热的水流，她从未感到洗澡可以解乏，随着身体的轻松，她紧张的神经多少也得到些休息。她往自己匀称、美丽的裸体上打着肥皂，不紧不忙地搓着，“这一切回有一天全部消失吗？”她扫视一下浴室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身体似她的这么洁白，线条如此凸浮。

“我不需要什么革命。”陈碧珅穿着一身白地蓝花的睡衣睡裤，两手拖着松散的黑发，舒适地躺在自己家里的小床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可以读多少有趣的化学书，心爱的外语，考上大学。大学里的生活该多么美妙啊！”她曾不止一次地幻想大学生的生活，憧憬着一副副画面，风景如画，幽静的校园，“平格尔奇遇”里的试验室。尤其令人神往的，是在大学里，她将遇到属于她的王子，一定是位美男子，风度翩翩，有聪明又深沉，像诗一样浪漫。以前每次幻想，觉得这些离得很近，似乎垂手可得。现在想这些竟变得遥远尔渺茫，也许只能是场梦了。

“像湘珅弟弟那样以不变应万变得稳定性格我不具备。”她回想“红八月”里母亲被打，碧珅抱着浑身气得颤抖的父亲痛哭，湘珅和江在大理石桌子上下围棋。爸爸和碧珅惊异他俩如何能下得下去，湘珅和江不耐烦地说：“我们够烦的了，别再吵我们了。”他们自能倒围棋里去找乐趣。爸爸和碧珅面面相觑，他俩置之不理。

“不过，像我这样东奔西跑又有何意义？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见识了这么多事情，真正算的上社会问题的还是个‘唯出身论’，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终身的命运，一个人因出身不好可以任意被欺凌，打杀，实在太可悲了。遇罗文他们摸准了这根脉。”她想起包美容，“对，我应当告诉遇罗文，那十张《中学文革报》是怎样处理的。”

西城区羊肉胡同里有一座门口对石狮子的红漆大门，房主人早已不知去向，现已成为红卫兵临时司令部。南屋原是大客厅，今天挤满了中学界两派，大张旗鼓地辩论《出身论》一文。屋子中间两张书桌合并在一起，两派推出的四辩士各据一方。

陈碧珅昨天刚刚从乌鲁木齐回北京，今天下午去找遇罗文，遇罗文塞给她一张参加这个辩论会的黄颜色入场券，她回家匆匆吃了晚饭，向家里人打了声招呼，骑车赶来还是迟到了。屋子里已挤得满满的，所有的人都显得格外激动。谁没有个爸爸呀？爸爸是英雄还是反动得问题关系着每个人的命运。君不见有人因显赫的爸爸前途如花似锦，有人因爸爸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低人一头，心里阴暗，自暴自弃。而有个与众不同的面孔吸引了碧珅的注意，这表情是如此沉静，丝毫不为周围环境所干扰。浓密弯曲的黑头发覆盖在那颗强健的头上，仿佛除了关心真理外，一切对他都不存在似的。

有个红卫兵提出了挑衅性的问题："按照你们的观点，出身越坏越革命吗？"穿黄军装、系皮带、臂戴红袖章的听众发出一阵恶意的哗笑，穿杂色衣服的人们抿着嘴，脸上出现愤慨的表情。"有这种可能。"陈碧珅听见他无畏地肯定，声音纯净。他不慌不忙地翻着面前的马列原著，引经据典地论证一番。碧珅再没有听他说什么，她全神贯注地观看他一举一动，心里不自主地想："和他比起来，我是怎样的渺小啊，我时时刻刻关心的只是自己，而这个人关心的却是真理。""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碧珅听见旁边有个人连声问好。"请问这位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碧珅不顾一切地问。"听说叫周励，四中的。"叫好的人回答她，这个人瘦弱，个子不高，背稍有些驼，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蓝色风雪大衣，戴着幅白边眼镜。他一直站在窗外静静地听了许久。

只听屋子里一个穿黄军装的人尖声说："有人曾当中承认过自己是混蛋，现在又装模作样地摆出辩论者的姿态，大家说可笑不可笑？"又一阵狂呼叫好声。周励身边穿蓝制服的中学生站起来，略带气愤地说："他说的是我，红八月时，我还没有觉悟，认为出身不好低人一等。可是《出身论》这篇文章告诉了我。我不是天生的罪人，在革命的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当主持人宣布辩论会结束时，遇罗文占到一个凳子上大声说："今天的辩论会'出身论'取得胜利，'血统论'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话没说完，被潮水般往外涌的人挤下来，一个老红卫兵拉长了脸，不甘示弱地说："这位编辑的阿Q精神真强。"

"真热、真乱……"遇罗文脱下栽绒棉帽，拭去额上的汗珠，对站在院子里的碧珅说。"哥哥！"他看见穿风雪衣的青年，亲热地叫着。"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碧珅想，"原来是这样。"兄弟二人肩并肩边走边交谈，消失栽人群中。

师大女附中校园里出现一张漫画，画了一手搭凉棚，一手倒提金箍棒的孙悟空，圆睁猴眼遥望前方的一团雾气，口里喃喃道："原来是《出身论》这妖孽作怪。"海鸥和碧珅站在漫画前，"我早断定有这么一天，老红卫兵拿出《出身论》来揪我们辫子。"海鸥胖乎乎的脸蛋通红，"《出身论》只不过是对社会上不合理现象提出谴责和抗议，难道只允许压迫、侮辱、虐杀，而被害者却不能反抗？""可抓的地方太多。""可抓的的地方正是要澄清的地方，老子与儿子不能画等号。"海鸥点点头，问："你是不是参加《中学文革报》了？""没有。不过很想为他们作些事情。"碧珅问海鸥："你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解放？""当

然没有。他们来砸过一次，砸烂了桌子和椅子，就是没敢撕我们的牌子，因为上面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真可笑。”她们不约而同笑起来。

第十四章

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是各种小报云集中心。各派的喉舌栽这儿竞相出售。《兵团战报》、《新莱茵报》、《湘江风雷》、《只把春来报》……应有尽有。“瞧，陈伯达的女儿。”有人指着一个皱着眉头，每份报纸买一份，穿黑灯心绒衣服的胖姑娘说。

遇罗文蹬着载满第四期《中学文革报》的三轮来了，立即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同志们，排好，排好，请不要挤。”王家材、王建复维持着秩序。李金环、纪亚琴收钱，卖报。陈碧珅看着自觉排好对，激动焦灼地等买报的人们，心想：“人民是拥护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尽管有些人表面不敢同意，实质上，《出身论》的观点是深得人心的，尤其是被压抑在底层的人们，遇罗文的文章是启蒙。”

前两天，她对遇罗文表示愿意帮《中学文革报》办些事情。遇罗文说：“没什么事情。你倒西单帮着卖卖报纸吧，那个场面一定灰让你深受鼓舞。”今天证明此话果然不假。

“你站着没事儿，帮我们卖卖报纸。”一位穿白衬衫、蓝裤子的少年对碧珅说，他是《只把春来报》的总编辑瑞阳。“可……我不认识你。”碧珅面对着这大大方方的邀请，不知说什么好。“没关系。我认识你。”瑞阳满不在乎，“你不是老到四中送《动态报》吗？我和史明一班。听他说起过你。怎么样？帮帮忙吧。”碧珅拿起一份《只把春来报》，“论出身”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睛，“有人对我们的《出身论》是小骂大帮忙。”瑞梓爽直痛快。“童志侠没来吗？”“童志侠是《中学文革报》的总编辑。也是我们班的，我们班三派办了四份报。”“我不认识，我第一次参加卖报纸。”“他是中学界第一实干家。”《中学语文报》很快卖完了，遇罗文麻利地蹬上三轮车，对帮着卖《只把春来报》的陈碧珅说：“明天上午九点到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找我们吧，再见。”

瑞阳盯着远去的三轮平板车，说：“我原来也同意《出身论》，后来越咂摸越觉得味儿不对，就另起炉灶了。”

《只把春来报》也卖完了，瑞阳用一块方格手绢把钱包好，放进绿色帆布书包。“我送你上公共汽车。”比社那看看电报大楼的钟，块十二点了，肚子有些咕咕叫，确实该回家了。瑞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奶油糖，塞到碧珅手里几粒。两人一边吃糖果一边向六部口方向走去。

他又两道吊眉毛和厚厚的嘴唇，碧珅和他在一起没有生疏的感觉，好像他们早就认识。

“你打算将来做什么？”瑞阳的口气俨然像个哥哥在问小妹妹。

“原来想当化学。现在相当作家。”碧珅照实回答。

“你写了书我给你出版。”如同他已是出版商。

“可能吗？”碧珅充满疑惑。

“可能。”瑞阳信心十足。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在西四西大街，《中学文革报》编辑部从四中迁移到此地方。在四中是在呆不下去了。不仅老红卫兵来砸，被迫害过的人为了表示与《出身论》划清界限，也来抢，来砸，以示清白无涉，《出身论》被视为异端邪说。与此同时，《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受到大批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热烈地支持他们，有工人，有农名，有解放军战士，有干部，其中许多信件以亲身的经历诉说因出身不好带来的种种悲剧。

院子里，被称为“中学界第一实干家”兼《中学文革报》编辑童志侠和副总编辑遇罗文站着面红耳赤地争论问题。气象专科学校的纪亚琴和李金环弯着腰在大木台上一丝不苟地登记汇款，信件。陈碧珅看见了辩论会上使她相形见绌的卷发少年。他与《中学文革报》其他成员谈论下期的稿子。

这时，遇罗文冷笑着说：“你老说发表‘小组’的文章多，你又有什么文章拿出来呀。”童志侠伸着脖子，睁圆了眼睛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遇罗文居高临下地看着遇罗文，又说：“你说‘小组’利用了你们，‘小组’还说你们利用了‘小组’呢。”童志侠说：“这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碧珅想：“童志侠个性好强。”遇罗文说：“既然你拿不出文章，还是看看‘小组’写的这篇《谈纯》吧，大家传阅一下，如果没有意见，就去联系排版了。”代表四中“红旗”列席的周励拿出了一篇《论自由、平等》也通过了。

大家分别去执行任务，遇罗文带陈碧珅去西便门印刷厂联系印刷。童志侠独自骑车回家。碧珅问遇罗文，为什么没派童志侠活儿，遇罗文宽容地笑着说：“他特别有意见，认为这些事务性工作不屑于总编辑干的，辩论会他也从不参加，认为辩论没用。”

第十五章

瑞阳穿上鹿皮夹克，戴上褐色人造革手套。哥哥瑞梦斜着眼睛看着一向不修边幅的弟弟，心里很诧异。瑞梦是演旦角的京剧演员，剧团解散了，他闲居在家。

瑞阳来到碧珅家，漆黑的两扇大门，高高的门楼，他穿过长长的门庭进到院子，听见一位带着南方口音老太太念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紧跟着德是陈碧珅的声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陈碧珅!”瑞阳喊。“唉－－“随着清脆的回声，碧珅迎了出来，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的毛衣，像个天使。”奶奶，我不念了，有个同学找我。”“你爸爸下班回来又该说你了。”

爸爸看这回运动的阵势不必以往，似乎大有刹不住车的趋势，就把孩子们牢牢地栓在家里，教他们读英文。他对最心爱的女儿也最担心，这时他才发现，碧珅的性格是如此桀骜不逊，刚愎自用。“她怎么会变成这样？”爸爸想：“从小百般的宠爱，她自己的出色使她忘乎所以？又不完全是。母亲的挨打，外婆的被轰给她刺激甚大，她看着她母亲被鞭打的伤痕，咬牙切齿地说：‘妈妈，我要给你报仇!’但愿她早忘掉了。怎么才能让她安心呢？”他买了一个小红本，如同碧珅七岁时，他为她买了个大红皮球，写上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

日，然后用英文写了这样的话："我不爱学习，天天没有提高，天天没有进步，只有一天比一天老下去。"让陈碧珅每天早上念一遍，作为箴言；又请奶奶教她习古文，练大字。陈碧珅虽然表面听从了，还是跑了趟新疆。爸爸仍没灰心，奶奶也继续教她。

奶奶担心地看着正在谈话的碧珅和瑞阳，"让我帮你卖报纸吗？""不，只是来看看你。"瑞阳看到奶奶焦急的神情，说，"我走了，有时间再来。"

瑞阳一转身，与推自行车的爸爸撞了个对脸。待瑞阳走远，爸爸问碧珅："他是谁？""一个同学。""好好读书吧，不要三朋四友的。"

食过午饭，爸爸检查每个人学习情况。大弟弟湘珅用英文背："来到了这个宇宙，身不由主，恰似流水匆匆，不知为了什么，也不知何处是源头。又匆匆离去，一如清风掠过荒野，我不知道飘飘然哪里是归休。"二弟用英文背道："唉，不要问从何处匆匆来到了此乡，也不要问从此地又匆匆地奔向何方，啊，多来几杯禁酒，将消除掉这些恼人的思想。"陈碧珅背道："树阴下放着一卷诗章，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唱——啊，荒原呀便是天堂。"小弟弟毛伢背的是："我在我家墙上发现一只大土鳖。"

爸爸很满意，他从波斯诗人的《鲁拜集》中挑诗给孩子们背，小儿子的课本则由他亲自编写。他对碧珅说："要因材施教，江小些，身体又弱些，偏太用功，要让他少读。湘珅智商很高，偏懒些，要多加些内容。你呢，可以再跟我学些诗词。"爸爸教了新课，唯独湘珅比别人多了一段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碧珅则跟爸爸背唐后主李煜的词，后面两句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遇罗文的家坐落在东四明星电影院南边的一条小胡同里，遇罗文对陈碧珅说："你家离我家只有一站多地，我怎么后来没看到过你。"陈碧珅说："每年寒暑假，我来得最多的就是你家旁边的隆福寺街，隆福寺里的蟾宫电影院、工人俱乐部、明星电影院，我几乎天天光顾。有一次一天连着看了三场电影《叶甫盖尼◎奥涅金》《牛虻》《红帆》，背妈妈骂了一顿。妈妈喜欢让我去游泳、滑冰，不大喜欢我沉湎在电影里，可是我可真喜欢看电影。"遇罗文说："现在只有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你想看吗？""不想。""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到樱桃沟去玩，你去过香山的樱桃沟吗？""没有。""我何我哥哥、姐姐、弟弟一块儿去过，可好玩了。"

"我怎么没见过你姐姐呀？""她已经被抓起来了，红卫兵说她写反动日记。""关在什么地方？""良乡收容所。"

遇罗文的家是三间北房，书柜靠在西面墙上，里面多是日文书。遇罗文的特长是日语，她原是个土木建筑工程师，在日本留学邂逅伯母，两人结为伉俪后回国开了营造厂，遇伯父当建筑师，遇伯母当厂长。解放后公私合营，他们很积极地捐献了全部产业，甚至住宅，遇伯母当上了区人民代表。一九五七年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遇伯父被开除公职。遇罗克是他们的大儿子，学习成绩虽然优异，却因为父母的问题没考上大学，他在红星人民公社当过农场工人。"文化大革命"前，他到人民机械厂当了一名徒工。遇罗克为了能够安静地读书、思考，要求父母把东边堆煤的小过道腾出来给他住。放射着奇异光彩，给一代人以启蒙，深深地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出身论》一文就是在这个小煤屋里诞生的。

遇罗克下班回来，看见小弟弟罗勉在摆弄自制的半导体，父亲和棋友在大玻璃写字桌上下围棋，大弟弟罗文和陈碧珅在翻看妹妹罗锦的画册。

他心里有股难以形容的喜悦，多年来辛勤探索的真理终于有机会公布于世，喜悦的后面又有隐忧。他已经识透，和某些势力进行正面的斗争，当然会有危险，可是眼看着这么多人受难，自己有怎么能不呐喊？他走进小煤屋，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我屈服于真理以外的什么东西，将是我最大的痛苦。"他的笔还没放下，听见有人进了大屋，气急败坏的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表态了，说《出身论》是大毒草。"中央文革虽然是个小组却在现阶段操纵了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芸芸终生的生杀大权。这一句话，无疑钦定《出身论》的死刑。

戚本禹的话给《中学文革报》内部带来了混乱，就连总编童志侠都是始料不及的。他和一些人一样一位中央文革会支持《出身论》。在一次有江青等人出席的人民大会堂群众集会上，他解下鞋带捆好好几份《中学文革报》，让前面的人传给江青等人，今天，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

两个成员在学校贴上大字报表态，声明放弃《出身论》观点，并向中央文革表示忠诚。最令陈碧珅惊讶的是四中"红旗"的周励，还有他的伙伴，拿个承认自己是混蛋继而又推翻的人曲印刷厂抢了只印一面的《中学文革报》并在反面发表了划清界限的声明到处散发。周励，那个使自己自惭形秽的周励，拿个超脱于一切之上，真理化身的周励，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碧珅感到不能理解。她来到四中进到"红旗"战斗组，看到那个许多人曾为他的答辩鼓掌的人，他不敢正眼看碧珅，碧珅心想"他这回又该承认自己是混蛋了"。突然，她看见吕明，自己儿时的玩伴，自从上中学后不再来往的部长儿子，"你也参加'红旗'战斗组？""啊，是你，是的，我也是战斗组的。""你们的头头周励呢？""他今天没来，你要找他，我可以带你去，他家就住在四中附近。"吕明个子修长，白白净净的面庞，唯一没变的是声音，仍旧又尖又细。"你没当老红卫兵？""旧北京市委出问题是最早的，我母亲又是中学校长，被红卫兵活埋差点死了，我哪儿还当得上老红卫兵。我们家也搬了，现在住在东四猪市大街一个杂院里。"碧珅脑子里不知怎么冒出一句诗："物换星移几度秋。"

吕明把周励家指给碧珅，说："你自己进去吧，我要回家照顾妹妹了。"碧珅说："谢谢你，后会有期。"

平安里街上有一铺面房，红漆已经剥落。这儿原是个体经营的裁缝铺，后来合并到新街口去了。周励是这家第三个孩子，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家境艰难。父亲周成十二岁就当学徒，看长子比自己当年闯世界时还大些，与妻子商量说："赶明儿叫小励别考初中了，拿了小学文凭当学徒吧。"听了父母的谈话，周励很难过，"为什么？因为穷？为什么穷？"他毫不留情的追问自己，过早的进入了抽象思维。小学六年级的办主任王老师认为周励很有发展前途，他说服了周成夫妇："你们的孩子周励不上学太可惜。"这句话打动了父母亲，"说不定这小子会有出息的，苦就苦点吧。"父亲既然下了决心，母亲自然没有异议。

机灵的周励从小很乖，他不爱哭，父母去做工，请个老太太看他，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老太太骇怕，不敢看了。稍大一点，父亲用吊带系住他的腰，上端吊在梁上，如同划地为牢。这使他在无人看的情况下不会碰到炉子上。深思的习惯是很艰难的产物。四肢受到束缚，大脑就拼命发展来补偿。

大些了，有字典帮忙，啃书成了他唯一的乐趣，父母用来裁剪衣服案桌上摆满了他的书。他大姐姐参加工作后，每月都给他钱零用，他全部用来买了书。

寒暑假，父亲让他回河北邢台老家，帮亲戚干点活儿，老家的人把他当成秀才。最让他难受的一件事事小根子饿得得了浮肿病，没治好死掉了。全村在“困难时期”，共饿死七八十口人。小根子教周励割稻子、抢麦子，还一块儿抓刺猬。“人怎么这么容易死呢？生与死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找到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得人本主意思想立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沉浸在思辩哲学里，找到使他愉快的天地。

看到茹科夫斯基的《咏歌德肖像》一诗，他兴奋起来，诗中写道：“接受大脑的自由作为他的箴言，带着光芒万丈的思想掠过这世界，他了解到宇宙的一切秘密，面对什么也不屈从膜拜!”他高声朗读起来，正在织毛衣的二姐周琴不耐烦地说：“得了得了，你自个儿看吧，吵死人了。”兴高采烈的心情遭到叱责令他沮丧。周琴瘦长的指头灵活地指挥毛衣针，她看见同院的彩萍穿了件凤花的粉毛背心，随即拆了旧毛衣，依法炮制，她用平日节省下的早点钱买了一两黑线，配在旧绿线上，“一定要赛过彩萍那件。”她抱着十足的信心，飞快地织着，忽然她记起母亲的吩咐，说：“小励，去买斤馒头来。”自己则放下毛活儿，淘米熬粥。周励放下书本，结果粮票和钱，诗句还在脑中盘旋，“好汉无垠的宇宙，渺小的我，我，我又是什么呢？”他想：“买完馒头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拿起网兜走出大门，看见一个女孩子正要进门，她，是被喻《中学文革报》铁杆儿派的陈碧珅。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我自己，我根本不在乎倒霉不倒霉，问题是我们‘红旗’战斗组十几个人，我也不能让他们倒霉。”简单明了的几句话让碧珅哑口无言。尽管心里觉得这么做实在不对劲儿。

《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

十六章

《中学文革报》被戚本禹定性为“反动报纸”，《只把春来报》受到《红旗》杂志的私下警告，让他们“别错了大方向”，也办不下去了。

瑞阳弄了些去成都的火车票，带着他的伙伴并邀请遇罗文、童志侠。王建复。陈碧珅一起去。

碧珅知道，爸爸这次绝不会放她出去了，爸爸对她的所有朋友，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不满意，爸爸已经明确地提出来，希望碧珅和他们断绝来往，呆在家里好好读书。陈碧珅想：“现在正是大家共患难的时候，有难同当吧。”她留了个条子，请家里人，尤其

是奶奶不要担心，收拾了几件衣服和瑞阳他们再次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同行的十几个人都是男孩子，其中有个姓叶的郁郁不乐，不和任何人讲话。王建复告诉碧珅："他爸爸是师范大学教授，他妈妈在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了，因为邻居诬陷她藏枪，实际是为了平日有些口角而已。"

峨眉山被誉为"天下第一山"当之无愧，绵延起伏，气势磅礴。从山下到山上共九十里，瑞阳一声令下，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往上爬。

陈碧珅仗着在学校练的长跑功底，一开始走在最前面但渐渐被男孩子们赶上，超过，竟落到最后了。遇罗文先耐着性子陪伴她，不久，就对自己的骑士精神感到羞愧，她房契了碧珅径自走了。

视勇敢为人生的第一品质的陈碧珅看看四周渺无人迹，前怕野兽后怕土匪，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她想起了在学校，大家爱唱的一支歌："革命战士雄纠纠，雄纠纠，无产阶级的硬骨头，训练敢朝刀山走，泰山压顶不低头。""这个峨眉山又没压顶，不过爬上去罢了。"这个思想给了她勇气，她拄着树枝，一步步向前进。渐渐地，她忘掉了害怕，一切这样的静谧，只有叫不出名的鸟儿在唱歌，她边走边欣赏这深山老林的景致。她不知道，有个人一直在远远地保护着她，看着她，这个人是瑞阳。瑞阳坎碧珅越走越慢，就停在一棵老树旁，抽出一把小腰刀在树干上刻"四中"两个字，她精心地雕着，等待着碧珅。

两腿酸疼的陈碧珅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单腿跪着给一棵大树拍照，定睛一看，竟是瑞阳，她惊喜地发现了亲人，"瑞阳－－"她喊道。

瑞阳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把陈碧珅全身披挂转移到自己身上。"你现走吧。"碧珅说，她已有了遇罗文羞于和女孩子走路的经验。瑞阳不理会她的话，继续和她并肩走着。

"你饿不饿？"瑞阳问。"嗯。"碧珅应道，"早就饿死了，可在这儿……"话没说完，碧珅看见前面有几座房子，他们走过去，才知道是座庙宇。

有个老和尚坐在门口，任凭问什么，他只是不开口。碧珅想起红八月，班里的红卫兵回来谈笑风生地讲述，冲进清真寺，一棒子一个打死阿訇的事情。"峨眉山已经遭到红卫兵的洗劫了。"碧珅想。果不其然，那个老和尚在想念庙里九十多岁的老主持，他被背下山受训去了。

瑞阳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了胡萝卜，削干净皮，送给碧珅。

快到金顶时，瑞阳跑上去，看他的伙伴正在大嚼花生粘，瑞阳把桌上全部花生粘包起来，冲下山给碧珅，他的伙伴在后面高喊："兄弟收下留情哟!"

第二天一早，碧珅和瑞阳他们披着在旅店（即是金顶古庙）里租的棉大衣，四点多钟在金顶上等候看日出。云彩在脚下像汪洋大海，大家静静地谛听着，太阳的脚步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了？太阳先把它夺人的光芒垂出云海，把翻滚的云海上空几片漂浮的云照成金黄色，接着，太阳一跳一跳露出笑脸，越升越高，云海在不知不觉消失了。

下午四点钟有佛光，佛光不是每天都出现，可是碧珅和瑞阳看见了，远处的天空中有个大光圈，你冲它招手，里面有个人影也冲你招手，据说有些人便以为是神仙在召唤，毫不迟疑地跳将下去，落个粉身碎骨。

回到成都省机关驻地，瑞阳拉童志侠一起去越南参军。童志侠说："你给我一天的时间考虑。"说完眨巴眨巴眼睛。碧珅不加思索地说："我也去。"瑞阳说："你是女的，去干吗？你甭去。"口气相当坚决。碧珅不再坚持。

童志侠经过一天的思想斗争，终于给瑞阳一个满意的答复，碧珅眼巴巴地看着他俩登上了去广西凭详方面的火车。

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房屋、商店、机关、饭店……凡能涂漆的地方都被刷上红油漆，美其名曰："红海洋，红心向着红太阳"。去年十一月初碧珅来时，人们的狂热仅仅限于夜里听见"最高指示"颁布，从被窝里爬起来游行欢呼。事隔不到半年，成都已经变成一个战场，两派忙于建墙头堡垒、战壕工事，推土机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叭""叭"的炮声不断，飞机场被冲击，人们互相警告："水井里被投了毒，小心。"

大街上，有一派抬着一个年轻姑娘的镶黑框的肖像游行，武斗中，她是位勇敢的机枪手，在扫射对方的时候，中了流弹牺牲，成为她所属派别的哀悼对象和学习榜样。

同来的伙伴各奔东西，遇罗文接到他家中的来信说没有什么事情，陈碧珅和他一同返京。

回家后，才知道奶奶为她急糊涂了，有一次吃饭呆呆地发笑，稀饭顺着嘴角往下流。

碧珅在遇罗文家碰见童志侠，"怎么，你回来了，瑞阳呢？"碧珅感到很意外。"我们都回来了。我和瑞阳翻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时，蚊子像苍蝇一般大，我们把袖口、裤脚都扎了起来，仅有巧克力充饥。我当时真是极度后悔，叫苦连天，瑞阳居然一声不吭只埋头探路前行。我们终于过了友谊关，走到公路上，向行人打听河内的方向，人们笑着给我们指路，虽然是见多了像我们这样的'越境者'，走了没几步就给抓起来送进收容营。收容营里发给我们一种米饭菜团，真是难以下咽，很快就把我们遣送回来了。""瑞阳现在在哪儿？""我们到北京后一下火车，瑞阳就回到四中去了，我问他是不想家，还是真的对四中那么热爱，他没回答。我们回来三天了，现在他有可能在家。"遇罗文说："我真不明白，你们想革命为什么非要往越南跑，中国有这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往别人的国家跑？"童志侠说："实质性的问题你有权利有能力解决吗？"遇罗文不再做声。

见到童志侠的第二天，瑞阳来到碧珅家，碧珅高兴地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欢迎抗美援朝的英雄凯旋！"瑞阳笑而不答。"今天晚上我们有个行动。""什么行动？""我还想继续办报纸，但纸张控制得很严，买不到了，我们'请'点去。""怎么个'请'法儿，会有危险吗？""没有。"碧珅担心地说："明天早上我到你家看看你还在不在。""行。"碧珅一夜不曾合眼，天一亮，她匆匆收拾自己一番出发了。瑞阳家在海淀区邮电学院宿舍，从碧珅家去要倒三次车，一个多小时路程。当她气喘吁吁地爬上四楼，急切地敲瑞阳家门时，听见屋里一片叽叽喳喳。"谁？"瑞阳的声音，碧珅不由得一阵欣喜，"你还在。""进来，进来。"瑞阳还是那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神情。"我们正在摆老玉米宴呢。"屋里乱七八糟，五六个男孩子坐着，靠着，每人手里拿根金黄色的老玉米啃着，他们对碧珅略略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这都是我们编辑部的。"瑞阳边介绍边递给碧珅一根香喷喷的老玉米，碧珅接过来，放到桌上，她有些不好意思加入这老玉米宴。她静静地坐在一边翻阅一本过

期的《人民画报》。她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昨夜拉着平板车“请”纸没成功，回来时顺手牵羊到附近玉米地“请”了几十根老玉米。这时，瑞阳问这伙朋友：“红八月时你们哥儿几个怎么没发呀？”“吓都吓死了，还发呢？”一个白白净净的男孩子回答。他父亲是教授。“你问别人，你呢？”有个高个子，满脸痤疮的男孩子反问。“我文革一开始，他就去兰州了。”碧珅想和瑞阳单独呆一会儿，瑞阳走进厨房，碧珅跟了进去，“他们都是才子。”瑞阳真心称赞他的朋友们。他开始剥老玉米，“这些给你。”他拿过碧珅肩上的书包，一根一根向里放着，“够了，有几根就行了。”碧珅不忍拂他好意，“看样子，你们的‘宴会’还要开很久。我先回去了。”瑞阳没挽留。

七月份，东三省的武斗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哪个地方越乱，向那个地方拥去凑热闹的人越多，去那个地方的火车票越不容易弄到，没有火车票也无妨，火车拥挤得能把站着的人抬起来，脚不沾地也摔不倒，行李架上、椅背上都坐着人。许多人从窗户爬上爬下，蔚为奇观，从大串联开始，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不甘寂寞的瑞阳想去东北撞大运。他找碧珅告别，碧珅首先发现他的右眼有些异样，瞳孔比左眼的大。“你眼睛怎么了？”“中了粒气枪子弹。”瑞阳一指右眼窝下房的一个小红点。“我这只眼睛这辈子就这样了，瞳孔永远放大，视力一点零。”口气中没太多惋惜。“谁打的？”“前几天，西单商场武斗，我赶去了，帮助和我不错的那派，吃了粒子弹，当时流了不少血，他们把我扶下来，给我吃了点蛋糕。”“真是太不值了，你这是何苦呢？”“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永远不回来了。”“啊……”“咱们去北海公园玩玩去！”尽管早已知道瑞阳是个下了决心就决不会改变的人，碧珅还是试图作最后的努力。“大不了我们就去农村插队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农名一点意思也没有！被牢牢地钉在一个地方，终日与土地打交道，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碧珅明白瑞阳逃避的是什么，但在东北又能找到什么呢？

他俩走到东四把角的冷饮店，碧珅从蓝色小钱包掏出一块钱，买了包太妃糖。“我知道你口袋里总要装糖的。”碧珅边说边递给瑞阳。瑞阳买了四瓶算奶，一个人两瓶。他看碧珅不好拿，又从碧珅手里拿回一瓶，看看四周无处可放，就放进蓝制服的下口袋里。

吃完酸奶，他俩溜溜达达地来到北海公园前门。公园里冷冷清清，游人稀少。

瑞阳看看满池的盛开荷花，“我们划船好吗？”“当然好。”瑞阳去租了条船，“我划。”碧珅抄起双桨，瑞阳坐在船头看她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划着。“划得还可以。”“我上初一的时候，参加过什刹海花样滑冰训练班，夏天，教练让我们划舢板，跳芭蕾舞，跳鞍马，游泳，今天，让我觉得，这一切并没过去。”“别欺骗自己了，我们美好的日子已经不会复返了。”碧珅的心冷了半截，她不再阻拦他了。“我也想过自杀……”“真想自杀的人不说，只要装作淹死就可以了。”瑞阳的话冷得出奇。他观望着碧绿的湖水，好像碧珅现在投水自尽，他只会欣赏她的选择而绝不会去救似的。“我到了东北，就准备把我的学生证放在一个死人兜里，让人觉得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别再麻烦我了。”“失踪以后，你做什么呢？”“入伙当绿林好汉，也叫土匪。”“天哪，瑞阳！”“可干的事情多着呢，东北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东北离苏联也不远。”“不会去苏联，那样性质就变了。”

碧珅想："瑞阳究竟想干什么，又能做成什么，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我又何必刨根问底呢。他对社会强加给他的命运桎梏不满，千方百计想打碎它，我只需要为他祝福就是了。"第二天，碧珅去瑞阳家，人去镂空。从此以后，碧珅再没得到瑞阳的任何音讯。碧珅后来听到童志侠的一番话更是令她心碎。

童志侠对陈碧珅说："我和同班同学何大明再青岛海边上躺着晒太阳，何大明说，你看瑞阳多勇敢，为了反抗命运争取自由，连他深爱的陈碧珅都无法将他羁绊。""不是这样的，我何瑞阳不过是普通朋友！"碧珅打断了童志侠喊起来。"着在你也许真这样想的，但瑞阳推崇你，爱你是事实，我相信这种看法是深入每一个《只把春来报》的人的心的。"

住在钱粮胡同的张玉海，也就是"老玉米宴席"上满脸痤疮的高个子少年在路上碰到陈碧珅也向她讲述了类似的话。"唉，瑞阳，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碧珅难过地想，"可是我知道了又能怎样呢？我一直把瑞阳当兄长，瑞阳也知道，我的注意力是在遇罗文身上。"

第十七章

武汉大气来了，"红总司"和"百万雄狮"派。

刘兰的姨是武汉某中学校长，刘兰不放心她，邀请碧珅同去武汉看看她。他们来到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武汉，好在刘兰的姨还平安。碧珅忍受不了武汉挥汗如雨的湿热气候，一个星期不到便逃回北京。

回到北京，遇罗文、遇罗克、童志侠都不在了，他们和几个女孩子到东北串联去了。

碧珅如果知道，遇罗文怀里时时刻刻揣着她的照片，照片的背后，遇罗文若题一首赞美她美貌的小诗就好了，起码她的虚荣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可是碧珅常常感到的，是遇罗文给她的难堪。遇罗文说："你需要经过很多磨难才能成长起来，不要以为这话是我哥哥说的，因为你一向认为，这样的话只有我哥哥会说。"遇罗文对女孩子并不感兴趣，事隔多年以后，他和陈碧珅再度相逢，他说："当时我还不需要爱情。"更何况他视碧珅为温室中的花朵，不谙世事的小毛丫头，他自有他的成熟。

遇罗文的英雄本色表现在，自制土炸弹，炸药里放钉子，试验时，炸弹爆炸，钉子把他英俊的面庞扎了几个血淋淋的洞，遇罗文毫不介意，他和碧珅、刘兰一样，酷爱化学，停课不忘发明。

和遇罗文同去东北串联的有个叫张富英的女孩子，回来对碧珅讲述一路上遇罗文对她嘘寒问暖，还在枪林弹雨中救了她的性命。令碧珅不能理解的是，遇罗文到底喜欢谁？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自、她的骄傲受了伤害，她，这么一个从小被众星捧月般长大的人，多少男孩子对她梦寐以求，现在屈尊来爱遇罗文，遇罗文还要在她和一个各方面远远不如她的女孩子中间挑选，仅这一条，她就把对遇罗文的爱判了死刑。她不露声色，对遇罗文一如既往。遇伯母对罗文说："碧珅笑起来真甜美。"遇伯父对罗文和碧珅说："别把时间浪费过去，我教你们两个日语吧，只要好好学，六个月就能当一流的翻译。"她从书柜里

抽出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介绍说："夏目漱石石日本有名的作家，《我是猫》的地位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差不多，就拿《我是猫》给你俩当教材吧。"碧珅高兴地同意了，罗文则不十分情愿，她认为学习外语纯属浪费时间："有翻译，我何必要学外文。"可又不好直接反对，学起来，并不积极。遇伯父每次考核，他的成绩必落在碧珅之后，又不服输，嘲笑碧珅只会死记硬背，遇伯父替碧珅解围："学外语就是要死记硬背。"罗文才没词儿了。

罗文发现，碧珅不仅深得父母的欢心，连小弟弟罗勉也喜欢她。罗勉说起话来慢声细气，他很少与人交谈，见了碧珅却有话说："做毛主席纪念章费了多少铝啊，要是用来造飞机该多好呀！"他酷爱自然科学，对政治极为反感。

家里唯有罗克和碧珅关系不太融洽，双方第一次接触，互相都没什么好感。那是碧珅刚刚从新疆回来，她带了两盒葡萄干送给遇罗文。遇波哦目请碧珅改日来吃饭，并送给碧珅一个金黄色的尼龙网兜，"孩子，这是朋友送给我的，他们没有抄走，你拿去用吧。"

碧珅应邀来到遇家，正式见到遇罗文，原来只在辩论会上匆匆缉见过他一面。遇罗文正在和罗文商量，与《中学文革报》全体成员去香山游玩，遇伯母说："碧珅，你和他们一块儿去吧。"碧珅说不太想去，遇罗克立刻表现出满脸的不悦神情，扭过身去不再理碧珅。碧珅对他的印象是：个性太强，又喜欢勉强别人的意志。要知道，陈碧珅不喜欢支配别人，但是更不允许别人支配她。

遇罗克暗示遇罗文，不必什么事都对碧珅说，"她只是为感情儿狂热。"罗克对碧珅的评价。

罗文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哥哥当然言听计从，他串联去东北，带来一枚手榴弹，埋在香山，学多人都知晓此事，他偏偏就是不告诉陈碧珅。

《中学文革报》还没垮台的时候，有一天，罗文和碧珅在罗克小煤屋的桌子上写下期的文章。罗克兴奋地好像阵旋风似的回来了。他说："我经住了考验，工厂里一群人打我，围攻我，让我承认《出身论》一文是错误的，我知道了，我不会当叛徒的。"碧珅感到，罗克实际上单纯、透明，与他有些抑郁的外表很不相符。

罗克双手托着头，眼睛在白边眼镜后面闪着灵活的光，靠在枕头上，两只脚没脱鞋伸在床外边，他对碧珅和罗文说："我永远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说我是革命的。第二，我不会叛国。现在这么不公平地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万一打起仗来，肯定会有人叛国的，可是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三，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要是听人说'遇罗克自杀了'，那肯定是谣言，我决不会的……"没想到这一席话把碧珅惹哭了，他忙打住，说："你们写吧，你们写吧，我不打扰你们了。"罗文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不久，罗克发现，他的行动已经被人跟踪。他回家，对正在跟父亲学日文的碧珅、罗文说："我走到哪儿，这两个人跟到哪儿，我转身迎着他们说：'你们老跟着我干吗？'他们一身不吭走了。我又继续往前走，他们还跟着，我又对他们说：'要不咱们玩点什么，老走多没劲啊。'他们还是什么也不回答。"

十一月初，天气渐渐冷了，碧珅穿了件小棉袄，外面罩了件蓝色的大襟一幅，更显出她身段的苗条。她背着书包，里面是日语语法书，遇伯父借给她的，陈信地编写的，遇伯父

很欣赏陈氏的教材。

敲门进屋，觉得气氛凝重，与往日大不相同，遇伯母、遇罗勉坐在四方桌旁，遇伯父坐在靠书架的椅子上，遇罗文站在屋子中央，遇罗克端坐在写字台前，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陈碧珅脸上，好像早就在等候她的到来。罗克为什么没像平日去上班？今天又不是星期天，“大哥……”不知从哪天开始的，碧珅已把罗克当成精神上的兄长，她每次尊敬地喊罗克“大哥”时，罗克哥哥是欣慰的。她发现罗克有话对她讲，便询问地打了声招呼。“你坐下。”罗克指着写字台左边的椅子。“你是知道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有人跟踪。”“是的，我们没做任何坏事，用不着怕。”“可是你知道的，说不定哪天他们把我抓起来也是可能的，这一段时间，我做了反省，我没作过哪一件事是对不起人民的，我扪心自问，我是无愧的。为了预防不测，我泄了一封信给陈毅，他曾说过，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不应当存在鸿沟。”遇罗克说这话有他的根据，当清华大学第三司令部控制了所有纸张时，陈碧珅和阎世钧去清华大学找到“三司”司令－－风云人物 大富。听说 大富听说是《中学文革报》要纸，连说：“不给，不给！”“为什么？”“《出身论》是错误的。”“我们辩论辩论吧。” 大富感到这女孩子难产，抽身想跑，嘴里连说：“不屑一辩，不屑一辩……”碧珅不肯罢休，跟在他后边追，惹得满院子人哈哈大笑。遇罗克说：“我可不敢追蒯大富满院子跑，咱们写封信给他，让他和咱们在王府井辩论，把他驳个不亦乐乎怎么样？”碧珅说：“他不敢来的。”罗克泄了封邀请信，果然入碧珅所料，没有回音。

碧珅像：“我曾发过誓，要站在被迫害被压迫人的一边，哪怕只充当一个‘1’的数目字。我当然要帮助遇罗克，因为我明明知道他是对的，我和别人区别也就在于，我知道对，我就要去做，我痛恨口是心非。”罗克以为她还在犹豫，就又说道：“为了千千万万受迫害的青年，我牺牲心甘情愿，只是……”“你不要说了，我去就是。”全屋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第十八章

自从给陈毅送信后，罗克哥哥的处境仍很危险，遇伯父、遇伯母不再抱怨孩子，遇伯母经常想方设法做些可口的饭菜，每道菜名称很别致，原料并不复杂。“九曲肥肠”给碧珅印象很深。遇伯母把煮好的猪大肠剪成一小段一小段，拖上细细的面粉放在油锅里炸，炸成焦黄后，放在盘子里，再浇上勾好的糖醋酱油汁，撒上蒜片，味道奇特。遇伯母先用饭盒装上饭菜，留给罗克弟弟第二天带到工厂去尺。每个人分得四块“九曲肥肠”，碧珅从自己盘子里拿出一块，放进罗克哥哥的饭盒，罗克说：“谢谢，你吃吧。”

遇家的经济来源是遇伯母的工资，遇伯母经常卖些东西，她有次一边打算卖鸭绒被子，一边说：“拿去，拿去，都拿去，我什么也不要。”遇伯母喜欢喝二两，她吧酒藏再米缸里，喝时拿出来倒一盅，然后把瓶子再放到里屋。遇伯父不爱喝酒，他和遇伯母都吸烟。礼物有两张单人床，靠窗户的那张是遇罗文的。靠墙那张床旁边有一个大面缸，里面是一缸发面，遇伯父做饭时，从里面抓起一坨面，使碱，或蒸包子，或蒸馒头。遇伯父平时做家里

全部家务，买菜、做饭、做菜、收拾屋子。遇家屋里有自来水龙头和下水池，很方便。

他们绝口不提惟一的女儿。有一个星期天，遇罗文、遇罗勉整装待发。遇伯母拎这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装满了芝麻酱，她举得高高的，对走到屋门口的兄弟二人说："别忘了把这个给你姐带去，她爱吃。"正巧碧珅来找罗文，问他们去哪儿。"去看我姐。""她再哪儿？""良乡收容所。"

社会上关于遇家的谣言纷纷，关于《中学文革报》的传说也很离奇。碧珅得知，某校公布一张《中学文革报》人物名单，她被列为第四位，紧接着公布她的出身"高知"。遇罗文笑着对碧珅说："如果些《中学文革报》内幕，你是最清楚的。"碧珅很现实地说："我希望咱们一块儿去插队。"这是当时明摆在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前的出路，如果不想象瑞阳般地消失。遇罗文说："咱们倒一个没人烟的荒岛上去鲁滨逊的生活。"这是他很少流露初的对现实的厌烦情绪。碧珅想。遇伯母搭茬儿说："以后我能给你们做做饭，我就非常满足了。"这话让碧珅及其感动，可这平凡的可爱的愿望能成为现实吗？碧珅觉得自己喜欢遇伯母已经超过喜欢遇罗文。

有天下午，碧珅来找罗文，罗文不在，他带着一位沈阳来的孙刚到张富英家玩去了，遇伯父挽留碧珅："今天我教你下围棋好不好？围棋学会了可是有意思拉。""可是伯父，我对围棋不感兴趣。"

碧珅的爸爸和三个弟弟都喜爱围棋，经常对弈、鏖战，在潜意识里，碧珅有些暗暗憎恨棋类。

她从小的玩伴是大弟弟湘珅。七八岁时，湘珅迷上了象棋，拉她一起下，开始用她双炮将总置湘珅于死地，湘珅不气馁，想法破了她的战术，从此她一蹶不振，再没赢过一局。后来无论湘珅怎样恳求，她也不下象棋，湘珅只好找别人去下，她也从此失去了玩伴。每当她看见爸爸和弟弟们做这些"男孩子"的游戏时，总感到自己失落了一样东西。每当她看见湘珅和江亲密无间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和他们之间有个无法逾越的距离。她装扮江，给他带上头巾，穿上裙子，江对她这套玩法十分气愤，扯下头巾，扔掉裙子，她只好作罢。她带着小弟弟淮堆雪人，从家一直长跑到景山，哄他入睡，心里也满怀惊慌，他一旦长成男孩也会失去。她的欢乐中总有某种不安，这种不安首先起源于象棋。"兴趣是培养的，围棋很简单，我一教，你就会。"看到遇伯父的热心，碧珅不好意思再推卸，她坐下来。

"崇基。"遇伯母推门进来，余悸满面，"我今天差点儿见不着你。"她把书包放在地上，瘫坐在席梦思床上。"电线漏电烤着了工棚，被我首先发现，我扔下笤帚赶紧叫人，免了场火灾。厂长说：'多亏老王同……多亏老王，不然工厂就完了。'"遇伯母多想让厂长叫他一声"同志"，可是这位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厂长，临危不乱阵脚，敌我界限分明，即使你挽救了工厂，保住了我的乌纱帽，阶级敌人还是敌人。遇伯父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故，是建筑史上的不合规格。"

遇伯母救火的功劳无人表彰，她继续扫地，边劳改边接受群众专政，她原是这个厂的副厂长。

第十九章

一九六八年来临了，神州大地像一个健壮的人被戳了几枪，留了几个窟窿，流了些血，伤口还没溃烂，只是有些发炎，红肿了几片。

陈碧珅从梦中惊醒，是早上九点，她的心还突突地跳个不停，梦中有四个强壮的警察在遇罗文家翻箱倒柜，遇伯父站在一旁看，无可奈何。一种不祥的感觉紧紧抓住她，她从热被子里跳起来，迅速穿好冬衣，胡乱梳洗一下，穿上大衣围好头巾，没和奶奶打招呼，匆忙向遇家走去。

她没有看到遇家胡同的附近停着辆“红旗”牌轿车，也没注意到遇家院子里出奇地寂静，她一个跨步踏上台阶，敲敲门上的玻璃，“进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她打开门，迈进门槛，不觉傻了眼，屋中的情景和梦中一模一样，四个警察正在东搜西找，遇伯父和他的棋友站在书柜旁，有个穿军大衣、戴领章帽徽的军人坐在席梦思床上，碧珅吓哭了。

有一个警察从米缸里翻出了遇伯母的酒瓶，另一个警察拿到了些相片簿。

“这些东西我们带走。”军代表站起身来堆遇伯父说，“你每天到街道委员会汇报你的行动。”

遇伯父毫无反应地听着。“你，”军代表对来下棋的老头说，“回去对你们居委会汇报今天的事情。”老头点头哈腰地说：“是，是。”

军代表走到门口，看看脸上挂着泪珠的陈碧珅，改换较缓和的口气说：“跟我们走吧。”碧珅回头望望遇伯父。活像一只被抓住的小鸟，只好跟军代表、警察离开遇家。军代表拉开小汽车的门，让她上去，她被带到东四派出所，她看见了孙刚。“孙刚！”她叫道，“遇罗文他们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我一早就被带到这里。”孙刚是哈尔滨高三学生，看到《中学文革报》，到北京来找《出身论》的作者，结识了遇家。一月五日是遇罗文二十周岁生日，遇罗文

、碧珅和孙刚三人曾去北海照相。孙刚体魄健壮，性格直爽。

警察把碧珅带到一间大屋，军代表坐在桌子中间，几个警察立在一边。“你看看遇罗文写的下流话！”一个警察递给碧珅一张照片，背面是遇罗文的字：“春光好，春光好，万紫千红风袅袅貌比春光姣。”碧珅想起了照这张相片的动机，是为了纪念她身体的一个变化。

“不许你们这样对我说他！” 她狂怒地说。全屋人为之一愣。

“你为什么帮遇罗克送信？” 军代表问。

“我觉得他做得对，我想帮他”。 碧珅照实回答。

“你让阶级敌人当枪使了，他们并不信任你，他们的许多事你都不知道，告诉你，遇罗克是阶级敌人，他今天早上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 啊，遇罗克，被抓起来了，长久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成了事实。还被冠以“阶级敌人！”

“遇罗克平时对你说过些什么…… ” 不知军代表还是警察问。

“他说社会主义光明面毕竟是多的。” 碧珅答

“你不要以为他们光在政治上不信任你，遇罗文也并不忠于你。” 这又是哪儿来的一发炮弹？碧珅想起了张富英，那张大大的嘴，那副老脸的笑容，她爸爸因为什么事情被关进监狱，她的舅母被一名高干夺去……派出所不应当成为情场的裁判场。

陈碧珅不再理会任何问题，她请求军代表：“放我回家吧，我奶奶该着急了。”“你回去写份材料，平时遇罗克都对你说过些什么。”军代表说。“这太好办了。”碧珅想，遇罗克令她感动得热泪直流的话语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她点点头。“请你们不要把我的事告诉我们家。”碧珅每次到遇家都是偷偷摸摸，只对家里人说上学校了。家里人做梦也想不到碧珅会撒谎，对她的话从不怀疑。军代表点头应允。“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我姓王。在北京市公安局。”军代表补充说。她说话带山东口音，一看就是扛枪杆的出身。

碧珅回到家里，对奶奶推说不舒服回到自己屋里，倒在小床上。她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是觉得急、急、急，她急的是遇罗克，警方的火力集中在遇罗克身上，哪个瘦弱、背微驼，样子有些抑郁的人。

《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川流不息来找陈碧珅，从他们那儿，碧珅零零碎碎地知道，早上，遇罗克在工厂被捕，许多工人群众趁机打他，他衣服被撕破。遇罗文、张富英被学校军宣队叫去谈话，张富英不相信遇罗克被捕，斥责军宣队胡说。这一切行动都是在早上九点钟同时进行。

“看来警察的话是真的，遇罗文和张富英……”碧珅暗暗咬了咬牙齿，“不过，现在这并不重要。警察眼里，我不过是个迷恋遇罗文的傻瓜，张富英才是他志同道合的意中人。”

碧珅后来从李金环嘴里得知，遇罗克、遇罗文曾让张富英和李金环参加一次“行动”，打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诬陷遇罗文咬上山打游击。

遇罗文在六十五中遭到全校性的批斗，被打得鼻青脸肿。碧珅坐在床边，罗文闭目躺在床上。这时，已经无人肯登遇家的门，只有陈碧珅照来不误。“我要去营口，我们的老家，我到时候一定把你接去。”发自内心真诚的接纳，遇罗文闭着眼睛说。陈碧珅站起身来，挺直了胸膛，和张富英的角逐。她，陈碧珅终于胜了，但那是什么对手，根本不配和她匹敌。对遇罗文的这番话，她没有丝毫的感激，只有一个胜利者的快慰。

张富英继续在碧珅耳边聒噪：“你要想找漂亮的男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子比遇罗文还高。”边说边测视碧珅，自从遇罗文被捕，她俩开始说话了，张富英还解释说：“要是遇罗克不出事，我们不会理你的，我们认为，你很高傲。”

警察和张富英的话引起了碧珅的深思，遇罗文究竟什么吸引她？遇罗文外表固然不错，但吸引陈碧珅的主要是他勇敢无畏的反抗精神，这精神是他哥哥思想在他身上的返照。

第二十章

遇罗文在香山埋手榴弹一事被揭发出来，送到西山少年教养所去了。遇罗克被关进监狱，没消息。罗勉也被学校监督起来。只剩下遇伯父遇伯母，好不凄惨。

碧珅的行为被家里知道了。警察很讲信用，没有惊动她家；是师大女附中高二（四）班的班主任杜老师家访，被揭穿的。杜老师问她为什么总不上学校。在旁陪坐的母亲目瞪口呆，说碧珅几乎天天去学校的。杜老师摇着头说："陈碧珅，你这就不对了，怎么可以对家里撒谎呢？"母亲更是如晴天霹雳，这个从小被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这个全家引以为荣的女儿，这个品学兼优、以坦率诚实著称的女儿竟对父母、奶奶进行欺骗，她不到学校又不告诉人，肯定去遇家了，"撒谎是道义上的失败！"母亲当着杜老师的面对她厉声斥责。"这下我可在家里呆不下去了。"碧珅对杜老师说，杜老师说："快快去学校吧，现在解放军进驻学校一段时间，秩序恢复多了，回校闹革命吧，要斗、批、该了。"

母亲送走杜老师，看见陈碧珅垂头丧气地坐在圈椅上，她余怒未消："遇家是不能去的啊，你真像遇罗文母亲说的，你和遇罗文志同道合吗？你们是什么'志'、什么'道'呢？"母亲对陈碧珅接触什么人，从小就非常留心，对于碧珅交往频繁的同学，她都家访过她们的家长，何况那些都是女孩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碧珅吧游泳证丢了，被一个男孩子捡到，附了封信寄了回来，母亲看着游泳证上笑盈盈的女儿说："你不要给他回信，我会写信感谢他的。"碧珅经常丢东西，月票不知道丢过多少回，还连着丢了两次家里让她买东西的钱。奶奶从来不责备陈碧珅，是她一手带大的这个孩子，她了解碧珅。母亲在她连着丢钱后，沉不住气，半夜三更爬起来给女儿写信，诉说她的疑虑、她的担心，碧珅第二天看见妈妈放在枕边的信，觉得好笑。她走到正专心批改作文的妈妈面前说："妈妈，我不会撒谎的，钱真的丢了。"

妈妈舒心地笑了："那就好，那就好，我怕你……"用了这么多心血浇灌的孩子，刚刚接触社会，碰见第一个男孩子，就背叛父母和家庭，轻易丢掉好品质，怎么能让做母亲的不寒心？李素莲迫不及待地把女儿的事情告诉丈夫。陈吉气得脸色发青，他用拳头狠揍碧珅的肩胛骨，这是碧珅挨父亲有限的几次打得最重的一次，他感到胳膊有些抬不起来了。奶奶，瘦弱年迈的奶奶，听见动静，看儿子打孙女，奋不顾身地横到中间，张开两臂，护着碧珅。碧珅并不生父母的气，对于父亲的狂怒也是意料之中，她想："只要父亲能不生气，就让他打吧！"看到奶奶的为难，实在令她难过，她感到自己是个罪孽深重的女孩子。"你走吧，我们不要你，你不要带坏你三个弟弟。"陈吉已对女儿彻底失望，"她是反革命家属，她的"反骨"硬的很，我们根本管不了她！"父亲向全家宣布。碧珅看看全家，没有一个原谅的表情。

"到哪儿去呢？"碧珅走在街上，托着被打伤的肩膀，不知不觉来到童志侠的家。她问童志侠有没有钱，她想去医院照一下 X 光。童志侠把她带到海淀医院，帮她挂了号，拍了片子，医生说："骨头没事儿。"碧珅放了心。"你回家吧，童志侠。""你呢？""我自有去的地方。"

谁应对她今天无家可归负责？如果妈妈不挨红卫兵的打，如果外婆不被轰走，如果那么多人不受难，如果出身不同的人能被一视同仁，她何必要去斗争。可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平，一桩桩，一件件，就发生在她的眼前，让她怎能无动于衷，她有怎能装聋作哑，看着别人斗争，自己坐享其成？陈碧珅就不是陈碧珅了。

“到哪儿去呢？”离开童志侠，天色已经黑蒙蒙了，“对，去找杨芳。”碧珅突然想起戴着厚厚的眼镜、翘翘嘴唇的杨芳。她父亲原在国民党驻印度的外事机构工作，解放后，买了两台织毛衣的机器，让妻子机织毛衣，自己教授英文，译稿件。在碧珅家胡同口不远，是杨芳家的二层小楼，“文革”一开始，杨芳的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押送到陕西长治政治犯集中营，杨芳全家被扫地出门，她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婆婆被安置在碧珅家胡同里 133 号大院的两间小小的西屋里。133 号的房产主是个伪军官的遗孀，被剃了阴阳头不知被轰到何处去了，133 号杂院里的无产阶级住户经过财产再分配，空出两间小西屋用来安置被从二层楼扫地出门的杨芳全家。

碧珅敲了敲杨芳家那扇东倒西歪的破门，杨伯母探出头来，“陈碧珅，请进。”杨伯母看着一贯衣冠楚楚的陈家独养女儿，今天如何这般狼狈？“你这是怎么了？”杨芳正在里屋帮母亲织毛衣，探出头问。“我让我爸给轰出来了，她说我是反革命。”“你吃晚饭了吗？”杨伯母问，碧珅这才想起，别说晚饭，中饭都没吃，她摇摇头。杨伯母像变戏法似的，把一盘热气腾腾的鸡蛋炒白菜端给她，“没什么好东西，随便做的。吃吧。”又让杨芳给她拿三个馒头。杨伯母看着虽然饥饿，吃相仍不是其文雅的碧珅说：“你爸说你是反革命，我们不相信，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杨伯母这句话赛过所有的优良奖章。

杨芳家无立身之地，打个转身都要小心，别砰翻什么东西，进门就要坐在床上，吃也在床上。即使杨伯母、杨芳收留她，她也住不下去，怎么能让这个拥挤的家再添一个人？“我干脆找那个王军代表吧，她不是说我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吗？对，我现在到北京市公安局去。”谢了杨家，陈碧珅向正义路进军，她口袋里没钱，只好步行。她已经从海淀走到东城又要从东城走到崇文，半个北京都走遍了。“流浪可真不是滋味儿。”她忽然想起瑞阳。“她不知在何方，他要是在北京一定会帮助我的。”瑞阳在北京也不会有好下场，他的伙伴张玉海、沈大伟为了躲避军宣队抓“发革命小集团”，逃往缅甸，参加缅共，无畏地战死了，张玉海身中六弹，被缅共追认为“国际主义战士”。

陈碧珅踏进北京市公安局接待室大门，夜间十二点整。

第二十一章

一位年轻的警察听了陈碧珅的叙述和要求：“我无处可去，请你们帮我解决个住处。”“你等一下。”年轻警察走进楼里，给市局军代表室打了个电话。王军代表正在审查各方面有关遇罗克的揭发材料，他看到陈碧珅笔下的遇罗克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英雄，遇罗克对陈碧珅讲的话调子比雷锋、欧阳海都高。“阶级敌人真有一套，对什么人说什么话。”王军代表想，电话铃响了，他摘下话筒，听说陈碧珅要求见他。“陈碧珅，”他脑子里浮现出个满脸稚气的小姑娘，“你让她等一下，我就来。”他放下电话，把档案材料锁进保险柜，走下楼来。

他看着满脸倦容的陈碧珅，裹在一件镶着古铜色长毛绒领子的短棉大衣里，他快睡着了。

“军代表来了。”警察说。此时此刻的陈碧珅只盼望这位大权在握的军代表给她安排个栖身之地，好美美地睡上一觉，自从遇罗克被捕后她的神经一只处于兴奋激动紧张的状态，她太疲劳了。

“起来，走。”王军代表操着山东口音。“到哪儿去了？”碧珅茫然不解，“送你回家！”碧珅盼望能坐上辆红旗轿车，否则从正义路到东四六条有十几里路。真令人失望，军代表推着辆半旧的自行车，迈着矫健的大步，“看来要夜行军了！”

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着，军代表没有穿大衣，他昂着头，挺胸推着车，旁边是两手插在大衣兜里比他矮大半头的陈碧珅。

“你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和反革命分子来往呢？”王军代表觉得有责任挽救祖国的第二代。“我不认为遇罗克是反革命，我认为他是想扫除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战士。”“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你太年轻，不懂得资本家过去是如何剥削工人的，不了解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日的甜。”军代表一向认为忆苦思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走了一路，讲了一路。“你们这一套太古老了，它无济于解决今日的问题呀。”这话陈碧珅没敢说，“军代表是不会知道的，打、骂、侮辱。肉体的折磨，心里的摧残是会导致新的矛盾、新的革命。他们死守着老一套，不想研究新问题。但我不可否认，王军代表是个好人，它也热爱人民，他对工作很负责任，他想按他的方式教育我回头，可悲的是，我们了解他，他们不了解我们。”

可走到家了，大门早已闩上。军代表上前敲门，出来开门的是妈妈，她惊讶地看着这个大个子解放军，又看见一旁默不做声的陈碧珅，明白过来，“请进，请进。”军代表坐在客厅长沙发上，爸爸和妈妈各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妈妈殷勤地给军代表泡了杯浓浓的茶，用托盘放在玻璃茶几上。碧珅从未觉得家是这样暖和，她像个旁观者坐在远离他们的大圈椅上。

“孩子犯了错误，不能轰出去了事，应当教育。”军代表开口了。爸爸看了一眼频频点头的妈妈，执拗地说：“你们不要小看她，她反革命骨气硬的很，她才不认错呢，反正我家不要她。”妈妈说：“我们不是没有教育她，望政府管她，反正我家不要她。”妈妈说：“我们不是没有教育她，我们对她讲了很多道理。虽然‘文革’初期，我挨了打，但报纸已经纠偏了。”陈碧珅想起爸爸的话：“共产党跟你又没有杀父之仇，我又没有一点问题，你为什么总和出身不好的人缠在一起。共产党对我们家的恩情你不知道吗？解放前，你爷爷那么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一本书都没印出来。我那么年轻，出的书摞起来比我人都高：你爷爷搞了半天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自己的寸土，我却能买一所房子（爸爸忘了已经充了公）；你自己难道不是共产动培养的吗？”妈妈又说：“她要是交男朋友，我们也并不反对，她爸爸给她物色了一个各方面都极其出色的青年……”

“潘奇。”

碧珅想起了身高一米八五，相貌比遇罗文英俊得多得青年。那是夏天的事了，在山西阳泉当中学教员的小姑娘来北京串联，看碧珅的父母为女儿看上遇罗文焦灼不安，小姑娘暗笑哥嫂的无能，这么个小问题就如此束手无策，她出谋划策：“这还不好办，找个比遇

罗文好的就是了，凭二哥的地位，还怕女儿没人追，碧珅又是这么聪明美丽，还怕嫁不出去？”小姑姑又找陈碧珅谈话：“你怎么这么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像遇家这样的家庭，人家躲也躲不及，你怎么还往里钻？”着难道是小姑故说的话，这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校花为了嫁给她爱上的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右派学生，被发配到山西阳泉，这位为爱情甘愿受难的女神，当时全家族也是这么反对她的婚姻的，她当时的回答：“我喜欢她的才华。”今天她竟然说这种话，着首先否定的是她自己。“你知道，我跟你姑夫受了多少罪。”姑姑看到陈碧珅瞪圆了的眼镜，现身说法。“你姑夫虽然早早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前途完了，她作的曲不能出版，只能在县文化馆演唱。每次运动一来，都是挨整的对象。‘文革’开始，把我和他一起揪出来，让我们在通往大寨的路上修石头路。我当时看见红卫兵大串联纷纷来大寨，我把草帽压得低低的，我真怕你来看见姑姑这个样，你是这么要强……”接着就是个星期天，爸的学多年的同事潘编审要带儿子来吃午饭，爸爸让陈碧珅不要出去。碧珅有些纳闷，爸爸从来不爱与人交往，有空揪伏案读书写文章。五六年买下这所房子大请过一次客后，没有什么同事再来，这次还带儿子。……“陈先生在家吗？”碧珅跟爸爸迎到门口，只见潘伯伯带着一个高个子的青年，衣冠笔挺地走了进来。“潘伯伯。”碧珅经常到爸爸办公室，对潘伯伯并不陌生。“孩子一晃这么大了，怪不得我们该告老了。来认识一下，这是潘奇，我的独生子。”潘奇边与爸爸寒暄边迅速地注视了一番衣着随便的碧珅，碧珅客气地冲他点点头。妈妈从厨房出来，两手油糊糊的，潘伯伯从提袋里拿出两只肥嫩的熏鸡，“陈夫人，请帮忙切切。”妈妈看着温文尔雅、仪表堂堂的潘奇，顿时心底发出微笑：“这孩子好，真好。快坐，坐。”“这院子倒没挤进人来。”潘老先生看着庭院，与十二年前无大变化，只是院里墙皮脱落些。爸爸说：“有人要搬进来，我没让。”爸爸转身问潘奇什么大学毕业，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潘奇说：“我六五年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学的是硅酸盐专业，现在在化学二厂当助理工程师。”爸爸热情地从书柜取出两本书，“这是我翻译的《日内瓦国际有机化学名词命名法》送给你。”“碧珅高中几年级了？”潘伯伯问。“二年级。”“十九岁吧？潘奇二十五岁，他上学早，不然大学也未毕业。”碧珅不自在起来，“爸爸这是干什么？”潘奇正在看相册，里面有一张机关组织去潭柘寺春游的留念，潘奇说：“里面有您，爸爸，也有我。”碧珅指着个戴大大的墨镜的人说：“这是我爸爸，”又指着第一排蹲在地上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小姑娘说：“这是我。”一顿丰富的筵席扫荡后不久，潘伯伯再三邀请碧珅和她的父母去他家玩，就告辞了。晚上，爸妈找碧珅谈话，问她对潘奇的印象如何。“不错。”“你们可以经常来往。”爸妈高兴地齐声问。“我看不必了吧，爸爸。”爸爸笑容消失了，正色道：“你也不小了，现在升大学毫无可能，我已经教会你英、德文打字。你应当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现实些，当个打字员，组织个家庭，我们也好放心。”妈妈在旁边说：“女人是没有阶级性的，你嫁给谁就隶属于谁所在的阶级，女人的财富是青春与貌美。”妈妈，这个以独立为荣的人，也说起这种话来了。碧珅对妈妈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一种陌生感，像对小姑娘一样，人怎么都变了，仅在一刹那间啊！“我非常感激父母对我的苦心，可是我无法接受。”“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勉强你，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帮你安排的路你不走，这就怪不得我们了！”爸爸当

时是多么多么失望……

军代表和父亲在争论什么，碧珅没听进去，她像做梦一样对往事进行追忆，一件件、一桩桩，都是父母对她的爱，对她的忧虑，对她的关怀。今天，怎么能弄到这种地步，她从父母最珍爱的宝贝变成了弃儿，有家不能归，还要军代表为她做主？“我们反复对陈碧珅进行研究，她家庭出身没问题，本人在学校一直是好学生，要求进步。”

“这次是受了阶级敌人的蒙蔽，我们应当拉她，教育她。”妈妈忙说：“我们收她，她爸爸脾气急，恨铁不成钢，你不要介意。”爸爸不再坚持轰陈碧珅。陈碧珅看妈妈一再让茶，军代表连碰也没碰，她想：“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陈碧珅向师大女附中校方申请重新住校。她本来因为家远，是住校生。“文革”中，她回家住了一年半：校方张不挠老师批准了她的申请，她被分配在四楼十二号房间，房间里已经住了个初三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柳燕。

第二十三章

北京市有那么几所知名的中学，显赫程度甚于那些不著名的大学：男校是四中，藏龙卧虎；女校是师大女附中，风流人物云集。

师大女附中某张大字报指控该校为“三高”子弟学校，“三高”为高级革命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校领导极大罪状之一是打击迫害工农子弟，并举例说，本来招收了个工农班学生，几经淘汰没剩下几位，就是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结果。一九六八年的学校早已有名无实，自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贴大字报起再没上过教学课，中学生在“斗争”中分成了主要三大派别，老红卫兵派、四四派、四三派。陈碧珅回校后，看各派你斗我，我整你，实在不感兴趣，就找来些哲学书读。她发现同室的柳燕竟然和她一样，也不隶属于任何派别，也在研读社会科学的书籍。柳燕长着圆圆的脸，尖尖的下颏，两只蔚蓝色的眼睛坦率纯真地看待一切，并总像含着笑意。陈碧珅每次睡午觉醒来，柳燕都在对面床上坐着看书，看见碧珅睁开眼睛，就冲她一笑，着罕见的微笑使碧珅觉得世界洁净了不少。

虽然对柳燕印象很好，碧珅却从未和她交谈过。在陈碧珅貌似平静的外表下，一颗心在焦灼不安地跳动，遇罗克的被捕使他市区了最后的神经平衡，她产生了怀疑，许许多多模糊的不满上升成为一种要求，她想认清一些问题的性质。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谁能讨论一下呢？她突然想起一个人，眼前一亮。

周励正伏在家里惟一的那张案桌上看书，冬日暖洋洋的阳光传进玻璃窗照到他身上。有人敲门，“请进。”门被推开，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进来一个严肃美丽的女孩子。她微笑一下，又立即收敛起笑容，郑重地自我介绍：“陈碧珅，还记得吗？”“记得。”周励想起一次卖报纸，陈碧珅撅着屁股往平板车上爬，她当时小心翼翼有礼貌地掉过头去。“请坐。”陈碧珅环视四周，一个朴素的普通人家，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案桌上整整齐齐排放着马恩列

毛的著作，还有许多哲学著作，其中最多的是黑格尔、康德和费尔巴哈的著作。

“遇罗克被捕了。”“我知道。”“她不是反革命，她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他采取了非法的斗争手段没有？”“据我所知没有。”“他和你接触多吗？”“不太多，我帮他送过一封信。”“看来你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但你要明白，真理在同谬误斗争时不是无往而不胜的。”“我为他的被捕难过，我好像无法像以前般生活下去了，我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你说吧。”“我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只有想得清楚才能说得明白，你就多想想吧。”

“我有两个问题想了好久，一个人性问题，一个是群众问题。”碧珅开始倾吐自己心中埋藏很久的郁结，“红八月时，我目睹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我觉得这些行凶的暴徒，小小年级为何如此没有人性？”“人道主义精神。你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说的。”周励顺手抽出一本马恩选集，不费力地找到这样一句话：“人性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总和。”“我差点到生物学上去寻找，谢谢你教我到社会学上寻找。”周励宽厚地一笑。“你的群众问题呢？”“也是在红八月，我看到受摧残受迫害的人绝大部分斗忍着不作任何反抗，默默接受死亡。其他的人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没人仗义直言，只有遇罗克敢讲出真话，有些人心里明明同意但为其利害关系也不敢表态。所以我不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在数量上是可观的，但英雄是极少数。”“这个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历来就有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你看看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史观之发展》吧。”周励随手又抽出一本书递过来。

“你懂得这么多，你准备做些什么呢？”陈碧珅不由得佩服起周励，看来自己真找对人了。“我吗？我就想当个工人，余暇时看看自己爱看的书。”“你就想当个工人？岂不大材小用吗？”“相信命运是一半唯物主义，人之所以成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想，而在于命运。”“人的主观能动性才发挥作用。”“你真有一套。”“一套，我没有一套。我给你倒杯茶吧，说了半天，忘了你的客人。”看到周励的随和，使碧珅想起了瑞阳，“你知道瑞阳吗？你们学校高二年级的。”

“听说过，好像失踪了。”“嗳——”陈碧珅像个老太婆似的叹口气。

“我先回去了。”碧珅站起来，像株挺拔的白杨。

“下次再来吧。”周励看着碧珅，微笑着是告别，也是邀请，语气中又不容置疑的强硬。陈碧珅略犹豫了一下，接着便点头接受了他的邀请。

第二部

第一章

西城区拘留所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四周墙上围着铁丝网，吊着红灯。进大门穿过窄窄的胡同有一扇沉重的铁门。警察的瞭望室坐东朝西，南北两边是一间间牢房。

陈碧珅被推进南边第一间小室搜身。里面有个三十五六岁的女警察懒洋洋地打着哈欠，“把你兜里的东西兜掏出来。”一只蓝色的小钱包，一条宽宽的黑色镶金边的发带，是周励送给她的。女警察看她举止文雅，料她是个政治犯。“你为什么进来？”陈碧珅很有礼貌地回答：“我不知道。”这是一句实话。她还不知道触犯哪条刑律，不知道有什么错。女警察说：“这你还好得了。”陈碧珅后来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牢房夜里亮着灯，碧珅被带进二号。屋里七八个女人头冲墙、脚冲外躺着，碧珅不知如何是好。“徐丽，让她跟你睡一被窝。”男警察从小窗口命令道。一个剪短发，生有漂亮面孔的女孩欠身，热情地对碧珅说：“来。”她毫不掩饰对碧珅的兴趣。“不许说话。”警察命令。“唉。”徐丽顺从地回答，等警察一转身，徐丽立刻悄声问：“为什么逮你？”“我不知道。”“嗯，我知道了。”不待碧珅问她，她就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从她的谈话中，碧珅了解倒，她的男朋友是混血儿，叫扎西。扎西的福清是高级干部，被关起来审查，母亲不愿受辱，用刀片割断手动脉自杀。扎西和妹妹扎娜都关在这里，其他的弟弟妹妹被送进少年管教所。话的末尾，她稍微有些害羞地抿嘴笑道：“扎西高高的个儿，卷花头发，十分俊美，老出来干活，你以后会看见他的。”

徐丽的话增添了陈碧珅的忧虑，“周励现在在哪里？”碧珅想起两个小时前，他和周励正在讨论下一步做什么，警察和一大帮人冲进屋里。为首的警察说：“告诉你们，林副统率下了指示，要一打三反，首先要打击反革命。”周励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警察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周励说：“产生一切后果要有你们负责任！”警察把周励和碧珅带到男四中。碧珅的户口已转到白洋淀 庄，周励没有插队，关系还在四中。所以这帮“革命群众”大部分是四中的师生和进驻学校的工宣队。他们把周励和碧珅分别关在两间屋里，他们审问碧珅：“你们进行过那些反革命活动？”陈碧珅拒绝回答，“你们凭什么关我？”她问。双方僵持不下，过了大半小时，进来两名警察，不由分说，给碧珅戴上手铐，装上吉普车，关进西城区拘留所。“周励在学校，还是……”

“你是哪个学校的？”徐丽问。“师大女附中。”“文佳就在这屋。”文佳的名字，碧珅很熟悉，在学校时，听说文佳总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越斗越出现荒诞不经的闪念，什么蒋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极了，说出自己有坏思想，于是乎，成了反动学生。社会上，正在讨论一批犯人如何处置，被讨论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枪毙的。“文佳。”徐丽叫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坐起来，“她说你正在被讨论。”“我不怕。”文佳无畏地说。

“陈碧珅，出来。”警察喊，他们刚刚知道文佳和陈碧珅是同学，怕她们以前认识，就

把陈碧珅调出来关进旁边的三室。与此同时，她听见周励纯净的声音：“你们为什么随便抓人？”“老实点。”警察吼道。接下去室手铐和脚镣的哗啦声，陈碧珅感到心痛，像被戳了几刀。“周励，周励。”她趴到小窗口不顾一切地喊道。周励看了她一眼，深情而专注，警察冲陈碧珅威胁到：“你等着，铐你！”

这间牢房不如刚才那间整齐，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陈碧珅呆呆地站着无从下脚。此时，西北角坐起一位女孩子，她一只在倾听外面的动静，“又来了个同盟者。”她暗自说。她从枕头下拿起一副度数不深的近视眼戴上，她上上下下细细打量陈碧珅，身材苗条健美的陈碧珅穿着一件毛蓝色中式上装，下身穿一条黑色呢裤，两条乌油油的发辫垂在身后，明眸朱唇，像个爱神。

“你躺在这块板上，离天亮还早呢。”碧珅正在惦记周励，听见有人同她说话，转头一望，发现角落里有个欠起上身的姑娘。“像林道静。”碧珅下意识地想。“我想上厕所。”陈碧珅急于知道周励关在哪间牢房。“林道静”起身穿上一件半旧的深蓝色棉猴儿，走进瞭望孔，斯斯文文地喊：“队长，求茅。”好扎耳朵的一个“求”字。警察打开牢门，碧珅随“林道静”向西南角走去，警察远远盯着她们，道了厕所也就到了院子的尽头，碧珅故意说了一声：“怎么这样黑呀。”可是没有周励回答的信息。回到牢房，碧珅看看眼前沉稳聪慧的女孩子，问：“你叫什么名字？”“盈华”。“我知道你！”碧珅早听过这个名字和关于她的一些传说。“你知道我吗？”“我算你早该进来了。”盈华说。“我真没想到，有人在牢房里已经惦记我。”“小心警察，以后再谈吧。”

警察扔进一条不算太脏的黄色公被，催她们：“快睡，快睡！”碧珅无奈地躺下，有人碰她的肩，是个棕色皮肤，有着一双又黑又深眼睛，椭圆鼻孔，高鼻梁的女孩子，头发像瀑布似的披在肩上，在昏暗的牢灯下发着乌黑的光。“扎娜！”碧珅想起徐丽的话。“嗯，你怎么知道我的？”“徐丽说的。”碧珅一指隔壁。“是干部子弟吗？”扎娜问。“不是。你为什么进来？”“追江青汽车……”“起来！”一声吼叫吓了碧珅一跳。“你来了就不老实！”窗户孔上有双警察的眼睛，“起来学《毛选》!”扎娜捅捅碧珅，两人坐了起来，扎娜递给碧珅一本《毛选》，碧珅眼睛看着《毛选》，心里想念着周励，就这样度过了在西城分局的第一夜。

第二天，碧珅才看清这间屋子的全部犯人。一个是梦想变天的地主婆，军事博物馆的地皮原是她家的，她经常去那儿演讲，被抓。五个不同罪行的刑事犯，一个与街道治保主任打架的老太太，再就是扎娜，盈华。“天哪，我这是在哪儿？这是为什么？我和这些人关在一起，奶奶、妈妈和爸爸会急死的，弟弟、柳燕……周励……”碧珅觉得心像沸腾的大海，起伏翻滚，忽然，一阵朗朗的读报声传进她的耳鼓，声音沉静从容，身陷囹圄而将生死置之度外，她听着听着，心慢慢安定下来。

第二章

牢门当啷一声打开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警察站在门口，他又高又壮，一张典型北方农名的脸，大嘴，满脸皱纹，令人望而生畏。

“谁叫陈碧珅？出来。”这位是专管女室的勇队长，他从眼角冷冷地扫了陈碧珅一眼，碧珅不慌不忙的学生尽头立即使他异常反感，他吧碧珅带到搜身的小屋，打开门。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摊开夹子，让陈碧珅坐在小马扎上，“你叫陈碧珅？”“嗯。”“什么职业？”“插队。”“原来哪个学校的？”“师大女附中。”“嗯？”“什么文化程度？”“高中二年级。”“你犯了什么罪？”“不知道。”“不知道？”勇队长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他恶狠狠地看了陈碧珅一眼，好像要穿透她的五脏六腑。“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冲击没有？”“外婆被轰。”看到勇队长迅速地记下这话，碧珅感到不妙，勇队长如获至宝的神情使她感到回答错了。

勇队长看出犯人情绪微妙的变化，职业的本能告诉他这个对手虽初出茅庐却不好对付，“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傲气！”他想着合上大花夹子，“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回去好好反省，想交代问题再找我，要遵守室规，别找不自在。”

陈碧珅被带回女室，扎娜正在收拾东西。扎娜勇羊皮褥子把白缎子被、衣服、《毛选》卷成一捆，她拿着行李卷走出女室，室外一个陌生的警察在等她。

“她被释放了？”碧珅悄悄问盈华。“不是释放，也不是判刑，估计是送她进学习班，因为前一阵子队长表扬扎娜有进步，这叫‘矛盾’降级。”盈华打量碧珅的反应，问：“你看你会怎样？”碧珅自信心十足地回答：“即使站在他们的角度看，我也没犯法，我想不会关太长时间。”盈华保留地说：“看吧，到现在快二十天了还没通知你家送东西……进来容易出去难，有一个闯红灯的还关了三个月呢。”“没法律了！”“你认为法律是什么？”“我认为从来就没有法律。”“那就别谈法律了。”

扎娜走了，盈华是室里的学习号，她的任务室负责监督犯人学《毛选》。陈碧珅原来挨窗口坐，因为老趴窗户看周励，被警察调到挨盈华坐。这反而给盈华和碧珅提供了方便，她俩借机可以聊天。“你的罪名是什么？”碧珅问盈华。“我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主动把日记交给红卫兵，里面有我对共产主义的一些言论……”“为什么交给他们。”“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真理，老师曾让我写入团申请书，我弄不清共产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师和周围的人没人给我以满意的答复，我就写在日记里了。”碧珅不由得对她肃然起敬，对自己羞愧万分，她从不具备这样的深思精神，她回想自己上高中后曾积极争取入团，那些美妙的令人激动神往的乌托邦言辞不是没有打动过她，但在她潜意识里为了她的个人奋斗目标，上大学，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政治上的“红”还重要于学业上的“专”，要想上大学就得入团，自己的目的比起盈华来岂不太无聊了。“我再不会为任何实际利益做违心的事。”碧珅迅速地闪过这些念头，接着问盈华：“后来呢？”“后来，红卫兵看了日记，认为我是反动学生，抄了我的家，清理阶级队伍时，把我关进学校。我又认识了一些与我遭遇大同小异的人，他们出了事把我牵连进来了，我不知道那些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但是我们都算政治犯。”

窗口出现勇队长阴险的小眼睛，“陈碧珅，起来，坐到钟月霞旁边去。”他窥测多时，早对这两个年轻的女犯不满了。

钟月霞是个四十五六岁风韵犹存的刑事犯，她顺从地挪了挪身子，碧珅拿着《毛选》坐到她右边。

外边响起哗啦哗啦有节奏的脚镣声，清晨被叫出去批斗的犯人回来了，嘴唇上长着重重的汗毛，肥胖的小偷姚英摘了镣子回到室里，她看了一眼肩上被扯破的口子，“呸”地吐了口唾沫，“他也被批斗了！”心向无底的深渊沉去，轻飘飘地奔到窗口，周励强健的身影从窗口闪过，“还戴着背铐。”“周励，周励……”陈碧珅不顾一切地呼唤着，周励扭头看了她一眼，碧珅的心重重地摔在坚硬的石头上碎了。

勇队长气急败坏地摔门进来，看见陈碧珅倔强地站在窗口，一动不动像尊雕像，勇队长提起一副金晃晃的新手铐，一步步逼近陈碧珅，“背过来！”咔嚓几声响，给陈碧珅戴上背铐，陈碧珅觉得和周励受同样的刑罚，心头的痛楚减轻了许多。

钟月霞同情地看着陈碧珅，给她腾的地方更大些，碧珅心想：“这个女人倒还善良。”

戴背铐的第二天，警察让陈碧珅写需要的日用品。

第四天，碧珅受到家里送来的衣服、被褥、牙刷、肥皂等物，签字时，她忍不住夺眶欲出的泪水，“不知是弟弟还是妈妈。”让家里人往这种地方送东西，他们会感到屈辱和伤心的。“他们会为我多难过。”碧珅咽下一声长长的叹息。

第三章

审讯室很简陋，在前院，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根条凳。两位提审员，一位主审。主审人长的像鲁智深，又黑又胖，满脸络腮胡，表情简单。陪审员长的细高，在一旁抽烟。在通常的讯问后，“鲁智深”说：“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罪。”“鲁智深”打开语录缓缓地念道：“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她抬眼看了陈碧珅一眼，熟练地翻到另一页，一本正经地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庄重地合上语录，“怎么样，非要我提醒你吗？给反革命分子遇罗克送信，算不算反革命罪行？”“我是受蒙蔽的。”“是不是受蒙蔽，不能由你自己说，而要我们说。”“就是你们订的，是市公安局军代表亲口对我说的。”“那是两年前的事了，一九六八年一月份，遇罗克被捕，市局的警察调查出我帮他送过信。我爸知道后，很生我的气，把我从家里轰出来，我去市局寻求保护，一位军代表把我送回家，对我爸爸妈妈说：‘她是受蒙蔽的，她被阶级敌人党枪使了。’”“后来你又搞了什么反革命活动？”“鲁智深”如此偏爱“反革命”三个字，句句话生怕漏掉似的。“我没搞任何反革命活动！”“你户口转到白洋淀，人为什么不下去？周励没转户口，又是为什么？你们不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是什么？老实交代你和周励的反革命活动是惟一出路。”“反革命”帽子这么容易戴，陈碧珅不由得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为什么给你戴铐子？”“鲁智深”转移了话题，“我喊人了。”“今天就到这儿，回去好好反省，走从宽的道路，还是走从严的道路，你自己选吧！”“鲁智深”递给陈碧珅审讯记录，陈碧珅看着，“‘蒙蔽’

两个字您为什么不写？”“鲁智深”转身询问地看着陪审员，陈碧珅这才省悟到他不会写，她抓过钢笔填上这两个字，签了名，按了手印。

“看来不能张嘴，张嘴就是错，下回任他们问什么，我不说话了。”陈碧珅回到室里，回忆勇队长和“鲁智深”的腔调，“都是让自己给自己出罪证，定了‘反革命’的调子再凑材料。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我看着他们公布我们的材料再作计较。”事情不像她预料的那么简单，“他们把我们往反革命的方向推。”

这时，勇队长扔进一张白纸黑字的布告，“好好学习，尤其是你。”他用下巴一指陈碧珅，“遇罗克都毙了，这就是顽抗的下场。”

“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陈碧珅很麻木地想，“这就是两年多来我寻找的答案。”

“周励，亲爱的，是我找到你的门上，是我连累了你，把你引到这条路上。”想到这里，陈碧珅毅然选择了从严的道路，“爱杀爱看看着办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第四章

钟月霞偷偷对碧珅讲自己的身世：“我的爸爸是东北一个大军阀，一生作孽很多，晚年皈依了基督教。我母亲是浙江人，十八岁来北京念书，被老头子看中，生下我后就回了老家，以后音讯全无。出于对母亲的内疚，父亲便从小惯纵我，我想干吗就干吗，说不吃饭一掀桌子满翻个个儿，全家上下叫我二小姐。”

“上中学时，我就当家，同学里有刘氏兄弟二人，家里开照相馆，平时同窗，相处和睦。一天，兄弟二人皆未到，后来一问，他们家要破产。我借给他们五百块大洋，叫他们曲捞本。月底，父亲得知此事，派五姨太对我说：‘老爷问二小姐看上刘家哥俩哪个，好去提亲。’我气得七窍生烟，男女间就不能有友谊，不能有个互助？等夜深人静，我往梁上栓了根绸带，系了个结，脑袋往里一伸，踹了凳子……”

“死难受不？”钟月霞摇摇头，“不难受，一会儿就过去了，后来被仆人发现，就下，父亲再不提这事。”

“你们说什么呢？”窗外传来值班队长的声音，“我们说，说王杰一不怕哭、二不怕死呢！”“真的吗？”队长很感怀疑。“真的。”钟月霞面不改色，心不跳。队长离开瞭望孔，钟月霞接着讲：“我十八岁上，经人介绍嫁给鸳鸯蝴蝶派作家冷冰，他比我大十岁，我始终觉得他像个兄长或父亲。一次他与朋友喝酒回来，醉醺醺地拿起一卷画报，我正低头看书，冷不防他用画报朝我头上重重打了一下，说：‘你还没睡？’我当时气得天门一冲，站起身去跳河，大门没出就昏了过去。……我终于离开了他，嫁给了一个比我小十一岁的右派大学生。婚后，前夫的两个孩子跟着我，前夫经常来看我们，他俩相处得也很好，街道积极分子看不惯，吧我抓到公安局来了。”“现在呢，他们怎么样了？”“我的第二个丈夫很脆弱，不能适应环境，总想自杀。我鼓励他自杀。”“为什么？”“他活着太痛苦了，

什么都看不惯，无力改变自己，更无力改变客观环境，只有死才能使他解脱苦难。”“他自杀了没有？”“我进来时还没有，现在不知道。”

盈华本和扎娜处得很好，自从扎娜上了学习班，碧珅又被调到钟月霞旁边，她就终日沉思默想。

早晨，趁能够允许站起身来梳头当儿，碧珅问盈华：“你最近想什么呢？”“我给你念首诗吧。”

过去已是过去
未来却还未来
含苞待放得蓓蕾啊
你在把何人等待
羞涩的娇春已从你身边
悄悄地溜走
炎热的盛夏将把一切秘密揭开。

“后面还有两句我忘了，你觉得怎样？”“很好，你写的啊。”“不是，我觉得它喊出的这两句最有意义‘过去已是过去，未来却还未来’。我在考虑我应当怎么办。”盈华沉吟了一下，“你听过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吗？”“没有。”“我背给你听最后一段。”

朋友
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
相信生命

盈华停顿一下，又说：“我也试图着写了一首诗，你要听吗？”“当然。”碧珅有点迫不及待。

水晶石的高脚杯钟
斟满了鲜红的酒浆
失去信仰的年轻灵魂
愤怒地扑向酒精的海洋
心灵的金字塔崩溃了
赤裸的灵魂只好四处飘荡
葡萄酒的泡沫淹没了道德的纯洁
威士忌的烈焰烧毁高尚的理想
痛苦的灵魂啊
你净化升华吧
在这一片酒的汪洋

“很好。我建议把酒浆改成琼浆，没有笔和纸，你怎么写的？”“用脑子一句一句写的。”

第五章

西城分局拘留所每天早晨七点钟开始给犯人放茅，到离厕所附近的水管处刷牙和洗脸，犯人不能随便开水管，事先让“劳动号”（犯人中表现最好被叫出来干些粗活的）用一只大木盆盛上水。大木盆是洗脸用的，水桶的水是刷牙用的。

陈碧珅每天洗脸都借故说几句话，她每次说完话，听见许多咳嗽声，她从这许多声音中找到了周励的声音，短促干脆，频率偏高，这声音来自七号死囚牢。

七号关的都是重要犯人，牢里还有一层栅栏，犯人不能靠近窗口。碧珅悲喜交集，悲的是周励在牢里受的罪比她还要多，喜的是终于联络上了。只要能听见这声“嗯”就说明周励还活在这世界上；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碧珅天天盼着批斗自己，一能看到周励，二是也明白明白再警察眼里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有一天，碧珅欣喜地听到警察喊自己去批斗。在值班室前，一个面貌和善的警察给她戴上手铐、脚镣，略一迈步，磨得脚腕生痛。碧珅顾不得疼痛，快步向外奔去，她听见在喊自己名字前也喊了周励。

刚刚迈出铁门，冷不防从办公室小院闪出了“鲁智深”，摊开双手拦住陈碧珅的去路，他说：“回去，回去……”碧珅想：“他可能猜到了，我见到周励一定会扑到他怀里。”

这是一次吓唬，紧接着是提审讯问陈碧珅，陈碧珅这回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鲁智深”念了几段语录，不见效果，就把她送回牢房，陈碧珅暂时达到目的，提审员不再麻烦她了。

陈碧珅的背铐始终戴着，只有两次提审需要签名时，队长才给倒到前面。提审过后，又给倒到背后。睡觉时，肩膀痛得难以入睡。一天夜里，碧珅试着往下褪，一只手竟然抽出来了，她高兴得举着那只自由的手给钟月霞看，钟月霞吓了一跳，赶紧用被子给碧珅从脖子以下盖好，向瞭望口看了看，低声说：“千万别让人知道。”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轮到哪位面貌和善的队长值班，放茅时，钟月霞对碧珅说：“他叫小李队长，经常给犯人取下手铐，我去求他一下。”钟月霞走到小李队长面前，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小李队长毫无表情地招呼陈碧珅，“过来。”碧珅走到他面前，他打开了铐子。漱洗完毕后，碧珅照例走过去，伸出双手，他希望改戴前铐。“以后还趴窗户不？”“不了。”“回去吧，趴再给戴上。”

男队长值班时看见陈碧珅的铐子被取下了，愤愤地“哼”了一声，说：“哪能让你这么舒服，便宜了你!”

盈华找了个机会对碧珅说：“他们希望你犯错误，你应当明白这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小心总好一点。”

陈碧珅不再趴窗户了，但她与周励联络更紧密了。周励经常被批斗，来回经过窗前都咳嗽一声，她也同样回报，这咳嗽声是她至高的幸福。

在这儿，关着她的理想，关着她的希望，关着她的爱，关着她的生命，那么她还有什

么可怕的，还有何不安？外面又能好到哪儿去，全国上下还不就是一所大大的监狱，没有丝毫的自由。

有个值班队长姓韩，看见陈碧珅无畏的表情，说："你是不是觉得在'经风雨，见世面'呢。""对了。"碧珅答道。

第六章

黑漆漆的夜里，女室门被打开，关进一个穿着流行蓝制服、蓝裤子、白边懒汉鞋的女孩子，十八九岁的模样，两根短短齐肩的小辫。

钟月霞以她富有阅历的眼光透视了新女犯一下，祝福陈碧珅："别理她，准是个刑事犯。"这女孩叫丁莞，随身带来了洗脸毛巾、肥皂、牙刷、牙膏、口杯，她是在旅途中何男朋友一起被抓进来的。

天亮了，轮到女室放茅，恰巧厕所里只剩下陈碧珅何丁莞，丁莞问陈碧珅："你是什么犯？""政治犯，你呢？""我也是政治犯。"出乎意料的回答一下缩小了她们的距离，两人相视一笑，像是肮脏垃圾上开放的两朵矢车菊。

陈碧珅回到室里告诉钟月霞："丁莞也是政治犯。"钟月霞有些不相信地说："是吗？"

队长们对丁莞另眼看待，对丁莞的提审也很频繁，有时连夜提审，让丁莞写交待材料时也严防别的犯人偷看。

一天下午，丁莞被叫出去半个小时，回来时两眼红肿。"你怎么了？"大家关心地问。"我被允许和爸爸妈妈见了一面，他们听说我出了事，从甘肃干校赶回来的，一下火车就到了这里。""唷，你父母是个大干部吧，我在这里快两年了，还没听说允许见家里人的。"地主婆嬉笑着说。丁莞不爱搭理她，坐到碧珅身边，低声说："没想到我在这里也享受着特权。""你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反江青、林彪、叶群，但不反毛主席，我们乘火车在全国搞串联。""你们是'五◎一六'吗？""不知道他们怎么给我们算。""你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丁莞沉思了一下："把个人才能最大地发挥出来，你呢？""我是个人道主义者，但也有很大部分是为爱情。""我也有个男朋友关在这里，他们饶得了我，饶不了他，他爸爸是王明的人。""我认为爱情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对对，是最大的。"丁莞的脸上浮起甜蜜的笑容，"可你一进来就背叛了，你走从宽的道路，他怎么办，有一个宽就必有一个严，不如两个人均摊。我无权干预你的选择，我只是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你。"笑容消失，丁莞的脸顿时乌云密布，"他会恨我的，不过，我不坦白交待他也不会有好结果，我坦白交待了至少有一个人有好结果。""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也许你是对的，别生我的气。""不会的。"

"真恶心，"丁莞提审回来，对正在读《毛选》的陈碧珅说，"刚才我们学校来了个女的，抄我的材料，看我那提审员的眼光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崇拜，我那提审员看也不看她一眼，只对我说话。""看样子，你的案子要结了。""可能是的。""真迅速，还不到两个月呢。"

“我爸爸上次来，成心把我的问题说成是生活问题，并说：‘每月给你那么多钱，你还不够花，一千多元的存折交给你，我回家一看，钱箱里就剩下两毛五了。’队长在一旁帮腔：‘你一个人一个月花一百五十块钱，还瞎折腾什么。’我心想，他们这帮人懂什么，我们活着可不是为了钱。”

丁莞出生在高干家庭，父母都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参加革命前是学生，她母亲本来被分配给一个地位很高的人，但她坚持自己的挑选，嫁给了丁莞的父亲。用丁莞的话说：“我爸爸娶了我妈，为此还算犯了个小小的组织错误。”

丁莞是景山学校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十四岁，老红卫兵为了培养她的阶级感情，把皮带蘸上水递给她，让她抽人。父母被揪斗时，她为了保护母亲不挨造反派的毒打，也一道被揪，在台上陪斗。她父亲是某司司长，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母亲被定为“特务”，开除出党。丁莞被迫铤而走险，串联全国各地老干部反对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他们的活动被发现了，她和男朋友逃跑，临走时，在墙上题了首反诗：“笑江青不清，看叶群穿裙，现在休要逞凶狂，他年慈禧好下场。”还做了两个泥人，一为林彪，一为江青，插上两把刀。

“你出去了应当接近一下底层，会开阔眼界，懂得更多。”“不。”丁莞坦率地说。“为什么？”“因为底层太压抑了。”

丁莞多才多艺，自幼从名师学弹吉他，爱好古诗词，爱好外语，也爱绘画，写交待材料时，她常常偷偷留下一些纸，画写小人或风景画。她对盈花很感兴趣，说盈华坐在她自制的沙发上沉思像尊雕塑。不过，盈华从未和丁莞交谈过，盈华只和陈碧珅偶尔谈谈，她终日忙于用脑写诗。

第七章

牢房越来越拥挤了，关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女室一天就关进四五个。西城分局决定扩建，暂时搬到刘海胡同一个学习班。

搬家那天，警察们如临大敌，不知是真的怯懦还是故意虚张声势。“快点，快点。”警察们吆喝着夹着铺盖卷的犯人们，待男犯人都搬走了，再轮到女犯。女犯们拥挤在一辆大型旧轿车上。

车开动了，“低头、低头！”勇队长咋唬得比任何警察都欢，陈碧珅看女犯们一个个顺从地低下头，她不甘心受这人格的侮辱，不但不低头还看着窗外，警察分散在门窗两旁，离她较远。窗外是西单大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陈碧珅，低头！”勇队长是不会放过她的，那副凶相，只恨手太远，不然会一巴掌把她按到地上。她垂下眼帘，心里骂了句：“混蛋！”

车开到刘海学习班大蓝门前停下，女犯们下车整队点名，排头最小的是个十一岁的女孩，叫萧兰，又瘦又小，因写反动标语被抓，围观的群众说：“瞧那小孩，也就七八岁。”

年纪最大的是朱瑛，一个七十多岁眉清目秀的老太太，儿子是个精神病人当反革命被抓，她四处为儿子喊冤，碧珅觉得着老太太是存心往牢房钻。那天，这个浑身是土，头发散乱的老太太被关进牢房时，她镇定自若，拍拍身上的土。小流氓纪军躺在地板上哼哼，“你病啦？”老太太关切地问。“我头痛。”“我给你掐掐。”老太太敏捷地挪到纪军身边，用两手轻松地掐着纪军的前额，好像她是来串门的。现在，她夹着薄薄的小被卷排在队伍最后。

围观者们指手画脚，大声议论，如同看动物园里的动物。

刘海学习班面积很大，有好几个大院子，把男犯关在最里面的院子，女犯们关在外面院子的大北屋里，院子有几百平方米，厕所在最东北角。

两个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公四十多名。在来前夕，徐丽被判五年徒刑，文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勇队长让女犯们贴着墙根坐成一圈，由勇队长排坐次，指定谁挨着谁。盈华在西北角，隔着纪军是丁莞，快到东北角时安排了两个又脏又破的婆子，“陈碧珅，坐她俩中间。”勇队长嘴角上有个看不见的狞笑。

上厕所的时候，是盈华合陈碧珅交谈的机会。“我作了首《离别之歌》。”

年轻的人儿扬起远航的风帆，
生命的小船将离开熟悉的港湾。
再见吧，亲爱的朋友，
再见吧，迷人的乐园。
不要为离别忧伤，
用欢笑送我出航。

那是未知的魅力，
吸引我飞向天边。
那是心里的呐喊，
要求我铤而走险。
告别过去的一切，
庄严地走向明天。
今日所抛弃的一切，
明日会加倍偿还。
如能登及光辉的彼岸，
身后的一切又何足留恋。
生命的意义啊，
就在向前，向前，向前！

生活没有痛苦的调剂，
将显得多么平淡。

青春没有痛苦的点缀，
将失去它色彩的浪漫。
对于我所经历的痛苦，
都会成为最欣慰的纪念。
在人们的记忆里，
痛苦往往就是幸福的诗篇。

高举生命的火炬，
紧握青春的利剑。
我大步向前，
去迎接命运的挑战。
即使是必然的失败，
也要和命运决战。
我将怀着悲壮的满足，
步入绝灭的深渊。

痛苦是人生的支柱，
斗争是人生的桂冠。
痛苦与斗争啊，
乃是宇宙与人类的本源。

陈碧珅听盈华低声而有情感的朗诵，真是听一句添一份力量。“你是怎么想起写这首诗的？”“是因为你在二龙路拘留所队我说：‘以前美好的时光再也不会有了。’我当时旧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不管到哪儿，都会有新的生活内容，新的人，新的友谊。”“要是到劳改农场呢？”“我也不会白白度过的。你想过没有？‘我付出了生命的火花，可我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这话出自何处？”“出自我这儿。”碧珅说：“我没想过。我认为生命是一个过程，引导我行动的是我的良心和感情，重要的是自己感到满意，队自己的一切满意。你呢？”“我希望我能推动社会进步。”

替她们放哨的纪军咳嗽一声，她俩赶紧除了厕所。女犯们排好队伍。学习号是瘦高个、小脑袋的杨志华，它是个写反动标语的政治犯，据她说，是因为与婆婆不睦，无路可走，就写了反动标语。她正在争取走从宽的道路，洋洋得意地迈着仙鹤腿走在队伍旁边。

第八章

“鲁智深”第三次提审陈碧珅，夏天到了。

“ 你最近有提高没有？” “鲁智深”面无表情。

“ 和从前一样。” 陈碧珅想尽快结束提审。

“你们在一起，不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专搞费尔巴哈唯心主义。” “ 鲁智深”自以为抛出一张王牌。

“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地。” 陈碧珅已经知道“ 鲁智深”的文化程度，不想让他难堪，低声抗辩一句。

“胡说，防毒!”“鲁智深”一拍惊堂木，陈碧珅不再开口，用警察的行话叫做“死鱼不张嘴”。

“ 鲁智深”气坏了，他找勇队长研究对策，商量如何使陈碧珅认罪服输。

最近几天，勇队长既紧张又忙碌，除陈碧珅外，找犯人挨个儿谈话，谈话回来的犯人也都兴奋而神秘。最后找的是盈华和钟月霞。盈华因为遵守室规好，被指定为犯人头头，所谓学习号。晚上最后一次放茅，盈华趁天黑不为人看见，蹭到碧珅身边，嘴唇不动地说了一句：“明天开始斗你，你作好准备吧。”

第二天清晨七点钟，雷打不动的天天学《毛选》都取消了，勇队长和“鲁智深”搬了两把椅子坐在门中央，卵大脑袋的杨志华尖起嗓门，装腔作势地喊：“陈碧珅，到中间来。”陈碧珅，纹丝不动，置若罔闻。杨志华迈着她的四十号的大脚丫三步并作两步地蹿到陈碧珅跟前，另一个年轻女诈骗犯居心也晃了过来，她们伸出爪子抓陈碧珅，陈碧珅庄严地站起身来，走到屋子中间，屋子很静，针掉到木板上都能听见。“低头!”杨志华怪吼一声。陈碧珅骄傲地挺直了腰身，昂着头，像个女神。杨志华和居心正抢步上前按陈碧珅，陈碧珅在学校虽然是运动健将，可也敌不过两个女人，“我不向犯人低头！我不向犯人低头!”她喊道。勇队长说：“放开她。”又冲杨志华、盈华一努嘴，示意她俩出来。等盈华重新坐回原位时，她声音里有些胜利的喜悦：“勇队长说陈碧珅可以背对犯人，向政府低头。”陈碧珅把身子转了一百八十度，仍不低头。勇队长说：“不让你向犯人低头，向政府低头嘛!”“我没有罪，用不着低头。”“呼啦”一下，从门口进来五六个事先埋伏好的警察，一个叫大盛的队长手里拿着半尺宽的黄绿色约束带，这是一种能置犯人于死地的刑具。

大盛队长转着火爆眼，咧着翻嘴唇，说话从嗓子眼憋声：“转过来。”陈碧珅不动。五六个队长齐上手，七手八脚把陈碧珅胳膊扭到背后，一道道勒，布条直嵌进肉里，“法西斯！法西斯!”陈碧珅用文雅的声音大骂。“她骂人法西斯，好像她是个和平主义者。”盈华在一旁仿佛是冷嘲。

“我们现在开始批斗陈碧珅在西城分局反改造的罪行!”杨志华太得意了，这辈子也没出过这种风头。

一个叫马利文的黑铁塔般的肥胖女人说：“她诗歌爱情至上主义者，一个女人，为爱情活着，真不要脸。”爱情被亵渎，心像针刺，比挨捆难受得多，“她每天都咳嗽好几声，和她得男朋友联络。”居心正抢着发言。“她嫌俺们穷，一坐我旁边就帮我捉虱子，长虱子是俺们穷人得光荣。”一个脏婆子气哼哼地说。

真正卖力气的就这么两三个，同室大部分人平时都很喜欢陈碧珅，喜欢她的美丽、大

方、有礼貌，剩下的人仅仅是为了过场，应付差事，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明白事理的女犯则留一手，谁知道哪天这手轮到自己头上。

"鲁智深"看连杨志华也没词了（尽管她胡编扣了不少），便开始说："你为什么审讯时防毒，说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不待陈碧珅开口，盈华便接过去："她提审回来就说，提审员什么都不懂，非说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确是唯物主义，马克思说的。""你再说！""鲁智深"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好像明白点了。"就是唯物主义！"陈碧珅巴不得辩论下去。

勇队长和"鲁智深"起身去吃早饭，杨志华、居心正、马利文看警察走了，顿时像泄气的皮球。

"你不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思想改变只能改变他的存在，捆你就是改变你的存在。"盈华开口了，她有许多话要对陈碧珅说，今天可以公开地讲，而不必去寻找机会，偷偷摸摸了。"既然已采取这样的手段对待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与政府的敌我矛盾关系。""因为我没犯罪。""是你没有意识，你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反政府的。""思想感情不能构成一个人的罪名。""还有，你不是认为统一是一种美吗？事实证明，冲突、斗争、不协调才是一种美。""难道为斗争而斗争，斗争不是为了达到统一吗？"两人各不想让，唇枪舌剑，一个戴着黄边眼镜拿着《毛选》坐着，一个被捆着站着。韩队长伸头看了看，说："以毒攻毒。"

饭放在脚下面，碧珅靠在铺盖上，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放茅时，屋里剩下碧珅和纪军，纪军的眼睛机警地向四周一扫，迅速地上前，端起碗，用筷子夹了个素丸子递到碧珅嘴边，碧珅感激地看她一眼，咬到嘴里。纪军喂着碧珅，杨志华蹿进来，"纪军，勇队长不是说不许喂碧珅吗？！你怎么对抗队长的指示？""去吧，我饱了。"碧珅不愿连累纪军，纪军瞪了杨志华一眼，不甘心地搁下碗。小李队长推门进来，厉声问："什么事？""报告队长，纪军对抗勇队长的指示，喂陈碧珅。""让她喂！"纪军欢喜地重又端起碗轻蔑地看了一眼悻悻的杨志华，"慢慢吃。"纪军温和地说。

批斗会继续开，陈碧珅被捆着站立着，她的灵魂脱离了躯壳，灵魂首先来到了一个艺人家庭。艺人被造反的同行咱折了腿，原因很简单，嫉妒恶魔在兴风作浪。艺人的独养女儿，长的和纪军一模一样，她终日在大街上游荡，撕大字报，捣乱会场，最后当了流浪儿，被抓进牢房。

灵魂离开纪军，来到紫竹院公园一条依山傍水的石凳前，陈碧珅穿着白底红花连衣裙和周励并肩坐在石凳，花木相交掩映，"我把你的感情献给你。"周励深情说。"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让我说，我就再说一遍，我把我的感情献给你。""好吧，我接受你。"他俩手拉手，飞跑起来，步伐紊乱，身子摇晃。

灵魂回到陈夹，奶奶的背驼了，她坐在门口石头上，哭喊着："我的大孙女儿，你在哪儿呀？"

爸爸和妈妈唉声叹气，妈妈说："我昨晚又梦见小碧珅了，只是对我哭，不讲话，回回梦见她都是这样。"

江弟的女朋友柳燕的父亲神情严峻地走进来："我是三七年的老党员，我不能让女儿嫁

给反革命的弟弟。”

小弟弟淮在学校里受歧视，虽然成绩优异却入不了红小兵。“他姐是反革命！”“噢，哦，他姐是反革命！”小弟眼里闪着委屈的泪花。

灵魂一下子回到陈碧珅身上，“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她拼尽全力喊着，一头栽倒昏了过去。

约束带捆了两天一夜，胸口憋得难受，陈碧珅处于恍惚状态中，“我受这番罪究竟为什么？为了爱。为了人与人不仇杀，这个社会太丑恶了，应当简历一个理想的国度，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无休止的斗争，人民安居乐业。……哎哟，太难受了，我可不能求饶。”

恍惚间，妈妈从干校回来了，风尘仆仆，碧珅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妈妈，我给你包饺子吃。吃完饭，我有重要的话对你说。”

妈妈的饭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一连吃了四大盘。妈妈有些抱歉地说：“我在干校种水稻，饭量变大了，你们没有饺子了吧？”“哪里，哪里，再包就是了。”

“碧珅，你有什么话呀？”碧珅抑制住脸红，“我交了一个男朋友，叫周励。”“什么时候认识的？”“早认识了，不过现在才好。他家没文化，父母都是裁缝，家里不富裕。”“家里什么样都不重要。今晚请他来吃饭。”碧珅高兴得崩了起来，她奔到公共电话间，激动地告诉周励：“妈妈请你今天来吃晚饭。”

周励来了，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上衣领子打着补钉。妈妈觉得，周励各方面都比不上潘奇，可也挑不出毛病。她以固有的民主精神对待女儿的选择，“我的印象，她是个一般人，可以交往。”周励告辞后，陈碧珅对妈妈说：“他可不是一般人，比我懂得多多啦。”妈妈宽厚地一笑。

童志侠来找碧珅，“我们再青岛海滨，有的同学称赞瑞阳真勇敢，为了他的目标，不惜离开了你。”“我……”碧珅很惊讶，“我和瑞阳只是一般的朋友。”“这在你恐怕是这样，而瑞阳爱你，背后推崇你，这情形我们都知道。”“瑞阳，你究竟是死还是活，这个谜今生还揭得开吗？”

原始古老的森林里，周励穿着黑色牧师服，对穿着白色纱群崇敬的仰望着他的陈碧珅说：“可观规律或按照可观规律办事，或叫对必然争取自由，人的哲学不过如此。”“我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陈碧珅执拗地说：“那就做吧。”周励赞同地说。海水汹涌地迈上陆地，淹没了大森林，陈碧珅吓得脸色蜡黄，紧紧抱住了周励。……

“啊！”陈碧珅惊醒了，周励消失了，眼前只有横七竖八酣睡的女犯，一盏昏暗的点灯发出阴惨参的光，她被捆着，双臂早已失去了知觉。

第三天早晨，永恒的太阳悬挂在东方，它好像对人间的丑恶罪孽无动于衷，升值欣赏被捆的少女，把自己的光亮投射到她优雅的身上，为她罩上金色的光晕。

都上厕所了，碧珅反绑着，走到钟月霞的位子上，真好，眼镜盒开着，破眼镜若无其事地躺着，她用嘴去叼，从柱子后面闪出疯子华侨黄春香，用并在一起的两只手拿起眼镜，她因为骂警察“你们想当队长，没有队员就去抓”而被戴上前铐。她快拿陈碧珅比自己还困难，就上来帮忙。她把眼镜递进陈碧珅嘴里，陈碧珅“咔嚓”一咬，把三瓣镜片吞到嗓

子里，不幸卡住了，下不去，痛得她咬紧牙关。她急忙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靠好。

开始学《毛选》了，钟月霞翻了半天，“我眼镜哪去了？”她说。“在这儿。”纪军递给她。“那只碎镜片没了！”平时缝衣服，队长发针，用完收回，镜片丢了非同小可。“报告队长，钟月霞的碎镜片丢了。”大盛队长背着手，走进来。“全部给我翻！”

四十多名女犯胡乱翻被卷，没找到。“刚才放茅时谁在屋里？”“报告队长，黄春香和陈碧珅。”杨志华谄媚地说。大盛的火爆眼转了几转，“黄春香，你动眼镜没有?”黄春香说：“你算什么队长，没有队员就去抓。”大盛顾不得理她，他把那双骨碌碌的火爆眼盯住一动不动的陈碧珅，陈碧珅正脸冲墙在咽唾沫。“你吞什么呢？”大盛用手一掐碧珅的气管，“哇”的一下镜片被卡出来了。“啧啧，要不是盛队长，她的小命就完了。”杨志华打心底里敬佩。分局最高领导钱军代表率领着几个警察来了，“陈碧珅，你出来。”“顽固不化，还想自杀，没好下场。”趁军代表的脚迈在门槛上，杨志华故意大声说。

离女室几十米远的花台前，军代表问陈碧珅：“为什么吞镜片？”“我不是反革命。”“自杀对不对？”陈碧珅不说话。第一次提审时的瘦瘦陪审员说：“你妈妈给你一封信，叫你好好改造。”“可怜的妈妈，难道你们折磨我还不够，还要折磨她！”“在哪里？”“给她松开。”钱军代表一声令下，还是那群捆她的队长蜂拥而上为她松了绑。

麻木的双臂像不属于她自己，“叭哒”一下垂了下来，从段袖以下双臂肿得比碗口粗，上下截然分开，上面是原状，下面青肿，直到指尖布满了紫色的血点，两只手肿得像戴了拳套。妈妈写了些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却是是妈妈的笔迹，老式秀丽的笔体。

妈妈的信被收回去，钱军代表说：“回去好好想想走什么路。”

下午，“鲁智深”提审陈碧珅，“交待你的思想。”思想还是有的，“我们向往理想国。”“好。”“鲁智深”第一次笑起来，“准备和谁，用什么方式，怎么建立？”“哈哈……”这回轮到陈碧珅笑了，笑得眼泪直流。“你们就知道反革命，反革命集团，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理想、幻想、希望，为什么批判血统论的人被处死刑，杀人的红卫兵暴徒却逍遥法外？我是给遇罗克送过信，如果为此我就成了反革命无所谓，我懊悔没能救成他的命，他的死是有价值的！”

“你不光是送信的问题，周励送你的《哲学批判》是什么货色？”

《哲学批判》他们也知道了。那是周励为她二十一岁生日写的，扉页上写道：“献给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陈碧珅，在你二十一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内容不过是周励学习哲学的心得体会，为了在四个月的时间写完，周励每天伏案十六个小时，陈碧珅说他：“简直像拿破仑一样。”

“那里面大量引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话，毛主席的话引用的那么少，什么意思？”

“如果这也算是罪名，人只要动笔写字就有罪。”

“瞧见文佳没有？二十年徒刑。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由你挑选。”

红灯、铁丝网、警犬、机枪的劳改农场，早选好了。

“盈华、丁莞、陈碧珅，出来！”勇队长扔下三把笤帚。“你们仨，扫院子！”陈碧珅明白，这主要是冲她来得，两只胳膊肿得像粗木棍，勇队长暗暗称快。勇队长平生最恨知识

分子；“虽说这三个女犯仅仅是高中学生，但作风、举止、气派、谈吐比臭老九有过之无不及。这批精神贵族，可以抄他们的家，占他们的房屋，拿走他们的财产，但他们脑子里的臭玩意儿却挖不出来。”勇队长想着，小眼睛里流出凶恶的光。

几百平方米的大院子，要把旮旯角落都扫干净。碧珅用肿胀的两只包子样的手拿着笤帚，“新时代的新女性。”她想。她抬头看看丁莞和盈华，风轻轻吹拂她们的头发，吹拂着陈碧珅肿胀的胳膊，好像要抚平她们的伤痛。院子快扫完了，陈碧珅正高兴有了盼头。“陈碧珅！”勇队长一声吼，“去参加陪斗，这对你认罪有帮助。”当然，在这批被斗的犯人里绝不会有周励，忠于职守的勇队长决不会有这种疏忽。

一辆解放牌卡车把犯人拉到什刹海公园，少了一个牌子，现写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陈碧珅”的大木牌。“陈碧珅，你老实点，你要扰乱会场罪加一等！”看守警察威吓着，他听勇队长说：“这是个执迷不悟的反革命分子，她的威风没打掉，带去陪斗。”

台阶下看热闹的群众对这年轻漂亮的女犯最感兴趣，他们纷纷猜测着，盼着念她的反革命材料，令人遗憾的是到最后也没念。“瞧她那德性劲儿，不低头哩！”几个老娘儿们愤愤道。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晃着头上两个刷子跳上台阶，使劲按了一下陈碧珅的头，她的许多同学都在场，“这下我可以加入红卫兵了。”女孩得意地想。

六月的毒日头把卡车的铁皮烤得灼热，无法坐，烫屁股，碧珅实在无法忍受，她想蹲着，警察不让，“陈碧珅，坐下！”背后有人捅捅她的腰，是投机倒把犯张菊芬，她示意陈碧珅坐在她脚上。“都是好人，被生活逼的。”碧珅想。她陪斗时专心地听了每一个犯人的材料，没一个够得上犯罪，最严重的绰号“大天津”的犯人，倒卖机器赚了四百元。他是劳动号，总穿着破烂兰的衣裳。

陪斗回来后，陈碧珅病倒了。“铁打的身体也经不住这几下。”朱瑛说，“在室里捆着斗了一个星期，又让干活，陪斗。”老太太略懂医道，她看着满脸渗出紫色血点，嘴唇起燎浆泡，穿着大棉袄还打哆嗦的陈碧珅，对盈华说，“让队长来看看吧，怕不太好呢。”陈碧珅费力地摆摆包子手。盈华犹豫了一下，叫来勇队长，勇队长说：“别理她，装死。”待到小李队长值班时，盈华又报告了小李队长，小李队长请示军代表，军代表说：“派两个人带她去医院看看。”

两名警察兜里揣着副手铐，在距离陈碧珅四五步后面跟着到积水潭医院。医生见是个犯人，马马虎虎听心脏，随便开点药。“这样的人死一个少一个。”陈碧珅从医生的态度上看出他在这样说。

“我决不死，我一定要活，世界不会总这样。”陈碧珅想。回想去年秋天，香山的红叶像一片片燃烧的火焰，她和周励在最高峰“鬼见愁”上，碧珅愉快地眺望远方，周励深情地看着她，她转回头来，朝周励甜美地笑了。周励搂着她的肩头，沉思地说：“碧珅，我太爱你了。有些话我不得不对你说，让你有个思想准备，我们向旧势力作斗争，必须准备牺牲，并迎接更大的惨剧。我喜欢马克思所说的‘目标始终如一’，费尔巴哈的倔强精神，还有‘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低头’这句话，你能这样吗？我不太珍惜我的生命，为你我会在乎些。”“你以为我贪生吗？你不知道我多么感激你对我的一片情意，

我可以为你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大可不必。”周励笑了，“别搬你那套《水浒》语言。”

第九章

五万人的从宽大会在月坛公园召开，主角是丁莞，在大会台上，她的手铐当场被打开，她举着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她白发苍苍的父母走上台去，三人一起高呼万岁，三人同时流下激动的眼泪。

这出戏在刘海胡同已经演习了一遍，犯人在屋里听广播，首先由提审员念丁莞的罪行，认罪情况，然后宣布：“定为现行反革命，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丁莞充满激情地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勇队长、大盛队长组织女犯讨论，说：“丁莞做模拟像，题反诗，犯的是杀头罪，你们谁的罪过也没她大，全在态度，态度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态度坏，问题小也一样地判刑！这叫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没过几天，每室发了一张判决书，上面有丁莞的男朋友郝某，被判十五年徒刑。勇队长说：“这对他也是相当宽大了哩，他们都够死的罪过。”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是国庆日，听完广播里的林彪讲话，盈华跑到门口的脏水桶旁，“陈碧珅，请帮我倒水，我洗手绢。”陈碧珅从另一个角落走过去，故意慢慢地倒水，她知道，盈华又有新作了。广播喇叭里播着《义勇军进行曲》，盈华感情彭湃地念道：

父亲，你缔造了我们的祖国，
你拯救了我们的人民，
你不朽的历史功绩，
我们永远铭记，
永远尊敬。
但，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已把我们更加年轻的一代，
带到一个新的起点，
载入一个新的航程，
它，要求我们将你们否定，
如你们
曾否定了你们的父亲。
原谅我们的鲁莽吧，
饶恕我们的无情。
让路吧，父亲，
让路给更加年轻的一代，
让路给更年轻的生命！

泪珠从碧珅眼中夺眶而出，“什么时候做的？”“就在听广播四十五分钟里。”她们亲密的交谈引起杨志华的怀疑，她汇报给勇队长，让盈华和碧珅挨了好一顿盘问。

在犯人每日一次的小结会上，杨志华肆意挑衅，她嚣张得好像是个队长，“盈华、陈碧珅，你们偷偷摸摸搞反改造活动。”“你拿出证据来。”盈华不露声色地说。“你们借洗手绢为名说反动话。“你怎么知道我们说反动话，光扣帽子不行，我们具体说什么啦？”盈华寸步不让。“为什么陈碧珅哭了？”碧珅脑子里闪过普希金一句诗：“亲爱的，哭吧，我的命运在寂静里，你们害怕眼泪引起怀疑，在我们时代，你要知道，眼泪也是一种罪行。”只听纪军发言了：“盈华劝陈碧珅借国庆东风认罪伏法，陈碧珅感谢她的好意哭了。”杨志华一听，大嘴咧到了耳根：“你隔八丈远，你怎么听见的？”“你离得比我远好几倍，你能听见我为什么听不见？”纪军驳得杨志华哑口无言。

“我问你，究竟是我们反改造还是你反改造？”盈华与碧珅商量好，这次一定要让杨志华明白，“我们有反击力量，省得她以为我们软弱无能，总进攻我们，毫无忌讳。”“上次队长发针补衣服，队长收针时，你说李队长‘真小气’，一根针也要收回，这不是攻击队长吗？攻击队长不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吗？”陈碧珅第一次使用他们的逻辑，自己都觉得别扭。“你说勇队长好，小李队长没心眼。你这不是挑拨队长的团结吗？想瓦解无产阶级专政队伍吗？”盈华接过来说。杨志华瞠目结舌：“这……”她无法否认，全室人都可以作证。

勇队长睁着一只眼睛在瞭望孔偷听。杨志华收起傻眼模样，举行新的反扑：“盈华，你吃窝头在腿上铺手绢，资产阶级作风!”“我是为了响应毛主席节约粮食的号召，不愿掉窝头渣，你认为节约是资产阶级作风，那么浪费倒是无产阶级作风啰!”勇队长“啪”的一下打开了门，“小结会结束。”她阴险地看了盈华、碧珅一眼，“纪军，出来!”纪军慢吞吞地站起身来。

过了十分钟，纪军进来了，她躲进张菊芬宽大的身影里小声对盈华说：“勇队长问我，你和陈碧珅对我说些什么没有，我说没有。”纪军天天坐在盈华身边，听盈华讲人生的道理，碧珅和盈华都喜欢她。

夜里，关进一位婷婷玉立的美女，碧珅招呼她到自己的旁边。“这是什么地方？”“西城分局拘留所。”碧珅把褥子让出一半给她，“休息把，有话明天再说。”美女睡不着，翻来覆去地叹气。“你叫什么？”“陈碧珅。”“我知道你，你的朋友叫周励，你们一起写了本《哲学批判》。”“你怎么知道的？”“社会上广为传闻，我的男朋友还说这周励真有才华，太可惜了。”“你还未结婚？”美女脸上泛起红潮，“啊。”她有些尴尬。“你多大了？”美女问碧珅。“二十二岁。你呢？”“二十七岁。”

一清早，勇队长把陈碧珅叫去，“昨晚你为什么把新来的拉到你身边？”“我看她没被褥，匀她一半。”“要是八十岁的老太太你准保不这么做。”“依然会的。”话到嘴边咽了回去，与队长谈话何必认真。“她都说了些什么呀？”“什么也没说。”“没说？”勇队长不信，“大盛队长为什么罚你俩学《毛选》？”“她问我多大，我说二十二岁。恰好让大盛队长看见，不由分说就让起来学《毛选》。”“她没说她因为什么进来？”“没说。”“哼，嫁给

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军官，图人钱，图人地位，又嫌人家老，又与年轻男人乱搞，什么玩意儿！”勇队长倒来了情绪，如同看守贞操的司阍。“队长泄露案情。”陈碧珅暗暗思量，不知勇队长什么意图。“回去吧。”勇队长第一次说话没咬牙。

“桑丽。”美女紧接着被勇队长叫了出去。

“铁证如山，抵赖不掉的……”勇队长在室里训话，拖着长腔，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美女，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去似的。美女六神无主，她告诉陈碧珅：“我在五年前，由于没经验，经人介绍嫁了个团长，没承想他已离过两次婚，还有个女儿，他俩感情并未破裂，与我结婚后还经常去第二个老婆家。我给他生了儿子，小名叫健健。组织上曾前后培养这位团长进过两所大学，可是他农名习气丝毫不改。我别的事情都可以忍耐，就是对我儿子，经常为一点小事抬手就一个嘴巴，实在凑合不下去了。我认识了个右派出身的青年叫陆平，我们两人很相爱。我提出离婚，团长正忙于‘支左’，他说你想花前月下地玩儿，我不是不会，文化大革命这么紧张，我没空儿，你就让陆平陪你玩玩吧。他嘴上这么说，暗地请了职业侦探，在景山公园抓住了我们。”

“我不归分局提审，找我的人是法院，我想赶紧交待，交待完该怎么着怎么着得了。”

美女关了五十六天释放了，临走前她要把白玉牙膏送给碧珅，碧珅谢绝了她的好意。美女说：“陆平轻判不了，钱军代表是团长的朋友，一块儿工作的。”果不出美女所料，陆平被判了五年徒刑，一般是判三年。

第十章

新的拘留所盖好了。陈碧珅和杨志华等人分在二十五室，盈华、纪军、朱瑛等人分在二十四室。

搬家时，杨志华像迁新居般地喜庆，待她夹着小铺盖卷进二十五室的小灰铁门，“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陈碧珅随后进去一看，新室大约十四平方米，进去三步是高出地面一尺的木板地铺，东边的墙角里放着一只带盖的木头马桶和一个白色的痰盂。惟一透光的窗户嵌着密密的铁条，高极了，一个人踩上另一个人的肩膀都够不着。阴森而又压抑。

钱军代表探进头来，看见在杨志华带头下，几个老女犯也在抹泪。“哭什么？整天为你们累的要死，还哭！”几个老女犯立即停止了抹泪，只有杨志华嚎个不停。她为了争取走从宽的道路，处处按队长的意志办事，做了不少昧心的事，说了不少违心的话，这间牢室提醒她，她的身份仍是个不折不扣的犯人，一切表现都付诸东流，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眼泪泄露了她的真情。

钱军代表烦了，“给她铐上。”值班队长干脆利索地给杨志华带上死铐子。“内溃，等待敌人的内溃这比什么都重要。”陈碧珅想起《毛选》里的话，牢房里除了《毛选》四卷就是《人民日报》每日一份，再有就是碧珅妈妈每月都给女儿送《红旗》杂志。碧珅只有从这些材料里如饥似渴地寻找精神养料，了解外面的情况。

陈碧珅急于知道周励关在哪室，好容易盼到放茅，她不系皮鞋带，趿拉着翻毛鹿皮鞋，皮鞋上幸亏还钉了两只钉子，发出“踢踏、踢踏”的响声，她一路走一路咳嗽，厕所在最东头要经过所有牢门。碧珅不由自主地感谢牢房设计者，“厕所位置设计的真好。”从厕所回来的时候，碧珅像每次一样落在最后面，一边倾听各室的反应，终于从九室发出一声短促熟悉的“吭”声，像咳嗽又不像咳嗽，像答应又不是答应。“周励还在，还在。”她欢喜地蹦了几步，小李队长说：“这是怎么的了，住上新房高兴啊。”“嗯。”碧珅表示同意。

趁女室一起放茅，盈华和碧珅可以自由地交谈，杨志华解裤子都成问题，顾不过来她俩了。

“我估计你早晚会放出去，我想托你办件事情。” “什么事？”碧珅热情地说，她愿为盈华赴汤蹈火。“我用脑子写了三十多首诗，我想趁每次放茅念给你听，你背下来，出去念给别人听，鼓舞别人战斗吧！” “你呢？”碧珅惊叫起来。“我怕他们不会放我出去了，他们会把我放到很远的地方，我身体不好，也许会死去……”盈华两眼望着看不见的地方，碧珅却看见了沙漠，低矮的小房，崎岖的小路。“盈华……”碧珅心一酸，难过地地下头。盈华宽慰她，强笑着说：“也许不会的，我估计坏一些，有个准备还是好。” “如果你哪天突然被叫走怎么办？”碧珅生怕这一天会发生。“我明天早上洗脸时给你半个肥皂盒，走时问你要。”第二天一早，盈华把半个橘黄色的肥皂盒交给陈碧珅，陈碧珅郑重地接过来。

盈华家世代是澳大利亚华侨，除她父母在国内，父亲和母亲的亲戚都分布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香港等地。她碰上一个好大喜功的提审员，一心想挖出个子虚乌有的反动集团，他指控盈华加入了中国著名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的儿子立凡创办的“中国马列主义青年党”。这个无中生有的“党”除了被指控的“创办人”立凡坚决否认外，已经像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牵扯了几百号人。

盈华被提审时，这位踌躇满志的提审员暗示盈华，只要按他的意思招供会得到宽大处理。盈华一直想争取出去，她表面上遵守室规，也认罪，可是她万万也没想到去招认她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我是党的副主席。”盈华揣测提审员让她承认的官职，提审员还不干，“我们若把你当副主席处理掉你也不乐意……” “那我是妇联主席吧！”盈华大哭着说。提审员满意了，“好。嗯？你为什么哭？觉得委屈？” “不是，不是……”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这是在刘海胡同发生的事情。盈华属于东城分局审理，东城分局关的人太多了，没地方，借住西城分局。提审回来，盈华把这件荒唐事告诉了陈碧珅，“你为什么招？这样对你不利！”碧珅焦急地说。“我觉得，想要出去，最主要的是让他们满意。”盈华说。“反正我绝不会为了让他们满意供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碧珅坚定地说，“我也许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盈华若有所思。

从目前情况看，没有得到盈华预想的从宽，好像更恶化，眼见着钟月霞、纪军等人一个个释放出去，盈华更着急了。

第十一章

碧珅和盈华同时求茅，她俩到厕所里立即背起诗来，“当我们高举胜利的酒杯，当我们战后重逢促膝长谈，”盈华念一句，碧珅记一句，“带着战火冲锋后的弥漫硝烟，我们要向更年轻的一代，讲述我们的故事。我相信，这些羽毛刚刚丰满的海燕，一定会羡慕我一生的坎坷，而鄙视那些路途的平坦。”“我愿意活着，像追赶暴风雨的海燕；我愿意死去，像刺破长空的闪电，” “我们生命的篇章，一定会载入史册，我等待着历史公正的审判。”

“记住了吗？” “记住了。”碧珅的记忆力一向很好，现在有了用场，盈华念一遍，她就能倒背如流。

“你先走吧。”碧珅从玻璃缝里看盈华进了二十四室，才迈出厕所。没料到从厕所旁的盥洗室摇摇晃晃走出了个骷髅般的细高个。“扎西！”碧珅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几个月在刘海胡同，碧珅被整后，蒙队长“恩典”，让她和扎西，还有几个犯人被铐着去参加一个从宽大会，回来让这几个人在院子里发言，陈碧珅拒不开口。扎西说：“父母有问题，几个弟弟妹妹也被关起来，思想压力很大。”“怎么才几个月变成了这等模样？”扎西是因为个子大，一天四个窝头吃不饱，得了肺结核，刚在室里吐了血，队长让他来漱口的。“扎西，你妹妹扎娜到学习班去了。”一种深深的怜悯使陈碧珅不顾队长在旁边看着，大声对扎西说。扎西回过头来，睁着两只枯井一样的大眼睛，“我妹妹上哪儿去了？” “学习班。”陈碧珅一心想给他些安慰。

“快进去，”值班队长慌忙打开九室的牢门，催扎西快走，并吆喝陈碧珅：“你等着，有你好受的，反改造分子！” “九室。”陈碧珅超到扎西前来到九室门口，站定了往里看去，“周励！”陈碧珅心里呼唤着，周励直立在门口，他听见碧珅的皮鞋声，正等着她回来，好看她一眼，今天是十一月十五日，陈碧珅二十三周岁了，他要用眼神为她祝福，没想到队长打开了门。

值班队长顾了扎西顾不了陈碧珅，待扎西一进门，“啪”的一声重重关上了牢门，晚了，两人相见了，无言的表情表达了相互的关心和思念。陈碧珅跑回二十五室，靠在被褥上，“我是最幸福的人了，我是最幸福的人了！”她反反复复地想着，周励的样子深深刻在她心头上，值班队长伸进头来，挥着拳头，叫骂着，她根本听不见。反正他们无法从她心上挖去周励的影像，“哦，我从不曾发现他是这样美，头发依然又密又黑，只是卷的更厉害，宽阔的肩膀曾担起我的幸福和希望。”陈碧珅近乎疯狂地想着：“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周励，在这种地方，居然会有这巨大幸福的时光。”

第十二章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的一天，陈碧珅正在学《毛选》第二卷《论持久战》，小李队长进来，“陈碧珅，盈华跟你要肥皂盒。” “好的。”陈碧珅下去拿，“盈华要走了！”她猛地

醒悟过来，推开小李队长，她伸出脑袋，瘦弱的盈华正站在二十五室门口，拿着她的大包小包。“盈华……”眼泪随声俱下，外面响起吉普车的喇叭声。盈华庄重地接过肥皂盒盖，来不及说一句话，小李队长关上了牢门。

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但女人对女人的影响却更大，女人的结构相同，更容易彼此沟通。盈华自由大胆的思想，使碧珅受益匪浅，碧珅觉得盈华是终生难得的女友。

她谛听着吉普车远去的声音，眼前浮现着盈华的一幕一幕。“我喜欢目标始终如一，很强的原则性和自尊心。”“你和周励一样，周励也喜欢目标始终如一。”“我每天小结，一个星期作周结，反省自己。” “你有什么缺点呢？” “我虚荣心强，爱炫耀。”这是碧珅刚进班房不久，盈华书生气十足说的话。

“我觉得你待人冷淡，你好像不大热爱生活。”碧珅一次对盈华说。“我觉得热爱生活不在表面上。”盈华答道。过几天，她在厕所给碧珅念了首小诗，“……荣誉、爱情、金钱，我都亲身经历、享受与实践，那么还有什么遗憾？当然，如果万能的命运再恩赐十年，我也不会拒绝继续留在人间，因为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对于生活绝不会厌倦。”

碧珅出于尊敬和礼貌，从未问过盈华的爱情生活，“看来她有过男朋友。”碧珅听了这首小诗独自沉吟道。

“我家原有个保姆，她丈夫在香港当海员，她女儿跟我一样大，去英国读护士学校，现在留在英国结婚定居了。我十岁时，在美国没有孩子的姑姑要把我接去，我不肯。觉得祖国欣欣向荣，资本主义日暮途穷，没想到现在蹲班房。”盈华对碧珅讲了这个故事，并说：“我常想，一个保姆的女儿尚能留学，我们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

还有一次，当着勇队长的面开小结会，盈华脱口而出：“我觉得我力量特别大，一定会战胜无产阶级专政……”勇队长惊得目瞪口呆，作总结发言时说：“你们瞧盈华，有机会不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才怪！这种人不改造行吗？”碧珅提醒盈华再发言时要掌握分寸，要考虑一下队长作如何想法，盈华笑着说没想到这话让勇队长这么害怕。

“他们怕她，她有思想。他们不怕我，我只有情感作武器。”小李队长恰好推门进来，“小李队长，盈华到哪儿去了？”陈碧珅急切地问。“你想她呀？出去到炮局一号找她吧！”小李队长又补充一句，“她可比你鬼多啦！”

第十三章

穿着蓝色棉大衣，戴着藕荷色头巾的陈碧珅与几个女犯在院子里捡煤核，“你叫陈碧珅吧？”一个声音温和地说。陈碧珅抬眼一看，是四十岁左右的刘刚提审员。“来了一年多了吧，该争取出去了，对你来说，主要是态度问题。”态度，我没有罪谈何态度端正？陈碧珅厌恶地瞪了他一眼，再次低下头。刘刚提审员碰到陈碧珅反感的目光，并没生气，“你准备一下吧，明天提审你，从此以后，我是你的提审员。”

“他好像并无恶意。”陈碧珅想，“‘争取出去’？也就是不会判刑，‘主要是态度问题’，

也就等于承认我无罪。何不顺水推舟，态度好一点，争取出去呢！”出去有多少事情要做啊！看书，学习，盈华的诗，万一周励判了刑也有个人送送东西。碧珅想起盈华被逼供的情形，“会不会是阴谋？”她推翻了这个念头，“不像，只要求我态度好，什么叫态度好？明天看看再说。杨志华态度好不好？为讨好队长干尽了坏事，不是前天照样被判了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吗？大盛队长还笑着说：‘宣判时她都瘫了，等她出来就是老太太啰！’照她那个样子态度好，我可不干。杨志华最后醒悟过来，悲愤地说：‘卸磨杀驴，后悔莫及。’韩队长说：‘这也得赶形势，赶上从宽，她兴许就被宽了，赶上从严，她兴许就被严了。’究竟用什么量刑呢？对我这么一个无罪的人，要我态度好，我应当如何做呢？”陈碧珅紧张地思索着。“有一条原则不能违背，凡是我不愿做的事，我绝不做，否则一定失败。”

“我换提审员了。”碧珅回到室里，对同号们说。“谁？” “刘刚。” “他可是好提审员，实事求是，注重调查，从他手里宽过好多政治犯。”一个拘留了三年的老政治犯说，她也搞不清她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就盼着他接我的案子。”

“他值班时，犯人要纸，他向来让犯人自己拿，不像大盛队长他们，把纸扔在地下。”一个刑事犯说。“明天看吧。”陈碧珅说。

审讯室里，一盏绿色台灯还亮着。

刘刚翻越了陈碧珅全部档案材料，只有三四页，历史很简单，家庭很清白。“本来完全可以成为国家栋梁的。”在拘留所里凑的材料是陈碧珅档案的三四十倍。不认罪的审讯记录，杨志华等人揭发她的反改造的材料，和队长的谈话记录。“我就是执迷不悟，我就是选从严道路。”全分局的警察都知道陈碧珅说过这两句话。刘刚想：“我要挽救她，让国家多一块好钢，少一个敌人。”他点燃了一支烟，下了决心。

“什么叫态度好？”陈碧珅躺在木板上，看着窗外那盏惨惨的红灯想。“我无论怎样遵守室规，勇队长也不会说我好。他认为我是天敌，对我总是满腹狐疑。前两天进来的那个魏明，刚进屋子赶上斗地主婆，她抢着发言，说：‘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勇队长顿时笑逐颜开，对她另眼相看。这套狗本领我没有，也不想学。他们的所谓态度好，就是放弃独立人格，看他们眼色办事。如果放弃人格，不再坚持自己，活着也不过是具僵尸。所谓态度好，就是让‘我’死。”她好像看见自己变得逢人便点头哈腰，尾随一切人的意见，只会说好好好，是是是。“不，死也不能变成那样！”她大声喊，招来了队长，“求茅，求茅。”她想找队长打一架，证实‘我’还存在，还在反叛，不准备变成狗。“深更半夜，穷闹什么，瞎捣乱！”值班队长很困，不想应战，陈碧坤只好悻悻作罢。

拘留所颁布了新室规，其中一条是一出室门，就要低下头，两只手交叉在胸前，陈碧珅对这条最恨，“他们变着法儿践踏人！”她暗暗咬牙打定主意就是不执行。

第二天，刘提审来叫她，她快步走着，不让他看见自己没按要求走路，不过她敏锐地发现，他看见了，并未为此而指责她，这使她有些高兴。

“你不认识扎西，为什么要对他说扎娜去学习班？”没承想是这句话作为审讯的开头。“看来他了解我每一个举动。”碧珅暗想，“我看他病成那样，非常同情，想安慰他。”“同

情，同情，你就知道同情！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地方？你一而再，再而三违犯室规，你自己就能被释放啦？这对你的家庭、你个人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遵守室规就能被释放，我以后不再犯就是了。”碧珅想以这种妥协换取自由。“你对你的问题有什么认识吗？”刘刚问。“问题？我没有问题。”陈碧珅把心一下子关闭起来，她警觉起来，像只闻到狐狸臊味的猎狗。“光遵守室规不交待问题是不行的。”刘提审的话使陈碧珅感到要走个程序，“我希望批斗我。”陈碧珅要求。“希望公布我的‘罪行’。”陈碧珅更明确地说，她想知道他们到底怎样看她，在他们眼里，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算罪，他们到底掌握什么。省得她自己多说不是少说不是，挨斗，貌似大的牺牲，实际上将以最小的代价争取自由，陈碧珅觉得很划的来。

她的这个愿望是很容易实现的，师大女附中召开了全校大会，横幅大标语上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碧珅”，名字上打了大黑叉子。

陈碧珅由两名身着黄军装的女红卫兵架着，她仔细地听批判人发言。一个是地主出身的年轻女老师，为了更换门庭嫁了个比她大许多的老革命干部，一个是与卞仲耘同时唱牛鬼蛇神嚎歌的校务主任。

公布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周励《哲学批判》里的思想，此外还说陈碧珅是《中学文革报》的编辑外交部长，对反革命活动热心，亲自卖报等等。他们都很有官瘾，总喜欢给犯人封官。此外就是虚构故事了，说陈碧珅自比燕妮，把周励比成马克思云云。

这个学校真令人伤心，她被摘了脚铐，由警察押着出校门，她忽然看见同班的王筠，正候在门口等她。平时，她并不喜欢王筠，王筠的父亲参加革命很久，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班里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右派的同学，王筠对那个同学表示鄙视，说：“我爸爸原来是干什么的？她爸爸又是干什么的？”此时碧珅看见王筠同情的目光，不由得哭了。她用戴着手铐的手直抹眼泪。

“哭什么？”她憎恨自己的软弱。“以后再也不哭了。”

陈碧珅对刘提审的人格放了心。看样子他不会搞逼供信，也不会臆造出什么“马列主义青年党”之类耸人听闻的案件。可怕的是勇队长，他对陈碧珅越来越仇视。相形之下，陈碧珅觉得全分局队长都还算善意，惟有勇队长满怀恶意。她开始遵守室规了，是啊，盈华走了，也没有必要违犯室规了。

流氓诈骗犯魏明处处看勇队长眼色行事，很快被“任命”为“学习号”。殊不知“学习号”是最难干的差事，两面不讨好。如果倒向队长，就受犯人排挤；如果袒护犯人就要被队长撤职。像走钢丝，稍有偏差，就摔得鼻青脸肿，这也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去向。碧珅来一年多了，除盈华一直当到转走以外，其余几个没一个当到底，皆是中途被撤掉，而且没一个有好下场。

魏明凭她的本领和一个靠“刷夜”卖钱的女流氓王爱萍一拍即合，两个人终日在一起谈论吃喝穿戴和男人。她心里有底，只要在勇队长了解情况时说说陈碧珅的坏话就行了。反正陈碧珅说什么勇队长也不会听的。

最近，陈碧珅很小心，没有毛病可抓，派她和几个女犯做囚徒黑色的棉衣，她也很用心地向朱瑛学习。朱瑛和陈碧珅合作，一天能做十几件。魏明和王爱萍聊天，两人一共才做三件。

晚上交活时，她把粗制滥造的三件扔给朱瑛和陈碧珅，把仔细做好的十几件拿到自己身边。

“报告队长。”陈碧珅忍无可忍，“什么事？”值班的老孙队长问。陈碧珅走出牢房，向老孙队长讲劳动成果被抢的事。女室是勇队长的天下，老孙队长不便插手，只说：“知道了。”

晚上，勇队长听魏明汇报：“朱瑛和陈碧珅干活磨洋工，陈碧珅一天梳三次头。”勇队长一听就火了，到这种地方还臭美。“陈碧珅！”他送回魏明，咬牙切齿地叫道。

陈碧珅随他来到白天做被子的空室，“你为什么一天梳三次头！”陈碧珅被指责得莫名其妙，“没有。这屋里也没有梳子，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朱瑛，还有王爱萍，你不能偏听偏信。”勇队长又问朱瑛，朱瑛正为魏明抢了棉衣一事生气，虽然平时她老拍魏明马屁，这回也硬气起来，向勇队长讲述了一天经过。勇队长没想到魏明耍两面派欺骗他，让陈碧珅与魏明在室里公开对证。勇队长激愤之余，撤了魏明的学习号，换上陈碧珅。

监狱的铁栅门还没安好，男室有四五个人策划了一次越狱，他们趁放茅的时候，直奔大门口，但全被抓了回来。队长让犯人斗争他们，整座监狱口号声响彻云霄：“打倒反改造分子×××!” “打倒反改造分子×××!”用韩队长的话说：“把他们都快斗熟了。本来问题不大，这一跑，这辈子就完了。”

光阴荏苒，又是几个月过去了。

“陈碧珅，拿东西。”卫队长捧着牙膏、肥皂、衣服、裤子走进来，妈妈或是弟弟每月来一两次，送些日用品、交饭费（按西城分局规定，每月向犯人家要十四元伙食费）。“怎么没送《红旗》杂志来？”陈碧珅问，她两个月没收到家里送的《红旗》杂志了。“不让送了。”“为什么？”“不让送就是不让送。”陈碧珅联想到昨天与勇队长谈话，她引用了一段林彪的话，勇队长不耐烦地摆摆大手，“毛主席语录那么多，干吗非用他的。”一个小小的公安分局的看守，竟敢用这般口气说副统率，一定是副统率出了问题。诡计多端的勇队长找魏明谈话，自己又引用了一段林彪语录，看魏明有无反应，他预计魏明会说：“陈碧珅回室说了，您不让用林彪语录。”但魏明没反应。陈碧珅已经学会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埋在心里。

魏明还没学会这点，回室后就唠叨勇队长如何如何教育她：“还引用了林副统率语录。”

没几天，二十五室进来一大帮队长，为首的是武队长。他郑重宣布：“林彪是卖国贼，叛国犯。以后不许再提他，把有关他的语录、画像一律交出来。”怪异的是没有一个人脸上有一丁丁惊奇的表情，大家顺从地点头，忙着交有关林彪的语录，从毛泽东语录书上撕下“亲密战友”的画像、题词。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什么新鲜事没见过？天塌下来都不会皱皱眉头。

第十四章

刘刚提审员作了打量的调查，走访了陈碧珅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耗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证实陈碧珅除了帮遇罗克送过一封信给陈毅的儿子以外，什么都没说过，什么也没干过。

他决定再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释放陈碧珅，为了让陈碧珅感激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陈碧珅在西城分局拘留所的八百三十三天半的时间，定为“政治审查”。

“陈碧珅，收拾东西！”刘刚提审员打开二十五室的牢门，陈碧珅日夜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她恨不得一步跨出西城分局。

妈妈在接待室里，看着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的女儿提着两大卷行李，“妈妈。”不像是被关了二十八个月，向放学回家。“奶奶还活着吗？”“活着。”“太好了，我一直担心看不见她老人家了。”

“你的东西都拿走了吗？”刘提审员开口了，“你什么结论也没有，属于拘留审查。”“我还能上大学吗？”“能，不影响你参军、升学、就业。你的关系已转到白洋淀农村，你在家里呆几天就去白洋淀报个到，哪怕你再回来呆着呢。你记住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谁坚持人民的利益，世界就属于谁。”

妈妈去和卫队长结帐，算这两年来的饭费，多退少补。刘刚提审员对碧珅笑着说：“现在跟你说没关系了，人真不可思议，一般人闹个司局长干干就很满意了，林彪当了副帅还不知足，落了个粉身碎骨。”碧珅没想到刘提审员“官瘾”也这么大。

“谢谢您，刘刚同志。”陈碧珅握了握刘提审的手，最后地看了一眼西城分局拘留所，她的周励还在里面。随后，她提着行李，搀扶着母亲，头也不回地出了西城分局。

